

開明活葉文選注釋
第二冊

宋雲彬注釋



開明書店出版

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活葉文選注釋”

(第二冊)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注釋者 宋雲彬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分店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活葉文選注釋第二冊目次

151	非十二子	荀子	一
152	史記自序	司馬遷	二三
182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	七一
183	詠懷詩十七首	阮籍	七四
184	詠史詩八首	左思	八一
188	飲酒	陶潛	八五
193	枕中記	沈既濟	八八
194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九三
203	胠篋篇	莊子	九七
204	馬蹏篇	莊子	一〇一
297	逍遙遊	莊子	一〇五
220	報孫會宗書	楊惲	一〇九

221	阿房宮賦	杜牧	一一五
228	人論	荀子	一一六
232	禮論	荀子	一二六
234	答蘇武書	李陵	一三五
244	陳政事疏	賈誼	一五一
50	哀鹽船文	汪中	一七〇
51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并序	汪中	一七六
153	兩法師	葉紹鈞	一七九
168	登樓賦	王粲	一八三
171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司馬遷	一八六
185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一九二
187	桃花源詩并記	陶潛	一九五
191	長恨傳	陳鴻	一九六
192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二〇七

205	駢拇篇	莊子	107
216	養生主篇	莊子	110
208	祭十二郎文	韓愈	114
219	陳情表	李密	116
223	弔古戰場文	李華	119
225	馮諼	戰國策	121
226	六反	韓非子	124
227	五蠹	韓非子	125
229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遷	127
230	琵琶行	白居易	128
233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131
236	乞代夫死疏	張氏	134
240	秦淮健兒傳	李漁	137
241	圓圓曲	吳偉業	138

249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二五
198	晚間的來客	庫 <small>作</small> 林	二六
320	哀江南賦序	庾 信	二六
186	陌上桑	無名氏	二七
195	李娃傳	白行簡	二七
197	小小的一個人	江 <small>馬</small> 修	二七

151 非十二子 荀子

題解

此篇爲荀子之第六篇。全篇皆批評及駁斥諸家之語。清四庫全書總目荀子提要云：「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定爲聖賢耳，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按荀子與韓詩外傳、二戴紀說苑、新序相同處最多。此篇韓詩外傳卷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十子之中有范雎、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亦不盡同也。

作者述略

作者之生平事蹟，已略見於第一冊駁建立孔教議「孫卿」注中；今更參酌各家之說，略述如下：荀子名況，字卿，戰國趙人。生當公元前三三五年前後，死當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少遊燕。齊湣王末年，遊於齊，年五十矣。齊當威王、宣王時，延致天下賢士甚衆，至是死亡殆盡，故當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遊秦，見秦昭王與應侯。又至趙，議兵於孝昭王前。最後遊楚，時春申君當國，使之作蘭陵令。春申君爲李園所殺，卿亦廢官。因家蘭陵，從事著作。未幾，卒於蘭陵。

注釋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

【以梟亂天下】梟字本作「灑」，灑即「澆」字也。

【欺惑愚衆】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案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

楊注但釋「喬字嵬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欺惑愚衆」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衆人衆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讀書雜誌）

【喬字嵬瑣】喬，同「譎」。字，讀爲「諄」，詭譎也。喬字，猶言譎詭也。嵬瑣，猶言委瑣也；嵬委二字聲近，故相通借。

【不足以合文通治】言不足以合於禮文，通於治道也。

【它蹠】未詳何代人蹠，即「躡」字。

【魏牟】魏之公子，約與莊子同時。按牟爲魏公子，故稱「魏牟」。封於中山，故莊子讓王篇、呂覽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皆作「中山公子牟」。又楊注引韓詩外傳作「范魏牟」。又孟子稱「子莫執中無權」。

孫詒讓籀高述林謂牟莫一語之轉，子莫亦即魏牟也。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

【綦谿利跂】綦，極也；谿，有「深」義；利，同「離」；跂，舉踵也；言極深至刻，離世獨立也。

【苟以分異人爲高】言苟求別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

【大分】禮也；忠孝之大義也。

【陳仲】齊人，處於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於陵仲子」。孟子嘗譏之。按荀子不苟篇作「田仲」，田與陳古通用。

【史鱮】字子魚，亦稱史魚，衛大夫。孔子嘗稱「直哉史魚」。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上，與「尙」同。大亦尙也，謂尊尙儉約也。一說，大，以此爲大也。優，讀爲「曼」，無也。一說，優，同「漫」，渾之也。

【容辨異縣君臣】容辨異，言於其間有所分別也。縣，同「懸」。縣君臣，言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也。

【墨翟】卽墨子；魯人，其生後於孔子五六十年。漢志墨家有墨子七十一篇。

【宋鉞】宋人，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反（ㄎㄩㄥ）。漢志小說家有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王念孫曰：「下修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讀書雜誌）按王說是也。此言尙法而已實無法，不循舊法而好事創作也。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也。

【及紃】及，當作「反」。紃，同「循」。反紃，猶反復也。

【倜然】疏遠貌。

【慎到】趙人。時代先於申、韓。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漢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

【田駢】齊人。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漢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

【不是禮義】言不以禮義爲是也。

【琦】讀爲「奇」。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王念孫曰：「惠當爲『急』字之誤也。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讀書雜誌）

【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與莊子同時。漢志名家有惠子一篇。

【鄧析】鄭大夫。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漢志名家有鄧析二篇。

【猶然而材劇志大】釋文：「宋本作『然而猶材劇志大』。」按宋本是也，當據以改正。

【五行】卽五常，仁、義、禮、智、信也。

【甚僻遠而無類】僻，遠，邪僻也；類，法也。（見方言，廣雅及楚辭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注：言邪僻而

無法也。按楊倞注「謂乖僻遠戾而不知善類也」非是。

【子思】名伋，孔子之孫。漢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漢志儒家有孟子十一篇。

【溝猶啓儒】「猶」字衍。溝啓，愚闇也。儒效篇及漢書五行志作「溝啓」，音義並同。或謂溝猶啓儒，合四字爲疊韻，非是。

【嚙嚙然】喧囂之貌。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子游當爲「子弓」，下兩稱仲尼、子弓，可證也。厚猶重也。言俗儒以爲仲尼、子弓之道，因子思、孟子而見重於後世也。

【而羣天下之英傑】羣，會合也。

【而告之以大古】古，當爲「道」字之譌也。大道與下句「至順」相對爲文。楊注「大讀曰太」，是謂告之以太古之事矣，非是。

【奧窔之間】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於堂室也。窔，一弔反（一幺）。

【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王引之曰：「古無以歛然二字連文者。歛當爲『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歛然皆聚於此也。」（讀書雜誌）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古無輕唇音，讀佛如「勃」。佛然，卽勃然也；興起之貌。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按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兩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通，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讀書雜誌）今按王說是也。本文選初版標點有誤，甚至「一天下，財萬物」另起一行，蓋未知「則」爲衍字之故也。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當世不知其賢，僅使居大夫之位，則旋即舍去，故無一君一國能畜之容之者。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兪樾諸子平議云：「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而王念孫則謂「『成名況乎』下有脫字，不可考。」王引之以爲「『願』字下當有『得』字。」均見讀書雜誌。

【財萬物】財，成也。（見經義述聞）

【通達之屬】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遷化】言遷其道而與之同化也。

【多少無法而流涵然】按「故多言而類，至『雖辯，小人也，』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與

「少言而法」相對成文，此「少」字似當作「言」，而與「如」同流，爲「沈」之借字。沈，瀉，瀉而不返，狀言之無法度也。

【勞知而不律先王】律，法也。

【齊給便利】齊，疾也；給，急也；齊，急也；給，急也；齊，急也；給，急也。喻言辭敏捷也。

【知而險】知，巧也；言既智巧而又陰險也。（說本讀書雜誌）

【賊而神】言賊害於物而機變若鬼神也。

【爲詐而巧】爲，通「僞」。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王念孫讀書雜誌謂當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智也，慧也，與辯論之辯異義。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已見上注），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

【行辟而堅】辟，讀如「僻」。

【飾非而好】言文飾非禮而美好也。

【玩姦而澤】玩，與「翫」同。言翫姦而便有潤澤也。

【察辯而操僻】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楊注以「察」字屬上句，誤。

【淫大而用之】大，讀爲「汰」之，當作「乏」並字之誤也。言淫汰而財用匱乏也。（據俞樾諸子平議）

【好姦而與衆】與，黨與也。

【利足而迷】利足，捷足也。言捷足而迷，失途愈遠也。

【負石而墜】言沒水愈深也。與上句皆譬喻之辭。

【不爭先人】當依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說詳讀書）

（雜志）

【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鄉，在鄉黨之中也。

【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苞，與「包」同。

【詖】與「妖」同。

【詩云】下所引，詩大雅蕩篇。

【匪上帝不時】時，是也。

【典刑】常事故法也。

【曾莫是聽】言此而曾莫能聽從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說詳讀書雜志）仕士，出仕之士也。

【樂富貴者也】當作「樂可貴者也。」（王先謙云，見集解）可貴，謂道也；言樂其道也。

【分施】均徧而不偏也。

【務事理者也】言務使事有條理也。

【今之所謂士仕者】士仕，亦當作「仕士」。

【觸抵】言觸犯罪過也。

【處士】隱居不仕者。

【能靜】言安靜處順也。

【箸是者也】是，當作「定」；言有定守，不流移也。（集解引劉台拱語。）

【以不俗爲俗】言以不合俗人自然其俗也。

【離縱而跂譽者也】跂，當作「毀」；言離俗放縱，以毀譽世人自高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宋呂錢本並如是；明世德堂本同。今通行盧（文弼）本，刪上「能」字，並以此

句爲上段之末句，君子能爲可貴，另起一行。云：「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

「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衍。」王念孫曰：「按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乃總冒下文

之辭；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

「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辭，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割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矣。」（讀書雜誌）按王說是也。當據以改正。又本文選初版標點亦有誤，當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可貴】謂道德也。

【可用】謂才能也。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詩大雅抑之詞。溫溫，寬柔貌。恭人，恭敬之人也。

【其冠進】進，讀爲「峻」，高也。

【其衣逢】逢，大也。

【儼然】矜莊之貌。

【壯然】不可犯之貌。

【祺然】祺，吉祥也。祺然，安泰不憂懼之貌。

【蕤然】蕤，讀爲「肆」。蕤然，寬舒之貌。

【恢恢然廣廣然】皆寬大容衆之貌。

【昭昭然】明顯之貌。

【蕩蕩然】坦夷之貌。

【儉然】自卑謙之貌。

【悛然】好貌。悛，音蚩，倚反（名），爲「媿」之段字。

【輔然】相親附之貌。

【端然】不傾倚之貌。

【訾然】柔弱之貌。訾，同「萃」。

【洞然】恭敬之貌。

【綴綴然】不乖離之貌。

【瞽瞍然】不敢正視之貌。

【學者之窳容】言學者爲窳行之形狀也。

【其冠纒】纒，當爲「俛」，「字」之誤也。

【其纓禁緩】禁，讀爲「紵」，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

【簡連】傲慢不前之貌。

【填溢然】滿足之貌。

【狄狄然】疏散之貌。狄，同「逖」，遠也。

【莫莫然】矜大之貌。莫，大也。

【颯颯然】小見之貌。颯，音規（ㄍㄨㄟ）。

【瞿瞿然】左右顧盼之貌。

【盡盡然】極視盡物之貌。

【盱盱然】張目直視之貌。盱，音許于反（ㄒㄩ）。

【瞶瞶然】閉目之貌。

【瞑瞑然】視不審之貌。

【疾疾然】憎疾之貌。

【訾訾然】毀訾之貌。

【億億然離離然】均謂不耐煩苦，懶散疎脫之貌也。

【偷懦】懦，與「懦」通。下同。

【護詢】冒辱也。護，胡禮切音ㄒ一。

【弟佗其冠】弟佗，未詳，殆爲低俯不整之義。

【神禪】當爲「沖澹」，謂其言淡薄而無深意也。

【嗛然】謂緘默也。

【賤儒】三言「賤儒」，蓋謂若而人者，雖列子、張子、夏子、游子之門，而未免爲可賤也。

【佚而不惰勞而不侵】言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也。

【宗原】言以本原爲宗也。

152 史記自序 司馬遷

題解

此作史記者之自敘也。唐劉知幾史通序傳篇曰：「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迹，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於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做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勸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

班固漢書，止敍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敍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敍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謀，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其失者矣。案史記一書，爲紀傳體之祖，在當時實爲創作。故史遷自序，首述其家世爲史官，次述所以作史記之故，終乃歷寫諸篇，各敍其意。其後班固著漢書，有敍傳，沈約著宋書，李延年著南北史，皆仿之，而大都以誇尙爲宗，遂爲劉知幾所譏云。又今人序文多冠諸卷首，而古人則以之殿全書，亦今古之不同也。

注釋

【昔在顓頊命南正以司天，北正以黎以司地】顓頊，古帝名，相傳爲黃帝之孫。南正，古官名；重其名也。北正，漢書作「火正」，亦古官名；黎其名也。按「北正以司地」本之國語楚語，然今本國語及經疏中所引皆作火正，漢書司馬遷傳同。自史遷有北正之文，後儒如鄭玄、（詩檜風譜疏）韋昭、（國語楚語注）臣瓚（史記索隱引）皆從之；隋書天文志同。其實史記曆書仍作火正。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鄭語）顏師古（漢書遷傳注引班固幽通賦）皆以爲作火正爲是。

【程伯休甫其後也】程，國名；休甫，人名；休甫封鄭伯，故稱之。按重、黎本二氏，此言「程伯休甫其後也」，似休甫有二祖矣。故歷來注家聚訟紛紜。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二）云：「案左昭廿九年，蔡墨論社稷五祀：『少皞氏之子曰重，爲句芒（古木正之官）；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卽火正）。』鄭語：『黎

爲高辛氏火正。』楚語：『顓頊命南正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山海大荒西經：『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重與黎乃少皞顓頊之後世子孫，當高陽時，爲南正，火正之官，歷至高辛，仍居此職；而黎又嘗以火正兼司天地，蓋重徒爲木正故耳。其後遂以重黎爲號，不關少皞之重。』梁說較爲近理。然史遷自序，但欲說明司馬氏之先，世敍天地耳。上古之事，本多神話傳說，史遷生當漢代，蓋亦莫能詳矣。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周惠王、襄王時（當公元前六三七——六三五）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古行軍以中軍爲發號施令之所，主帥自將之，故春秋時晉之執政皆將中軍。隨會，晉大夫，本姓士名會，食采於隨，故稱隨會。魯文公七年，以事奔秦，見左傳。少梁本梁國，爲秦所滅，以爲少梁邑，故稱少梁。故城在今陝西韓城縣南。

【其在衛者相中山】漢書注引張晏曰：「司馬喜相中山。」按中山，今河北定縣也。

【以傳劍論顯】謂以傳劍術而顯貴也。參閱下「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注。

【崩贖】漢書注：「如淳曰：刺客傳之崩贖也。」按史記刺客傳無崩贖，惟荆軻游過榆次，嘗與蓋聶論劍，疑蓋聶卽崩贖之誤。榆次本趙地。古崩字本作蔽，並从草，蔽與蓋形相涉，說文耳部贖字重文作聲，與聶字

形相涉；蓋傳寫錯誤耳。如淳魏時人，或尙見史記舊本歟？

【在秦者名錯】漢書遷傳注引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

【因而守之】言錯既拔蜀，遂使爲郡守也。

【錯孫靳】漢書靳作「靳」，音之同也。

【武安君白起】白起，鄢人。善用兵，事秦昭王，封武安君。

【阬趙長平軍】趙孝成王時，白起破趙將趙括，坑趙卒四十萬。長平，故城在山西高平縣西北。

【杜郵】戰國秦地。今陝西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卽白起伏劍處。

【華池】水經注：「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夏陽卽少梁，已見上注。

【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索隱引司馬氏系本云：「蒯瞶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也。」是卬爲蒯瞶曾孫，非玄孫也。武信君卽武臣，陳人。陳涉起兵，令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朝歌，今河南淇縣。按武臣定趙地自號武信君，是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故漢書遷傳劉邠注，遂以爲武信君非武臣矣。一說，「當始皇之時」句，屬上讀，謂靳孫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時也，與卬爲武信君將事本無涉，後人自附會耳。

【王印於殷】項羽封印爲殷王。

【呂生無澤】無澤，漢書遷傳作「毋擇」。

【無澤生喜】按喜爲太史公之祖，然其先之相中山者爲司馬喜，奈何與前祖同名乎？亦一疑問也。

【高門】原名，在陽夏西北，去華池三十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陽夏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按韓城，卽今陝西韓城縣。

【談爲太史公】其說有三：一謂遷尊其父，故稱太史公。一謂太史公掌天文及國史，其職尊貴，與三公等，故稱太史公。一謂太史公是當時官府通稱，固非官名，亦非尊加，如後世之稱「太史氏」，亦非有此官名也；流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也。今案後說最確。參閱第一冊文獻通考序注。

【學天官於唐都】天官，卽天文之謂。古人以天上列星若人間之官曹列位，故稱天官。史記有天官書。唐都，當時之知天文者。

【受易於楊何】楊何，字叔元，菑川人，見漢書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子】黃子，漢書儒林傳作「黃生」，景帝時人，嘗與轅固爭論於帝前，謂湯武非受命而王，被

殺。

【建元元封】建元，漢武帝之第一年號，自公元前一四〇至一三五。元封，武帝之第六年號，自公元前一

〇至一〇五。按帝王之有年號，自漢武帝建元始也。

【而師悖】悖，惑也。言各習師法，惑於所見也。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案此二句乃易繫辭之語。易大傳，謂易繫辭也。

【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言六家派別雖殊，而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祥，漢書遷傳作「詳」，詳與祥古通（見別雅）。言觀陰陽之術大詳也。史記正義引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是讀祥爲祥瑞之祥矣，非是。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言陰陽之術多忌諱，使人拘曲而多所畏懼也。

【墨者儉而難遵】墨家主張尚儉，墨子中節用、節葬、非樂等篇，大抵皆尚儉之說也。

【不可徧循】言難盡用也。

【名家使人儉】按名家以正名辨義爲主。漢書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而禮亦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此言「名家使人儉」未的。儉恐「檢」字

之誤寫

【去健羨】健羨，言貪欲之甚也。去健羨，猶言去貪欲耳。如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其例也。

【細聰明】道家主張不尚賢，主張絕聖絕智，皆細聰明之說也。如漢書遷傳晉灼注引嚴君平言：「細聰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亦其例也。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二十四節氣也。（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夏：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秋：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按此下原文似脫「各有禁忌」四字，史記集解於二十四節下注云：「各有禁忌，謂日月也。」是原文有「各有禁忌」四字，與下「各有教令」相對成文。

【各有教令】古者每月各有教令，詳見禮記月令篇。

【六藝】六經也，謂詩、書、易、春秋、禮、樂。樂經久亡，故不傳。

【曰堂高三尺】索隱：「自此以下，皆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茅茨不翦】屋蓋曰茨。言以茅覆屋而不加修剪也。一說，茅茨，皆蓋屋草也。

【采椽不刮】采亦作「採」，樸木也。言以樸木爲椽而不加以刮削也。一說，採椽，皆架屋之木，方曰採，圓曰椽，與上「茅茨」相對成文。

【食土竈】土竈，泥製之盛飯器也。

【噉土刑】刑，與「錮」通。土刑，泥土所製之盛羹器也。

【糲梁之食】糲，粗米；梁，好粟，糲粗而梁精；不得以糲梁連文。梁當爲「粢」字之誤也。粢，稻餅也；食之粗者。

故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說詳王念孫讀書記。

【藜藿之羹】漢書顏注：「藜，艸似蓬也。藿，豆葉也。」

【桐棺三寸】以桐爲棺，厚三寸也。

【繳繞】猶纏繞也。

【剽決於名而失人情】剽，卽「專」字。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集解引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無爲者，清靜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漢書遷傳顏注：「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案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其辭難知】言道家辭指微妙，甚難知也。

【因物與合】合，當作「舍」字之誤也。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因物與舍，與上「因時爲業」

相對成文。按漢書遷傳作「因物與舍」。顏注：「興，起也。舍，廢也。」王念孫讀書雜誌謂當從史記作「與舍」，於義爲長。然今本史記實作「與合」。故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漢書作『興舍』，後漢書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蓋舍字是。」又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云：「興舍，史記作『與合』，豈王氏所見史記本果作「舍」字耶？俟考。又史記正義云：「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則唐張守節著正義時所見本已誤也。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史記索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正義：「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按不朽，漢書作「不巧」。顏注：「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云：「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韓子王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白巧』，並與咎爲韻；參同契『非酒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正義云云，則所見本皆誤。」按王氏深通古韻，所據理由又甚長，當從之。至周壽昌漢書注校補謂「以韻叶之，似作『朽』爲是」，則

未通古韻之故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疑】中，當也，充也；聲，名也；疑，讀爲「款」，空也；言實當其名者謂之端，否則空也。

【混混冥冥】道家言元氣之貌。

【不先定其神】神下脫「形」字，當依漢書遷傳補之。

【有子曰遷】按遷字子長，此處不自書其字，班固漢書遷傳亦不云「字子長」，故劉知幾史通譏敘傳不書其字，爲「墨生之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韓子之守株」。然文選李善西征賦注引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或古有之，今本脫去也。

【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二里。

【河山之陽】黃河之北，太行山之南也。水北山南爲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史記索隱：「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曰：「案史公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歲，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尙及事伏生，生不已一百四十餘歲耶？案隱拘泥古文必是尙書，故致此誤。自從劉氏說爲正。又考許沖進說文表，有云

「學孝經古文說」是孝經亦稱古文矣。更卽本傳（指漢書遷傳）考之：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不應獨遺卻受尙書一條；下文詩書禮樂皆帶絃語，無一專指尙書，益知古文之屬尙書爲誤證也。」

【上會稽探禹穴】會稽，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相傳禹東巡至會稽，崩，因葬其地。山東有井深不見底，卽禹穴也。按禹東巡葬會稽之事，起春秋後諸子雜說，蓋亦屬於神話一類，不足依據。明楊慎丹鉛總錄以蜀之石泉禹生地謂之禹穴，尤爲荒誕。

【九疑】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相傳舜葬於九疑。

【沅湘】二水名。沅水，今名沅江；湘水，今名湘江；皆湖南巨水也。

【汝泗】二水名。汝水，今名汝河，在山東，爲運河上游。泗水，今名泗河，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并發，故名鄉射鄒嶧。鄒嶧，山名，在山東鄒縣東南二十里。地近曲阜，故於此行鄉射之禮。

【鄱薛彭城】鄱，應依漢書遷傳作「蕃」，以形聲相近而誤。蕃，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薛，縣名，故城亦在今山東滕縣。彭城，縣名，今江蘇銅山縣治。

【南略邛笮昆明】史記：「西南夷……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榆，名爲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笮都最大。」武帝平西南夷，皆以爲郡。邛，今四川西昌縣。

筭，今四川漢源縣。昆明，在今雲南舊騰越道一帶。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按武帝元封六年平西南夷，明年封泰山，改元元封。是歲，卽元封元年也，正當公元前一一〇年。

【太史公留滯周南】此太史公指遷父談。周南，卽洛陽。或曰：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按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魯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至武帝元封元年，計三百七十一年，則當云「三百有餘歲」。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紬繹也，綴集之也。史記，紀事之史也。石室，藏書之室也。金匱，謂以金屬爲藏書匱，慎祕之也。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太初，武帝第七年號，（公元前一〇四——一〇一）。按史記正義謂是年遷四十二歲。又按遷父卒三年而遷爲太史令，至是五年，是談實卒於元封元年也。

【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漢書注：「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受記。』（漢書紀作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遷自稱。先人，謂其父談也。一說，先人謂先代賢人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案周公至孔子，其年歲不能的知，恐不至五百歲。若孔子則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至太初元年三百七十六年，何概言五百哉？蓋此語略取於孟子，非事實也。

【上大夫壺遂】壺遂，梁人，與遷等定漢律曆，官至詹事。按詹事秩二十石，上大夫之職也。

【董生】董仲舒也。董生，猶今稱董先生，古人往往稱先生爲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謂褒貶也。

【子曰】謂孔子云云。按下所引孔子語，史記索隱謂「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然緯書實起於西漢之季，遷安得見之？此必遷時所見孔子書有此言，否則謂「孔子若曰」云爾。

【春秋文成數萬】按今所傳春秋，不滿二萬字，故歷來注家對於此句又聚訟紛紜，馬端臨辨之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所論甚確。蓋經字之的數，今已無從知之，必欲辨春秋經若干字，儼矣。

【弑君三十六】案左氏春秋經書弑者二十五，內諱不書弑者五，書卒者三，書殺者一，凡三十四事。此言三十六，通傳數之。然通傳者有三十七，亦未的詳可參考。史記志疑卷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案此所言亡國，亦兼經傳數之，蓋專指諸夏，而四裔不與焉。然實止四十一，無五十二。詳見

同上。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蓋易家之別說耳。或言出於易緯，緯書晚出，非是。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坤卦文言之辭。

【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史記正義：「其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史記集解引張晏說，指春秋時趙盾弑君事爲例，謂「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君不君則犯】犯，謂臣下犯上也。

【受命於穆清】穆清，謂天也。言受命於天也。顏師古漢書遷傳注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非是。

【重譯款塞】重譯，謂海外殊俗，言語不通，必輾轉相譯以得其意也。款，叩門也。款塞，謂叩塞門而來降也。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剛七年也。李陵降匈奴，遷救之，下獄，受腐刑（詳見本文選報任少卿書）

【縲紲】繫罪人之索也。

【退而深惟】惟，思也。

【夫詩書隱約者】隱約，謂義微言簡也。

【西伯拘姜里】姜里，古地名。相傳周文王爲西伯，商紂囚之於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羆城，魏書地形志云：卽姜里。姜，音酉，與羆音相近，古通用也。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案孔子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及儒林傳序，均言作於獲麟之歲，此又言作于厄陳蔡之年。公羊傳首卷疏，謂厄陳蔡時有作春秋之意。賈服等又言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言人人殊。蓋年代悠遠，書缺有間，莫能究竟其作於何年矣。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左邱，卽左邱明，魯之太史。國語一書，漢人以爲左邱明所作，然後人頗多懷疑者。左氏，邱明名，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亦有以左邱爲複姓者。

【孫子臏脚而論兵法】孫子，卽孫臏，戰國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爲魏將，嫉臏之能，刖其足，齊淳于髡使魏，載臏歸，威王以爲帥。魏攻齊，臏設計困涓，涓智窮自刖，臏由是名高。按臏，別足刑也。孫子臏脚，故人呼以爲孫臏云。

【不韋邊蜀世傳呂覽】不韋，卽呂不韋。今所傳呂氏春秋爲八覽、六論、十二記、八覽，卽世所稱呂覽也。按呂覽實其賓客之所集。其序意篇稱「惟秦八年，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說難、孤憤，今所傳韓非子中篇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考史記非本傳，稱其『見

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序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按非入秦，爲李斯所毀，下獄。

【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集解引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訖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案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獲麟，是時尙以十月爲歲首，元狩之冬，猶春秋之春也。然則史記當終於元狩元年冬十月獲麟，猶春秋止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也。乃篇末更載「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自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二十二年（公元前一二二至一〇一），與上文年限起訖皆異，其爲後人竄入甚明。崔適史記探源謂「太史公所作，自嘗踐其『麟止』之言。太初而訖者，褚先生補，託之太史公者也。」并舉八事爲徵，辭長不錄。又按史記「始述陶唐」，則今本五帝本紀似當作「陶唐本紀」，與夏、殷、周、秦本紀一例。而上系黃帝，下兼虞舜，猶周本紀上系后稷，下統武王之比。後人改爲五帝本紀，又於自序篇末加「余述黃帝以來」云云。前後矛盾，殆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四聖】顓頊、帝嚳、堯、舜也。

【不台】台，讀爲「怡」。不台，不悅也。

【乃放鳴條】湯放桀於鳴條，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相傳卽其處。

【阿衡】謂伊尹也。

【武丁得說】說讀爲「悅」。相傳武丁得說於傅巖之野，舉以爲相，因得之傅巖，因命以傅爲氏。說爲相賢，殷道復興。

【乃稱高宗】武丁修德行政，殷道復興，及崩，立廟號高宗。

【不享】猶言「不庭」，謂諸侯不來朝也。

【陵遲至赧洛邑不祀】陵遲，猶言衰微也。不祀，言國祚盡滅，無主祭祀也。按周至赧王爲秦所滅。

【穆公思義悼豪之旅】豪，當爲「嶠」，音之譌也。秦穆公違蹇叔之言以襲鄭，晉襄公敗之嶠，公悔過作誓，封嶠山軍旅之師而還。

【以人爲殉詩歌黃鳥】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國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按詩黃鳥有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銷鋒鑄鏃】銷，鏃金也。鋒，兵器也。鏃，鐘鼓之柷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鏃。」

【殺慶救趙】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按慶亦作「卿」，同音通段也。

【誅嬰背懷】言羽殺秦孺子嬰，而叛義帝（懷王）也。

【作項羽本紀第七】按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項羽爲當時諸侯，似不當稱本紀。然遵以項羽嘗

號令天下，自立爲項王，故亦稱本紀，猶周亡後，秦雖諸侯，而爲天下盟主，故亦稱秦本紀也。
【作高祖本紀第八】按劉邦諡高皇帝，廟號太祖，似不應稱高祖，故漢書作「高帝紀」。

【實】讀爲「殞」。

【諸呂不台】台讀爲「怡」，悅也。言諸呂不爲百姓所悅也。

【祿產】謂呂祿、呂產也。惠帝崩，呂太后臨朝稱制，使祿、產將南北軍，後太后崩，周勃等起兵討諸呂，產、祿被殺。事詳史記、漢書。

【諸侯謀之】當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弱劉氏，故下文即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說本讀書雜誌。

【殺隱幽友】謂呂后殺趙隱王如意，幽趙幽王友也。如意，高帝子，戚夫人所生，封趙王。高帝崩，呂后徵王到長安，煬殺之。友，如意異母兄弟也，封淮陽王，如意死，徙封趙，以事觸呂后怒，被幽死。

【大臣洞疑】洞，讀爲「恫」，恫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說詳讀書雜誌。）
史記索隱釋洞爲洞達，梁玉繩史記志疑引劉邪曰：「旣洞達矣，又何疑乎？」

【漢旣初興，繼嗣不明，迎主踐阼】惠帝無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惠帝子之，立以爲後。

及諸王。迨諸呂誅滅，漢既初興，諸大臣以繼嗣不明，不如擇諸王中之最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文帝。（詳見史記呂后紀）

【蠲除肉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齊太倉令淳于意有非常刑，其女提縈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之，爲之下詔除肉刑。

【七國伏辜】漢初封建諸國，以齊爲最大，文帝時，文王則卒，無子，分其國爲六，（齊、濟北、濟南、菑川、城陽、膠東、膠西）而吳王濞嘗從高帝定天下，文帝時，其太子朝京師，爲皇太子（景帝）所殺，因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以安之。及景帝立，用晁錯謀，削諸侯地，吳遂與楚、趙、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同舉兵反，景帝爲斬晁錯以謝諸侯，其後周亞夫等討平之。

【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案漢書遷傳稱「十篇缺，有錄無書。」藝文志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漢書遷傳注）今本史記孝景本記，全篇原缺，後人取漢書補之者。

【作今上本紀第十二】今上，稱漢武帝也。案今本史記稱「孝武本紀。」集解引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案隱：「褚先生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梁啓超曰：「此紀卽封禪書之下半，疑並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補亦亡，後人再割裂他篇充數耶？」（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案表實十三國，而云十二，殊不可解。史記索隱謂「賤夷狄，不數吳」，蘇洵論史漢主此說，然亦未確也。

【陪臣】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曲禮：「自稱曰陪臣某。」又大夫之臣亦曰陪臣。論語：「陪臣執國命。」

【作六國年表第三】案表實列七國，所謂七雄也。天官書亦言「七國相王」，而乃曰六國，蓋與十三諸侯稱十二諸侯同誤已。

【天下三擅】擅，與「嬗」禪同。荀子正論篇凡禪讓之「禪」皆作「擅」字。

【彊弱之原云以世】「云以世」三字最費解。索隱謂「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亦無理由。竊謂「云」乃「分」字之誤。蓋言彊弱之原，譜記之不明者，分之以世，即瞭如指掌矣。世，如高祖之世，文景之世是也。然此爲注者之臆說，不敢自以爲是，姑存之以俟再考。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案漢書遷傳無「興以來」二字，是也。此後人所增。又史記索隱本「侯」下有「王」字，凡兩見，并引應劭曰「雖名爲王，其實如古諸侯」，各本脫之。史記原文必作「漢諸侯王年表」。

【惟高祖元功輔臣股肱】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應劭注漢書文帝

紀曰「始取天下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更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酈注、弔魏武帝文注，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興」，又其一證也。說詳讀書雜誌。

【忘其昭穆】猶言忘其祖宗也。古宗廟之制：太祖之廟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於左，謂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於右，謂之穆。

【遠俗則懷】言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作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全篇原缺，今本爲後人續補。（案張晏云「亡」，梁啓超謂張說是也。）

【作禮書第一】禮書原缺，今本爲後人續補。

【比樂書以述來古】案隱：「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之興衰也。」按案隱例釋「來古」二字，非也。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近，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說詳讀書雜誌。

【作樂書第二】樂書原缺，今本爲後人續補。

【非兵不彊】此有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蓋古者師出以律，凡出軍皆吹律聽聲，卽史記律書所謂「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司馬法】書名。舊題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穰苴於其中耳。

【太公孫吳王子】太公，卽呂尙。孫吳，謂孫武、吳起。世稱兵書以孫吳、司馬法爲首，卽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三人之書。王子卽王子城父，（王子複姓，城父名也。）春秋齊惠公時大夫，知兵法，長翟來，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作律書第三】律書遷沒後亡，褚少孫補之（史記索隱）。按律書卽前引漢書注張晏所云之兵書也。

【間不容翮忽】案此出大戴禮會子天圓章作「間不容髮」，故索隱云「翮，恐衍字耳。」正義云「字當作『杪』。杪，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

【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曆也。怫，讀爲「悖」。言五家之曆，其文各相悖異，維太初之元論曆律爲是，故曆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宣防】宮名。漢元封中，河決，發卒塞瓠子口，并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取宣洩防禦之意也。故址在今河北濮陽縣西南。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爲一讀，「并兼茲殖」爲一讀，「爭於機利」爲一讀，「去本趨末」爲句斷。今本史記以索隱「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十字列入「茲」字之下，讀者遂多誤以「其極則玩」爲一讀，「巧并兼茲」爲一讀，「殖爭於機利」爲一讀，大謬書

指矣。

【子胥鴟夷】吳王既殺子胥，取其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鴟夷，革囊也。

【嘉伯之讓】伯，吳泰伯也。《史記》作太伯，太與泰古通。周太王之長子季歷（即王季）之兄季歷賢而

有聖子昌（即文王），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逃之荊蠻，以避季歷。故遷嘉泰伯之能讓也。

【作吳世家第一】吳下脫「太伯」二字，漢書遷傳及索隱本有。

【申呂肖矣尙父側微】肖，當作「削」字之訛也。（據顧炎武《日知錄》）呂尙之祖封於申，故稱申呂尙父，

即呂尙也。武王尊之爲師尙父。側微，微賤也。此言申呂之後削弱，故尙父微賤也。一說，肖矣猶言「耗矣」，衰微也。漢書高惠功臣表序：「靡有子遺，耗矣」，亦即此義。耗與肖，聲近義通。

【繆權于幽】繆，猶言綢繆也。權，權變也；幽，陰謀也。言呂尙綢繆於權變陰謀之策（如世所傳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類）也。

【番番黃髮】番，讀如「婆」（文已），番番，威武貌。黃髮，喻年老，謂老人髮白而轉黃也。

【受饗營邱】周武王封呂尙於營邱，地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

【不背柯盟】曹沫以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背約，管仲以爲不

可，於是桓公乃遂反魯侵地。事詳史記刺客列傳。按曹沫劫盟，或謂初無其事，戰國好事者爲之耳。詳見史記志疑卷三十一。

【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呂尙本姓姜氏，解當爲「鮮」字之訛也。鮮，斯也。（尙書：「惠鮮鰥寡」卽惠斯鰥寡。）言田恆（一作陳常，陳與田古通，常亦恆也。）與闞止爭寵，弑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亡也。

【三桓爭彊】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皆桓公之所出，故曰「三桓」。文公以後益強，昭公欲去之而被逐，三桓益盛。

【嘉旦金滕】周公旦作金滕，見尙書周書。相傳謂武王疾，周公禱於三王，請以身代，史納其祝冊於金滕之匱中，其後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成王啓匱得其書，乃知周公勤勞，執書以泣，迎周公歸成周。謂之金滕者，以其匱用金緘也。

【作周公世家第三】案周公上缺「魯」字，漢書遷傳及索隱本均有。

【燕易之傳乃成禍亂】燕易王卒，子噲立，子之爲相，噲患暗，子之專國，蘇代及鹿毛壽說噲讓國於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舉兵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市被死，構難數月，齊湣王伐燕，噲死，醢子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案禪位致亂者是燕王噲，非易王也。「易」字必「噲」字之誤。

【甘棠之詩】甘棠，詩篇名。相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因賦

此詩。

【作燕世家第四】按燕下脫「召公」二字，漢書遷傳及索隱本均有。

【二叔不饗殺鮮放度】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不饗，猶言不享，謂不安分也。鮮，管叔名。度，蔡叔名也。

【太任十子】文王正妃太任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

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按：十子長次，各書不同，此依史記管蔡世家。

【嘉仲悔過】蔡叔既逐而死，其子曰胡，胡悔過，改行爲善，周公舉以爲魯卿，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作管蔡世家第五】案史記管蔡世家稱：「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

又稱：「管叔作亂，無足載者。」而標題獨曰「管蔡世家」，反將曹叔附於後，殊不可解。或本作蔡曹

世家，而後人改之也。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是爲陳胡公。武王又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

於杞，是爲杞東樓公。

【齊田既起舜何人哉】陳敬仲（完）奔齊，改姓田氏，至田常遂專齊政，常曾孫田和爲諸侯，遷齊康公於海

濱。齊康公卒，呂氏絕祀，田氏卒有齊國。此言舜後封陳，陳雖爲楚滅，而其後田氏卒有齊國，可見舜德之

縣長曰「舜何人哉」蓋贊美之辭也。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管叔、蔡叔及紂子武庚、祿父與殷餘民作亂，周公討平之，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使牧殷餘民。叔謂康叔始邑，猶言故殷邑也。

【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周公懼康叔年少，乃作酒誥，梓材以申誡之。今存。

【及朔之生衛傾不寧】言衛之傾危，由於惠公朔也。朔，衛宣公子，立四年，左右公子怨公之讒殺急子壽而代立，乃攻公，立急子弟黔牟爲君，公奔齊。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公，黔牟奔周，公復立，怨周之容黔牟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而立王弟頹爲王。詳見衛世家。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衛靈公太子蒯聵，與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公怒，蒯聵出奔晉。靈公卒，衛乃立蒯聵之子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既立，晉人送蒯聵還衛，衛人拒之，不得入，入宿而保。孔圉之妻伯姬，蒯聵姊也，生子慄，圉卒，伯姬通於豎渾良夫，而使良夫如蒯聵，蒯聵與之盟，許事成，以伯姬爲之妻，二人劫慄強盟之，遂立蒯聵爲君，是爲衛莊公。

【角獨後亡】秦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祀始絕，故曰「角獨後亡」。

【康誥】書篇名，爲封康叔誥辭。今存。

【襄公傷於泓】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水之上，楚人未濟，或勸公及其未濟擊之，公以爲君子不困於阨，不許；

已濟未陣，或又勸公擊之，公以爲不鼓不成列，又不許；及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傷股。按泓，古水名，在今河南柘城縣。

【景公謙德癸惑退行】史記宋微子世家：「楚惠王滅陳，癸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癸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按癸惑，卽火星。心，二十八宿之一，今小滿節子正一刻九分之中星。

【剔成暴虐】宋剔成君弟偃攻襲剔成，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旋自立爲王，敗齊、楚、魏，乃與齊、魏爲敵國。偃暴虐無道，諸侯稱之爲「桀宋」。案暴虐亡宋者非剔成君，「剔成」疑乃「王偃」之誤。

【嘉微子問太師】殷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或逃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其問答語見書微子篇。按太師，箕子也。

【作宋世家第八】宋字下脫「微子」二字，漢書遷傳及索隱本均有。

【叔虞邑唐】相傳成王嘗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弟叔虞，曰：「以此封汝。」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虞叔於唐。古唐城在今山西冀城縣西。

【君子譏名卒滅武公】史記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生太子仇……生少子，名曰成。」

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嫡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後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傳至其孫稱。是爲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釐王命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晉武公。

【驪姬之愛亂者五世】晉武公卒，子詭諸立，是爲獻公。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之，以爲夫人。姬生奚齊，欲立爲太子，乃僭卒公子而出之。奚齊將立，姬又譖殺太子申生，逐二公子，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病甚，屬奚齊於荀息，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奚齊弟悼子，里克復弑悼子，使人迎重耳，重耳不來，乃迎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惠公嘗敗於秦，爲秦繆公所虜，旣而舍之，送歸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秦樹重耳，使人爲內應，懷公被殺，重耳還晉，是爲文公。按晉自獻公納驪姬後，太子申生及奚齊、悼子相繼被殺，惠公爲秦所虜，懷公亦不得善終，至文公立，始霸晉國，故曰「亂者五世」也。

【六卿專權】韓、魏、趙、范、中行及智伯爲六卿，專晉權。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國，史稱「三家分晉」。

【嘉文公錫珪鬯】時王室側微，諸侯不朝，晉文公敗楚師，猶守諸侯之禮，獻楚俘於周，周天子乃命晉侯爲伯，賜之珪、瓊、秬鬯等。珪瓊，古酒器，形如勺，以圭爲柄。秬鬯，祭祀所用之酒，以鬱金釀秬黍爲之。古諸侯有功者，天子賜之珪鬯。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重黎，詳見前「程伯休甫其後也」注。楚之先相傳爲帝顓頊之苗裔，重黎，顓頊之

曾孫帝嚳時，重黎爲火正，號祝融。其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云。

【殷之季世，弼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粥，讀爲「鬻」。相傳吳回生子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至殷之末世，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周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姓芈氏，居丹陽。熊繹生熊文，熊文生熊剏，熊剏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爲後，熊揚生熊渠。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楚莊王伐陳，破之，欲以陳國爲縣，申叔以爲不可，莊王乃復陳國。（詳史記楚世家）
正義謂「楚莊王都陳」，謬甚。

【既赦鄭伯】楚莊王伐陳，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以其能下人，必能信用於民，遂許之平。

【班師華元】楚莊王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遂罷兵去。

【懷王客死】楚懷王與齊親，秦欲伐齊，患之，乃使張儀佯去秦，南見王，說王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王遂與齊絕，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使者歸報，王大怒，舉師伐秦，爲秦所敗。其後秦昭王與楚婚，欲與王會，王欲行，屈原等諫阻不聽，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遂客死於秦。

【蘭谷屈原】蘭，懷王子子蘭也。楚懷王之欲入秦也，屈原等勸阻之，子蘭獨勸王行，遂客死於秦。史記屈原

傳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卽屈原）既嫉之。」又曰：「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疏屈平而信……令尹子蘭。」案此云「蘭咎屈原」，似謂懷王客死，子蘭不自引過，反以咎屈原。史記楚世家或屈原傳必有一段敘蘭咎屈原事，今本史記已有散佚錯亂之處，遂不可得而考見耳。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相傳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傳至允常（一作元常），允常生勾踐。云今案少康之子無放，越絕書及吳越春秋始言其名無余（一作無餘），水經注及通志氏族略稽氏注，並以爲季杼；路史後記十四國名紀四謂季杼號無余，是后杼之弟，要皆神話傳說，不足據爲典要也。

【封禺】山名。在今浙江武康縣。

【種蠡】謂大夫種及范蠡也。

【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漢書遷傳作越世家，無「王勾踐」三字。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桓公名友，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封友於鄭，幽王以友爲司徒。幽王無道，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於太史伯：「王室多故，予安所逃死？」太史伯勸以居雒之東土，桓公從其言，乃東徙其民於雒東，竟國之庸，用也。太史是庸，言太史之言是用也。

【及侵周禾】左傳隱二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即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祭仲要盟】祭仲，鄭大夫。初，祭仲甚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及莊公卒，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遂出奔衛。突至鄭，立，是爲厲公。

【子產之仁】子產，鄭成公少子也。爲鄭大夫，博洽多聞，而長於政治。自鄭簡公時當國，歷定、獻、聲三公，凡四十餘年。時當晉、楚爭霸，能事大以禮，而不苟循其歡，晉、楚皆嚴憚之。史記鄭世家稱其「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三晉侵伐】韓、魏、趙爲晉之三卿，擅晉權，其後分晉，各立爲國，史稱「三晉」。參閱上「六卿專權」注。

【鄭納於韓】鄭爲韓哀侯所滅。

【嘉厲公納惠王】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頹立爲王。惠王告急於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周惠王居於櫟。後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納惠王於周。事詳史記鄭世家。

【惟驢馱耳乃章造父】相傳趙之先與秦共祖。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名其一子曰惡來，（按惡來之後

爲秦。惡來之弟曰季勝，季勝之曾孫名造父，有寵於周繆王。嘗盜桃林山騶耳馬獻之穆王，穆王使之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以趙城賜之，由此遂爲趙氏云。騶耳，亦作「綠耳」，駿馬名也。秦周穆王西巡狩事，詳見穆天子傳，近人頗有信爲事實者，見江俠菴編譯先秦經籍考。

【趙夙事獻衰續厥緒】趙自造父以下八世至叔帶，去周至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夙事晉獻公，獻公賜之耿邑。夙孫趙衰，事晉文公，爲晉賢輔。

【襄子困辱乃禽智伯】趙衰五傳而至趙鞅（趙簡子），以其子無恤（一作毋恤）賢，廢太子伯魯而立之，是爲襄子。襄子與智伯（一作知伯）及韓、魏盡分范、中行氏故地。智伯逐晉出公，立懿公（一作哀公），益驕，請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攻之。襄子奔保晉陽，三家引汾水灌其城。襄子懼，使其臣張孟談（史記遷避父諱改爲張孟同）私與韓、魏約，反滅智伯，共分其地。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主父，卽趙武靈王，名雍，鞅之八世孫也。時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在位二十七年，立子何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自號爲「主父」。其後章作亂，敗走主父宮，主父納之，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章死，主父欲出不得，又不
得食，探爵斃而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

【王遷辟淫良將是斥】趙自主父偃四傳而至幽繆王遷，遷素無行，信讒，誅其大將李牧，免將軍司馬尚，——二人皆趙之良將也。——而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以拒秦兵。趙忽軍爲秦所破，顏聚亡去，遷降秦，趙亡。

【嘉鞅討周亂】周敬王時，子朝之徒復作亂，尹氏立王子朝，王出居狄泉。晉六卿趙鞅等納王於成周，遂王子朝，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相傳謂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武王伐紂時，封高於畢，遂以畢爲姓，其後絕封爲庶人。其苗裔曰畢萬，萬事晉獻公，以功爲大夫，封於魏。晉之掌卜大夫郭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及絳戮干戎置和之】畢萬既封於魏，晉國多事，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畢萬之曾孫魏絳，事晉悼公。悼公嘗諸侯，其弟楊干亂行，魏絳僇楊干之僕以辱之。悼公怒，將誅魏絳，旣而舍之。卒任魏絳政，使和戎，親附。

【文侯慕義子夏師之】魏絳卒，七世而至斯，是爲魏文侯（時魏、趙、韓立爲諸侯）。文侯嘗受經於子夏。【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惠王，名罃，魏文侯之孫也。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擊魏，虜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後又數爲秦破，自安邑徙治大梁，故亦稱梁惠王。

【旣疑信陵諸侯罷之】信陵，卽信陵君，名無忌，魏昭王（惠王曾孫）少子，信陵君，其封號也。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後魏安釐王（信陵君之兄）信讒，疑信陵君而不用。信陵君乃與賓飲醇酒，多近婦女，四歲，竟病酒卒。罷，讀爲「疲」。言安釐王旣疑信陵君，而諸侯復疲於自相救也。

【卒亡大梁王假廝之】魏自惠王徙治大梁，至安釐王孫王假立，三年，秦灌大梁地，虜王假，魏遂亡。「王假廝之」言王假爲秦所虜，國亡而身爲廝養也。

【嘉武佐晉文】畢萬之子武子，事晉文公爲大夫。

【韓厥陰德趙武攸輿】相傳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晉景公時，晉司寇屠岸賈將誅趙氏，厥諫止賈，賈不聽。及賈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藏趙衰子趙武，厥知之。後景公疾，卜者謂有大業之不遂者爲祟，厥因稱趙衰之功，爲言趙武於公，於是景公復以故趙氏田與趙武，使續趙氏祀。案屠岸賈誅趙氏及程嬰、公孫杵臼匿趙孤事，左傳成公八年疏及史通中左篇並以史爲謬，梁玉繩史記志疑辨之尤詳，可參閱。

【昭侯顯列申子庸之】韓厥傳十二世而至韓昭侯，申不害爲相，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疑非不信秦人襲之】韓自昭侯五傳而至韓王安，爲秦所虜，國亡。初，韓諸公子有非者，善刑名法術之學，

爲人口吃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乃發憤著書。秦王見其書而悅之，因急攻韓。韓遣非使秦，李斯等毀之於秦王。王下非吏治罪，非自殺。案非所著書，卽世所傳之韓非子也。

【匡周天子之賦】匡，正也。言韓厥輔晉，使晉守諸侯之禮，貢賦於周天子也。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完子卽陳完。完，陳厲公佗之子也。厲公爲其兄鮑（卽陳桓公）之少子林所殺，林自立，是爲莊公。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殺其子御寇，故與完相愛，以故完奔齊。完既奔齊，改姓田氏。（一說陳改田在春秋後，史說始於陳完，非是。或謂陳田二字，古讀同聲，本通用，無所謂改陳爲田也。）故史記稱田完。完仕齊爲正卒，卒諡敬仲，故又稱田敬仲。

【陰施五世齊人歌之】田完傳五世而至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歌，謂歌頌田氏之功德也。

【成子得政田和爲侯】齊景公卒，高張、國夏立孺子荼，乞不悅，遂高、國殺荼，而立公子陽生，是爲悼公。悼公相，專齊政四年。乞卒，子常（一作恆）代立，是爲田成子。與闕止（史記作監止）俱事齊簡公（悼公子，悼公爲常所弑）。闕止有寵，欲盡逐田氏，常遂殺闕止，並弑簡公而立簡公弟釐，是爲平公。平公卽位，常爲相，專齊政。常卒，三傳而至田和，求爲諸侯，周天子許之，立和爲齊侯。

【王建動心乃遷於共】田和爲諸侯，六傳而至齊王建，爲秦所滅。建被虜，秦遷之共。共，地名，在今河南輝縣。

初，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建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齊都，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史遷云然。

【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威，宣，謂齊威王、宣王也。威王，田和之孫；宣王，威王之子也。齊國於威王、宣王時最強，然對周室猶守諸侯之禮。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薄姬，吳人。秦末魏豹立爲王，姬母納姬於魏宮。及豹被虜，姬輸織室，高帝見之，納後宮，歲餘不得幸。初，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高帝，高帝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高帝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高帝憐薄姬，召幸，生文帝。文帝八歲，封爲代王，薄姬從子至代，爲代太后；文帝立，尊爲皇太后。

【詘意適代厥崇諸寶】寶，姬，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姬以良家女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姬在行中，以家在清河，願至趙。主遣宦者吏，誤置其籍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即文帝）獨幸姬，生景帝。文帝即位，立爲皇后。

【栗姬僨貴王氏乃遂】栗姬，景帝姬，生男爲太子，性妒，長公主嫪日譖之，而舉王夫人男，帝遂廢太子爲臨江王，姬恚恨死。帝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卽武帝也。僨，同「負」，自恃也。此言栗姬恃貴失帝歡，王夫人乃得遂其欲也。

【陳后太驕卒尊子夫】漢武帝爲太子時，娶長公子嬖女爲妃，及武帝立爲帝，妃爲皇后，姓陳氏，故稱陳后。武帝之得嗣，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后驕貴。初，武帝過平陽公主家，悅其謳者衛子夫，納入後宮，尊寵日隆。陳后聞之，悲，幾死者數矣。武帝怒，遂廢陳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夫，音扶（ㄉㄨˋ），有所指之辭。梁玉繩史記志疑引范椽語曰：「漢五帝后妃，未聞有可嘉之德，且泛言嘉德，不知所嘉何人，此語欠明。」又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外戚憑皇后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曰『外戚』，則書天子曰『宗室紀』，可乎？」則譏史遷書后妃事不當稱外戚世家也。

【禽信於陳】信，謂韓信也。漢六年，有人告信反，高帝用陳平計，會信於陳，縛載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戊溺於邪禮復紹之】楚自元王交傳至其孫戊，坐爲薄太后私姦，貶東海郡，戊遂與吳王合謀反，後戊兵敗自殺。漢已平吳，楚，故帝以元王子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

【嘉游輔祖】游，楚元王交之字也。祖，高祖也。

【維祖帥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劉賈，高帝從父兄。帝東擊項籍，使將二萬人入楚地，燒其積聚。及定天下，立爲荊王，都吳。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

【營陵激呂乃王琅邪】燕王劉澤，高帝從祖昆弟也，以擊陳豨功，爲營陵侯。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

干營陵侯澤，澤以二百金爲田生壽。旣而田生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因請張卿親臨其所，假大宅中，田生張盛筵，以供張卿，說張卿諷大臣請呂后立呂產爲王。張卿從之，呂后大喜，賜張卿金千斤。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之王，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於呂后，呂后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忱，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呂后崩，齊哀王襄欲發兵攻諸呂，使其內史祝午，東詐琅邪王澤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幸至臨菑（齊之國都）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澤信以爲然，遂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澤使不得歸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而并將之。澤旣被留，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乃益車騎送之。澤遂馳驅至關中。【遭立孝文獲復王燕】澤至長安，諸大臣已誅諸呂，議欲立帝，澤等主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旣立，乃徙澤爲燕王，復以琅邪與齊。

【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案漢書遷傳「荆燕」下有「王」字，是也。此處脫。

【悼惠先壯實鎮東土】齊悼惠王肥，高帝長庶子。齊在長安之東，故稱東土。

【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齊悼惠王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呂后崩，諸呂擅權，哀王首先興兵討諸呂。

【駟鈞暴戾京師弗許】駟鈞，齊哀王之舅父。初，哀王既與兵討諸呂，漢相國呂產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留兵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之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及朱虛侯劉章、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誅諸呂，諸大臣議欲立齊王爲帝，而琅邪王澤等以爲「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於是遂決議迎立代王。

【厲之內淫禍成主父】齊哀王卒，子側（漢書作則）嗣立，是爲文王。文王卒，無子，國除，地入於漢。後文帝以悼惠王子將闔爲齊王，是爲孝王。吳楚七國之反，孝王以通謀嫌疑，懼罪自殺，景帝復立其子壽爲齊王，卽厲王也。厲王與其母紀氏前嫁金氏所生女姦，爲齊人主父，偃所知，主父偃與齊有郤，時方貴幸用事，乃以齊王與姊姦事告之武帝，帝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主父偃既至齊，窮治其事，厲王懼罪自殺。

【蕭何填撫山西】填，同「鎮」。山西，謂華山以西也。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高帝三年，參從韓信攻魏，生得魏王豹。又從信擊趙，破之。又拔齊臨淄。

【續何相國】蕭何死，曹參繼爲相國。

【六奇旣用】史記陳丞相世家：「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

【賓從】猶言「服從」。

【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於梁】亞夫，周勃子。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吳、楚兵不敢過而西，留圍之。漢遣酈寄擊趙，欒布救齊。（時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共攻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命亞夫擊吳、楚。亞夫請以梁委之，而東北走昌邑，帝許之。發至灊上，聽趙涉計，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時吳伏死士截澗，問伺亞夫。）遂由滎陽引兵壁昌邑，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餉道。於是吳敗，楚散，齊、趙皆平。昌邑，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傾愛矜功幾獲於禍】梁孝王武，文帝第二子，初立爲代王，徙淮陽，再徙梁。七國之亂，王城守睢陽，有功，及七國平，王所得賜與最多，於是大治宮室，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景帝廢栗太子，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關說於帝，太后議格，王使人刺殺盎，景帝由是怨望於王，王恐，入朝謝罪，欲留，帝勿許，歸國，忽忽不樂，遂卒。

【五宗旣王親屬洽和】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以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也。五宗爲：（一）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于——母栗姬。（二）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子王端——母程姬。（三）趙王彭祖、中山靖王勝——母賈夫人。（四）長沙定王發——母唐姬。（五）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母王夫人兒姁。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武帝時同日封三子爲王：一封於齊，一封於廣陵，一封於燕，各爲作策以申戒之。史遷生常武帝時，故不復紀三王事，祇載臣下請封之奏章及皇帝制策，後褚少孫（卽褚先生）爲編列其事而傳之，附於篇末。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讀書雜誌引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劍論兵』三字錯亂，又脫去『書』字。」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伍員父奢，爲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建於王，王怒囚奢，而使人殺太子，太子奔宋。王復使奢召其子員及員兄尙，尙至而員不來，王乃執尙而遣使捕員，員奔吳，奢尙被殺。

【樗里甘茂之策】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以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伐晉、楚有功，爲右相。甘茂，下蔡人。事秦武王爲左相。武王欲窺周室，茂攻拔韓、宜陽，武王遂至周。【苞河山】苞，讀爲「包」。河山，指黃河、太行山而言。

【魏冉之功】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之異母弟。封於穰，號穰侯。嘗將兵圍魏、大梁。先後伐韓、魏、齊、趙，使秦地

益東，以弱諸侯，功最高。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鄢，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縣境。郢，楚都，即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長平，趙邑，故城在今山東高平縣西北。白起，大敗趙師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人，今其地有省冤谷（舊名殺谷），即白起坑趙卒處。邯鄲，趙都。武安，謂白起，白起封武安君。率，帥也。案武安君因不肯攻邯鄲，遂有杜郵之賜，圍邯鄲時，武安君未嘗爲帥也。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此二句指荀卿。史記荀卿傳云：「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著數萬言。」蓋戰國時儒墨同稱，史遷猶仍其說也。又荀子有禮論等篇，即所以明禮義之統紀者。

【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此二句指孟子。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孟子嘗稱述堯舜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以警當時之國主。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齊田文父嬰，封於薛，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之）等。」薛，在今山東滕縣西南。

【爭馮亭以權】馮亭，韓之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亭以上黨歸趙，或勸趙孝成王勿受，平原

君以爲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王遂發兵取上黨，而封亭爲華陽君。後秦將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援上黨，民齕因攻趙，遂有長平之禍。此史遷譏平原君，但爭權利，不顧利害，故史記平原君傳論至斥之爲「利令智昏」云。

【如楚以救邯鄲之圍】秦圍邯鄲，平原君至楚求救，用毛遂合楚之盟，及傳舍吏子李談之策，遂復存趙。

【虞卿】戰國游說之士，爲趙上卿，故號虞卿。

【以身徇君遂脫強秦】黃歇與楚太子完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疾，太子不得歸，歇使太子變服出關，而歇留秦以死當之，秦王卒不罪歇，而遣之歸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

【能忍詬於魏齊而信威於強秦】魏人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須賈，齊襄王聞雎口辨，賜雎金及牛酒，賈疑雎以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以告相魏齊。齊笞擊雎，雎佯死得出，入秦，變姓名曰張祿，說秦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後爲相，封應侯。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范雎後以所薦失人，自請免相，薦蔡澤自代。蔡澤者，燕人，善辯多智，游說諸侯，後入秦。旣代雎爲相，東收周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范雎】雎，當作「睢」，从且，音疽（ㄐㄩ）。案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於范雎之「雎」字均無音注，胡三省注通鑑於「魏人范雎」下注云：「雎，音雖。」後人遂誤讀爲睢字。不知韓非子及武梁祠畫像記均作「范且」。

「且」與「雖」同音，「且」卽「雖」字之省，史記从自作「雖」，乃傳寫版刊之誤。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疆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戰國魏樂羊之後有樂毅者，賢而好兵，自魏使燕，燕昭王以爲亞卿。初，昭王之先君噲，屬國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湣王因率兵伐燕，大敗燕師，燕君噲死。及昭王立，深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樂毅旣爲燕亞卿，久之，昭王問以伐齊之策，拜毅爲上將軍，毅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案伐齊之役，實秦、楚、燕、趙、韓、魏六國，燕、楚、齊三世家可證。史記樂毅傳失書秦，遂稱五國，自序亦仍其誤。

【能信意疆秦而屈體廉子】信，讀爲「伸」。藺相如奉趙璧至秦，卒完璧歸趙。又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會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劫秦王，使擊缶。相如以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者，趙之良將也，羞居相如下，宣言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故與廉頗避面。後廉頗卒，至相如門謝罪，二人遂爲刎頸交。相如不畏強秦而獨讓廉頗，故史遷云然。

【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田單，臨淄人，初爲臨淄市掾。燕昭王使樂毅伐齊，盡降齊城，惟莒卽墨不下，卽遷人推單爲將軍拒燕，會燕昭王死，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縱反間於燕，燕以騎劫代毅，單見燕軍懈，夜用火牛攻之，燕師大敗，騎劫被殺，盡復齊七十餘城，乃迎襄王於莒而立之。卽墨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肆志】齊魯仲連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見衍曰：「彼卽肆然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軍爲卻。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海上以終。肆志，言放縱其志，不肯受人束縛也。

【鄒陽】漢臨淄人。景帝時，與枚乘嚴忌仕吳，以文辨知名。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諫，不聽，去至梁，從孝王游。爲人所譖，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待爲上客。按魯仲連與鄒陽年代乖絕，行事又不相類，絕不可合傳。史記傳論云：「辭有足悲，附之列傳。」是知史遷祇愛鄒陽獄中一書，采入以附魯仲連傳之後耳，非合傳也。漢書遷傳作「魯仲連列傳」，無鄒陽名，史記篇題「鄒陽」兩字，或後人妄加，非史記原文也。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秦陽翟人呂不韋，爲大賈。秦昭王時，太子死，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以爲此奇貨可居。因與子楚結交，以五百金與子楚，使結賓客，諸侯賓客多有歸子楚者。秦昭王薨，安國君立，是爲孝文王。孝文王立子楚爲太子。不韋以計使子楚歸秦，復得嗣位，是爲莊襄王。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史記蒙恬列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募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榆中，卽榆林塞。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漢書：「蒙恬爲秦侵胡，辟地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張耳、陳餘皆大梁人。陳涉起兵，耳、餘略定趙地，立陳人武臣爲趙王，而同事之。已而武臣爲李良所殺，耳、餘復求得趙歇，立爲趙王。項羽立諸侯王，分趙，立耳爲常山王，都襄國（今河北刑臺縣西南），徙趙王歇爲代王，都代（今察哈爾省蔚縣），而以南皮旁三縣（今河北南皮縣地）封餘爲侯。餘不平，悉三縣兵襲常山，耳敗降漢，餘收復趙地，迎趙王歇於代，復爲趙王。後餘遣兵助漢，敗項羽於彭城西。餘事詳史記本傳。按河內、大河以北之總稱。權，勢也。此言張耳、陳餘先後鎮守趙地，塞常山以廣河內，助漢而弱楚勢也。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故魏諸公子魏豹，其兄咎，從陳涉起兵，涉敗，咎自殺。豹亡走楚，楚懷王予之兵，使復徇魏地，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引兵從項羽入關，羽徙豹河東，爲西魏王。及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漢王，遂從擊楚於彭城。按西河今山西汾陽縣。上黨，今山西舊黨寧道南部之地。時西魏兼有太原、上黨地也。

【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彭越，昌邑人。初事項羽，後率兵歸漢。楚、漢相拒時，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項羽封黥布爲九江王，都壽春（今安徽壽縣）。布叛羽歸漢，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項羽於垓下。按九江郡治壽春，在淮水以南，故稱「以淮南叛楚」。子羽卽項羽，男子之美稱也。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韓信，淮陰人。初從項羽，後亡歸漢。漢王以蕭何言，拜信爲大將。嘗擊破楚兵於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得西。魏王豹反，信擊破之，虜豹，定魏爲河東郡。復與張耳俱引兵東擊趙，大破之，斬陳餘於泜水上。又用李左車計，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漢以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按京，在河南滎陽縣東南二十里；索，卽滎陽縣也。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韓信，卽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武關，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立爲韓王，鎮潁川。按鞏，今河南鞏縣。洛，今河南洛陽縣。潁川，郡治陽翟，故韓都，卽今河南禹縣。

【盧綰絕籍糧餉】盧綰，豐人。從高帝起沛，從擊項羽有功。按史記本傳未載綰絕項羽糧餉事。

【齊連子羽於城陽漢得以間入彭城】狄人田儻，故齊王田氏族也。秦末，自立爲齊王，爲秦將章邯所殺。其弟榮，復立儻子市爲齊王，榮相之，其弟橫爲將。及項羽封諸侯王，徙齊王市更王膠東，齊將田安、王濟北、榮獨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榮怒，殺市及安，自立爲齊王。項羽怒，北伐齊，榮兵敗被殺。田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兵敗楚，入彭城。此言齊連項羽兵於城陽，使漢得以乘間入彭城也。城陽，今山東莒縣。

【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鞭策，猶驅策也。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皆從高帝定天下，供高帝之驅策者也。又

與之脫難者，如鴻門之宴，項莊范增謀殺高帝，而樊噲持鐵盾直入衛高帝，高帝卒脫於難。又如高帝徵時，嘗坐傷人罪，嬰證之，坐繫獄，而高帝卒得脫也。

【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樊鄴下脫「滕灌」二字。滕，謂夏侯嬰，號滕公也。

【蒼爲主計】張蒼，陽武人，以功封北平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更以列侯爲主計，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按主計，主天下之財賦而計其出入故名。

【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酈生，名食，其陳留高陽人。高帝至高陽，酈生入謁，定計下陳留，號爲廣野君。常爲說客，使諸侯；後說齊，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餘詳史記本傳。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後使說南越尉佗，佗稱臣。餘詳史記本傳。

【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周緤，沛人。常爲高帝參乘，以舍人從高帝起沛，以功封蒯成侯。

【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傅靳，謂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也。二人皆從高帝平天下，以功封侯。蒯當作「蒯」字之誤也。蒯，音裴（父）。蒯成，地名，在今陝西寶雞縣東。高帝以封周緤者。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齊人婁敬，以布衣見高帝，勸帝西都關中，賜姓劉氏。後勸帝與匈奴結和親；又以匈奴去長安近，勸帝徙彊族於關中，帝皆從之。

【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薛人叔孫通，秦時爲博士，及高帝定天下，叔孫通爲定朝儀，拜太常。後又爲漢定

宗廟儀法。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楚人季布，爲任俠有名，項羽使將兵，數窘漢王。羽滅，高帝購布千金，布匿漢陽。周氏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至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說滕公，公爲帝言之，帝乃赦布，拜爲郎中。孝文時，官至御史大夫。

【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梁人樂布，初爲臧荼將，漢擊臧荼，虜布，梁王彭越嘗與布游，乃請贖布爲大夫。及越被誅，梟首洛陽，下令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使齊還，收越頭，祭而哭之，吏捕以聞。帝欲烹之，布曰：「彭王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帝壯其義，誡爲都尉。後以功封俞侯，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樂公社。倍，讀爲「背」。下並同。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楚人袁盎，於文帝時爲郎中，數直諫，敢犯人主顏色。

【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樹長畫，言立久長之策也。潁川人鼂錯，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景帝卽位，貴幸用事，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等遂反，藉口誅錯，帝卒用袁盎之策，給錯載行東市殺之。

【守法不失大理】堵陽人張釋之，以貲爲騎郎，事文帝，拜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劾不敬，拜中大夫。爲廷尉，持議平，時人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言古賢人增主之明】安陵人馮唐，其先趙人。文帝時，唐爲中郎署長，帝輦過郎署，怪其年老而猶爲郎，問

之，并問家安在，唐以實告。時帝方憂匈奴，而雲中守魏尚又坐事削爵罰作。唐因言戰國時趙將廉頗、李牧之賢，并言漢之文法太密，賞輕罰重，致將士莫爲盡力；又言魏尚削爵之寃。帝悅，特令唐持節赦尚。

【敦厚慈孝】以下至「君子長者」，皆贊石奮及張叔語。石奮，溫人。高帝過河內，奮時年十五，爲小吏侍高帝，帝愛其恭敬，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文帝時，積功至太中大夫。景帝朝爲九卿。奮四子，皆以駙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張叔者，名歐。文帝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武帝時拜御史大夫。歐雖治刑名家言，然其人長者，自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欺。

【田叔】陘城人。爲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貫高等謀弑帝，事覺，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惟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事自得出，乃進言叔等十人，召見與語，帝說，拜叔爲漢中守，以按梁孝王殺袁盎事，遷魯相卒。

【扁鵲言醫】扁鵲，戰國鄭人，姓秦，名越人，家於盧，又名盧醫。少時爲人舍長，遇長桑君，傳其術，以醫名天下。難經一書，相傳爲扁鵲所作，歷代醫家奉爲圭臬。按史記載扁鵲姓秦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諡，或字。史記正義及敬齋古今註皆以爲扁鵲乃前代名醫之號，秦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又按史記稱扁鵲勃海鄭人，集解引徐廣曰：「鄭當爲『鄭』，鄭，縣名。」攷漢志鄭縣屬涿郡，史記作勃海。

蓋漢初鄆縣嘗隸勃海也。清一統志：「任丘縣北廢鄭州東門外，有扁鵲故宅。」

【倉公】漢時名醫。姓淳于，名意，爲太倉長，故稱倉公。

【維仲之省厥灑王吳】吳王灑，高帝兄仲之子也。仲初爲代王，受匈奴攻，不能守，棄國歸雒陽，帝以骨肉不忍加誅，廢以爲鄆陽侯。灑從高帝破黠布軍，後帝患楚人輕悍，乃立灑於沛爲吳王，以鎮撫之。此言灑之得封王，由父仲從代王省封鄆陽侯之故，否則父子安得並爲王也。省，減也。一說，省蓋爲「管」字之段音，管，罪也。謂灑父得罪降侯，高帝念骨肉親，所以復有吳王之封也。假令仲不降爲侯，灑亦有世襲王代而已，不復有吳也。

【作魏其武安第四十七】魏其侯竇嬰，孝文后從兄子。景帝朝爲詹事，因病免。吳、楚反，拜大將軍，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侯賓客爭歸之。餘詳史記本傳。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母弟。竇嬰方盛時，蚡爲諸曹郎未貴，及孝景晚節，蚡始貴幸。武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後以誣殺嬰及灌夫，未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而死。按梁玉繩史記志疑引經史問答曰：「竇、田、薰、蔣相去大遠，……史公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爲一傳也。」

【韓長孺】名安國，長孺其字也。成安人，徙睢陽。初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武帝時累遷至御史大夫。長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以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士以此稱慕之。

【李將軍】卽李廣。廣成紀人。文帝時以擊匈奴有功，爲郎騎常侍。武帝時爲北平太守，獲臂善射，匈奴畏之，號「飛將軍」，避之數年，不敢入右北平。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失道，責廣幕府對簿，廣遂自剄死。

【直曲塞廣河南】曲塞，謂高闕塞也。塞在陰山，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河南，今蒙

古鄂爾多斯地方。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明年（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令車騎將軍（衛）

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定河南地……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按衛青伐匈奴有功，先後凡七出。

詳見史記本傳，茲不贅述。

【破祁連通西國】祁連，山名，卽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也。山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絲互甘涼之境，西連酒

泉，安西，又西連阿爾金山，以際於葱嶺，蓋數千里。按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爲南祁連，卽漢書西域傳所謂

南山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二），以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

數爲漢所破……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天子聞之，於是恐其詐降而襲邊，

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驃騎旣渡河……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

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按霍去病伐匈奴，先後凡六出，渡沙漠，封狼居胥山而還，詳見

史記本傳，茲不贅述。

【衛將軍】衛青，平陽人，本姓鄭，以同母姊衛子夫得幸武帝，故冒姓衛氏。武帝伐匈奴，青爲大將軍，故稱衛將軍。

【驃騎】將軍之名號。此指驃騎將軍霍去病也。去病，衛青姊子，以伐匈奴有功，拜驃騎將軍。

【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薛人公孫弘，武帝時爲御史大夫，位在三公而爲布被；後官至丞相，封平津侯，而每食止脫粟。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公孫弘封平津侯。平津故地，在今河北鹽山縣南。按索隱本作平津侯主父列傳，此脫「主父」二字。又按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於平津下附主父假、徐樂、嚴安三人，然行事終不相合，其失也，亦猶竇田同爲一傳矣。

【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真定人趙佗，秦時爲南海龍川令，後行南海尉事。秦滅，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定天下，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南越，今廣東、廣西地。越，禹貢揚州之域，故稱揚越。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越勾踐之後有無諸及搖者，楚漢紛爭時，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初，立無諸爲閩越王。惠帝時，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吳王濞反，欲連閩越，閩越未從，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濞於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今浙江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卽東海王搖之故都也。

【葆守封禺爲臣】葆，讀爲「保」。言東甌嘗被閩越攻破，保封禺之山，而臣服於漢朝也。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集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史記朝鮮列傳：「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猶言當燕全盛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醜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按燕丹散亂，謂燕太子丹時國亡而民散亂也。真藩，當作「真番」，國名，後武帝滅朝鮮，以其地爲真番郡，今鴨綠、佟佳兩江及興京附近之地。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唐蒙，初爲番陽令，建元間大行王恢破東越，使蒙風指曉南越，因上書說武帝通夜郎道，帝許之，拜蒙爲中郎將，往見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遂聽蒙約，還報，乃置爲犍爲郡。邛笮，已見前「南略邛笮昆明」注。按夜郎，在今貴州西境。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司馬相如嘗作子虛賦獻之武帝，藉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三人爲辭，以推述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帝旣美其文事，相如見帝好神仙，因復作大人賦，奏之。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淮南王黥布反，帝立少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

地。

【剽楚】楚人剽勇輕悍，故稱「剽楚」。

【衡山】衡山王賜，淮南王長子。

【正衣冠立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此贊汲黯也。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爲謁者，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後爲淮陽太守而卒。黯性倨，好面折人過，朝臣嚴憚之。莊以持己曰矜。

【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概】此贊鄭當時也。當時字莊，陳人。武帝朝，官至大司農。後以罪廢，起守長史，遷汝南太守卒。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及；又好推轂人士，山東諸士，以此翕然稱鄭莊云。壯卽「莊」字之誤。莊，鄭當時之字也。概卽「既」字，古既字作水旁（史記五帝紀徐廣注）。既者，已也，助語辭。

【庠序】古代學校之稱。孟子：「般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序則謂「般曰庠，周曰序」。

【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建元元狩之間，當公元前一四〇至一一七。按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儒術，儒家一尊之局遂定。武帝又爲博士置弟子，士能通一藝以上者，皆得補官，於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詳可參閱儒林傳。

【大宛】古國名。今俄屬中亞細亞之佛爾那州，卽其地也。

【不旣信】旣，失也。（據揚子方言及廣雅）不旣信，不失信也。

【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按滑稽二字解釋有三說：（一）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楚辭所謂「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是也。（二）讀爲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揚雄酒箴所謂「鳴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三）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言言語滑利，其智計疾出也。並見史記滑稽列傳索隱。

【秦楚齊趙爲日者各有俗】日者，占候卜筮之人也。按日者列傳祇記楚司馬季主事，或謂本傳已亡，褚少孫所補述，而宋呂祖謙則以爲是太史公所作。今考史記日者龜策兩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蓋史記原文殘缺，而褚少孫補之也。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古者用龜以下，今河南安陽縣小屯地方所發見之龜甲，卽殷時之卜具也。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策，亦卜具也。禮：「龜爲卜，策爲筮。」史記索隱：「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淺陋，無可取。」今按史記龜策列傳自「褚先生曰」以下，乃所補耳。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讀書雜誌：「念孫按：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代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李注文選頭陀寺碑文引史記正作絕業。」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石室，藏書之室。金匱，以金屬爲匱，慎祕之也。玉版，刻玉版以爲文字，古貴重之書也。【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遣使聘之。既見，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用其言，齊國大治。其後參代蕭何爲相國，亦本清靜無爲之旨。

【晁錯】卽鼂錯。

【申商】申不害，商鞅也。申不害，戰國京人，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曰申子，後之習刑名者皆宗之。【欽念哉】欽，敬也。

【律曆改易兵權山川】兵權二字，卽指律書而言，似複出，當衍「兵權」二字。索隱言兵書亡，非也。（說本史記志疑）山川，謂河渠書。

【三十幅共一轂】言北辰居中，而衆星繞之，如諸幅咸歸車轂，所以喻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

【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倣儻，猶「倜儻」也。倜儻一聲之轉。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一說，倣儻，大節也。

【作七十列傳】案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其次第凌亂無章義，說詳趙翼二十二史劄記。

【凡百三十篇】四庫總目史記提要云：「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

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以爲遷沒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稿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關，蓋是時官本已少，孫所續合爲一編（按褚少孫蓋宣帝末成帝初時人），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蓋史記一書）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易，年祀緜邈，今亦不可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按通考卷百九十一引李方叔師友談記作七十萬言。梁玉繩曾作三次精密的計算，字數都不能合，因今本史記歷經後人增刪，非史公之舊，增者猶可辨其僞，刪者無從得其真也。

【爲太史公書序】史記原名作太史公書，故漢書藝文志亦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史記之名，據梁玉繩史記志疑謂當起叔皮父子，觀漢書五行志及後漢書班彪傳可證也。
【拾遺補藝】漢書遷傳作「拾遺補缺」，是也。或謂藝謂六藝（即六經），言補六經之缺也，亦通。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史記索隱：「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按

今人稱人著作爲「名山事業」本此。

【俟後世聖人君子】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謂當作「以俟後聖君子」語本公羊傳，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也。

182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

題解

五言古詩，起於漢代無名詩人，卽今所傳「古詩十九首」也。「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所作，昭明太子輯文選，以不知作者姓名，統名爲「古詩」。按舊說相傳，「古詩十九首」中有爲枚乘所作者，陳徐陵玉臺新詠所載枚乘詩九首，其中八首卽見於「古詩十九首」中。然陵生於昭明太子之後，昭明太子且不敢斷言「古詩十九首」之作者爲何人，陵獨武斷爲枚乘之作，殊難令人憑信。又有謂中國五言古詩，創自李陵與蘇武詩者（見文章緣起），然蘇、李贈答詩，頗有人疑係僞託之作。故謂五言古詩起於枚乘，或蘇、李者，毋寧謂爲起於漢代「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注釋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胡，北狄之通稱。越，南越，卽今廣東、廣西地。胡馬來自北，故依北風。越鳥生於南，故巢南枝。此言胡馬、越鳥，皆不忘其故土也。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已，同「以」。緩，綽也，有餘之意。言別久思深，腰肢瘦減也。

【宛與洛】宛，漢縣名，今河南南陽縣，其舊治也。洛，洛陽也。按漢書地理志云：「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兩宮遙相望】漢洛陽有南北兩宮，相去七里。

【輶軻】憔悴不遇時也。

【杞梁妻】琴操：「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

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水經注引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

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促織】蟋蟀也。

【玉衡指孟冬】玉衡，北斗第五星。按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招搖亦星名，在北斗杓端。此詩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則孟冬當作孟秋明矣。考三代秦漢曆法，代有不同，秦以夏曆十月爲歲首，十月爲亥月，

是爲建亥。漢高祖以十月至霸上，故漢初承秦制，仍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至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

〇四）始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此處所稱孟冬，是指漢初沿用之秦曆而言；秦曆孟冬，正當夏曆之孟秋

也。若第十七首所云「孟冬生寒氣」，則指夏曆之孟冬而言。從可知古詩十九首之作者非一人；而此

首之作者爲西漢人，且在武帝太初以前也。

【玄鳥】燕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斗，牽牛，均星名。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喻有名而無實也。

【兔絲附女蘿】兔絲，女蘿，皆草名。兔絲顯花類植物，女蘿屬隱花類，二者迥異。毛詩草木疏云：「今松蘿（即女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河漢，天河也。相傳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見荆楚歲時記。

【迴車駕言邁】言，語辭。詩：「駕言出遊。」

【逶迤】長曲貌。

【躑躅】行不進貌。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此二句爲歷來注家所聚訟。（一）張庚古詩解引睢陽吳氏曰：「上東門，長安東門名。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郭也。」（二）梁章鉅文選旁證二十五引。（三）李善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圖經云：「東北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故孫鑣謂：「此亦東都詩。郭北墓正是北邙。」

〔文選旁證二十五〕又文選集釋十七引朱琦云：「案詩所言非泛指，蓋洛陽北門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則此謂北邙山之墓矣。」又云：「上東門乃洛陽之門……長安東面三門，見水經注，無上東門之名。」由前之說，則此詩之作者爲西漢時人，因西漢都長安也。由後之說，則此詩之作者爲東漢人，因東漢都洛陽也。今按阮籍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乃模仿此詩而作出上東門而望首陽山，則門必距首陽山不遠。考首陽山或謂在今山西，或謂在今河南，或謂在今甘肅，但以在今山西之說最近理（詳下阮籍詠懷詩注），則上東門必爲長安之上東門，而此詩之作，當爲西漢人也。

【陳死人】謂身死已久之人也。陳死人之典故始於此。

【王子喬】古仙人。相傳爲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丘生接引上嵩山。見列仙傳。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禮：「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四五蟾兔缺】俗謂月中黑影爲蟾兔，故相沿爲月之代名詞。四五，陰曆二十也。月十五而圓，二十已缺矣。

183 詠懷詩十七首 阮籍

題解

詩之託物起興，以抒其懷抱者，謂之「詠懷」。李善注文選，謂「其原本諸離騷」而鍾嶸詩品，則謂「其源出於

「小雅」云。近人胡適白話文學史云：「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按指古詩十九首），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詩雖然擡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卻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胡適論詩以白話爲宗，故持論如是。然阮籍詠懷詩，早爲世所重。如劉勰文心雕龍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指嵇康）志清峻，阮旨遙深。」又鍾嶸詩品云：「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外，寄情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

作者述略

阮籍字嗣宗。三國魏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初辟太尉掾，進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欲爲其子炎（即晉武帝）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引爲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廚多美酒，遂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又對人能爲青白眼。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痛哭而返。尤好老莊。以其官步兵校尉，故人稱阮步兵。

注釋

【二妃遊江濱】相傳周時有鄭交甫者，嘗適楚，至漢皋，遇江妃二女，解佩珠與之，交甫受而懷之，行數十步，二女不見，珠亦隨失。見韓詩外傳。

【傾城迷下蔡】稱譽美人之辭。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李善注曰：「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諛草】忘憂草也。詩：「焉得諛草，言樹之背。」

【膏沐】婦人所以澤髮者。詩：「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怨朝陽】詩：「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注：「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與李】漢時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見漢書李廣傳贊。

【秋風吹飛葦】葦，豆葉也。風吹飛葦之時，正桃李零落之日。

【去上西山趾】伯夷、叔齊隱於西山，言欲去而從夷、齊遊也。

【安陵與龍陽】說苑：「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龍陽已見第一冊詩教上下篇「龍陽君」注。按：龍陽君幸姬，非幸

臣也。婦女封臣，戰國時往往有之。龍陽，邑名，安釐王以龍陽爲幸姬，食邑，故號曰龍陽君。唐人修晉書，誤以倖臣當之。《音書符堅載記》云：「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後人遂多誤以龍陽君爲男子矣。

【馨折似秋霜】禮：「立則馨折垂佩，」謂身儂折如馨之背也。此言花木彎折似經秋霜也。

【丹青】東觀漢紀載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誓，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良馬名。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王子晉】卽王子喬，見古詩十九首「王子喬」注。

【李公悲東門】秦李斯爲趙高所讒，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見史記李斯傳。

【蘇子狹三河】蘇子謂蘇秦也。三河，指秦河南、河東、河北三郡地。此言蘇秦以三河狹小，不足逞其志，故去佩六國相印也。

【趙李相經過】文選注：「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今按顏說非也。漢書外戚傳云：「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賜平姓曰衛。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微賤起，趙李並治。」據此，則趙李當指趙飛燕姊妹及李平也。

【反顧望三河】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爲三河。

【太行】山名。亦曰五行山。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秦時東陵侯召平，在秦亡後淪落爲平民，種瓜於長安青門外，瓜美，人稱爲東陵瓜。青門，長安之東門，一曰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也。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上東門，見古詩十九首注。首陽，山名，相傳伯夷、叔齊餓死於此。首陽山之所在，其說不一。論語季氏何晏注引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按馬融此說最早，故自何晏以下，多據馬說，且漢儒注書，最重徵實，時代亦較古，故其說亦較爲可信。蒲阪，卽今山西永濟縣治。

【鷓鴣】音題決。卽杜鵑也。

【商聲】禮：「孟秋之月，其音商。」

【被褐懷珠玉】褐，短衣也。被褐者不當懷珠玉；懷珠玉者更不當被褐。此以喻懷才者不見用於世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孔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顏闕】顏淵、闕子蕫也。皆孔子弟子。

【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蚩】羨門子，古仙人。噉噉，光明貌。蚩，同「嗤」，笑也。此兩句自來注家各有不同之

解釋：(一)少時本以聖賢自期；然聖賢亦不免同歸於盡，及悟尙有神仙如羨門之屬，能長生久視，方自笑志爲聖賢之迂耳。(二)此言少時敦味書詩，期追顏、閔，及見世不可爲，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隱，何暇顧身後名哉！因悟羨門之屬，亦遭逢亂世，詭託於神仙耳。(三)謂聖賢既不足爲，莫如神仙，然噉噉如羨門，今又安在，則亦可噉而不足慕也已。

【大梁】魏都也。卽今河南浚縣。

【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謂九十月之交也。左傳：「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十月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按：鶉火，星次之名。南方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名曰朱鳥七宿；與此七宿首部相當之次曰鶉首，中部相當之次曰鶉火，末部相當之次曰鶉尾。

【逶迤】委婉之貌。

【怛怛】悲痛也。

【灼灼西階日餘光照我衣】或謂此二句喻魏室之將亡也。

【永路】長路也。

【北里】史記：「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故今稱妓院所在曰北里。

【濮上】禮：「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出也。昔殷紂使師

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

【王子喬】卽王子晉，見前注。

【鄧林】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

【三楚】漢書注：「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朝雲】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卽蔡靈侯）因是以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擁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豪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投己乎郢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投珪授之，封以爲陽陵君。」（按此據文選注，與戰國策原文，微有不同。）或謂此詩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籍爽之故吏，痛府朝見滅，王室將移也。

184 詠史詩八首 左思

題解

詩之詠史事者，謂之「詠史詩」。有專詠一人一事者，如曹植三良詩，謝瞻張子房詩是。有泛詠史事者，如此篇是也。按此篇題爲「詠史」，實乃借史事以抒懷抱。作者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故八首一氣揮灑，激昂頓挫，爲晉詩中之傑出者。

作者述略

左思字太冲，晉臨淄人。徵爲祕書郎。齊王罔命爲記室，辭疾不就。傳見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思博學，兼善陰陽之術。嘗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構思十年。及賦成，爲張華所稱賞，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其詠史詩尤爲後人所稱，如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

注釋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漢賈誼有過秦論。司馬相如有子虛賦。

【鳴鏑】卽響箭，射時發聲。軍中用以發號令。史記匈奴傳：「冒頓乃作鳴鏑。」

【羽檄】於檄文上插雞羽，欲其急行如飛；卽羽書也。

【穰苴】春秋齊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景公時爲將軍，捍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仿穰苴之法。今所傳司馬法，舊題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穰苴於其中耳。左詩原意，蓋謂雖非武人，然從前亦嘗讀司馬法矣。

【東吳】三國時孫權據江南，奄有今江浙兩湖、閩粵、安南、國號吳，亦稱東吳。

【鉞刀貴一割】鉞，與「鉛」同，以「鉛」爲刀，言其鈍也。後漢書：「班超上疏請兵，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

【世胄躡高位】世胄，貴族子弟也。躡，登也。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金、張，指漢金日磾、張湯之子孫也。葉，世也。珥，插也。漢制，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此言金、張子孫，藉功臣之後，七世相傳，猶得爲侍中、中常侍之官也。漢書金日磾傳贊：「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傳贊：「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安陵人馮唐，文帝時爲中郎署長，年老矣；文帝輦過，見其年老，問曰：「父老，何自爲郎？」時匈奴方入寇，帝因問及廉頗、李牧。唐對以漢之法網太密，賞輕罰重，致將士莫爲盡力。并

言雲中守魏尙削爵之寃。帝悅，特令唐持節赦尙，然終不能加唐官也。武帝時舉賢良，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其子遂爲郎。故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老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希，仰望也。段干姓，木名，戰國魏人。守道不仕，魏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

「秦欲攻魏，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毋乃不可乎？』秦君以爲然，乃止。」此言段干木以隱處而爲魏君之屏藩，所謂國有賢人，敵國戒懼也。

【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

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遊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

請帝秦，仲連義不許，見衍曰：「彼卽肆然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軍爲卻。

【功成恥受賞】秦軍旣退，趙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讓不受，以千金爲壽，又卻之。

【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組，綬屬。綵，音薛，繫也。珪，古「圭」字，說文：「圭，上圓下方，以封諸侯。」此喻仲連之辭封賞而不受也。

【連璽】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以終。兩國皆欲爵仲連，故云「連璽」。

【四術】猶言四路。廣雅：「術，道也。」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金、張，已見前注。漢元帝封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思侯，宣帝封祖母兄恭之子高爲樂陵侯，許、史皆以外戚貴顯，見漢書。又漢書蓋寬傳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蓋金、張、許、

史在漢時，一爲勳閥，一爲貴戚也。

【寂寂揚子宅】揚子指揚雄，漢書揚雄傳載雄自序曰：「雄家素貧，……人希至其門。」

【所講在玄虛】揚雄撰太玄經，擬易。道尙玄虛，故云然。

【言論准宣尼】宣尼，謂孔子也。漢平帝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揚雄著法言，擬論語，故云然。

【辭賦擬相如】揚雄以漢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心壯之，常擬以爲式。

【攀龍】舊以龍鳳喻天子，故謂從英主立功業爲攀龍附鳳。一作依附權貴解，亦通。

【被褐出閭闔】被，衣也。褐，短衣，賤者之服。閭闔，宮門名。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

此言去帝闈而歸隱山林也。

【高步追許由】許由，古隱士。相傳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逃隱於箕山。

【荆軻飲燕市】荆軻，戰國時俠士，愛燕之屠狗及善筑者高漸離，日與飲酒於燕市。見史記刺客列傳。

【哀歌和漸離】漸離卽高漸離也。荆軻與漸離日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之，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

無人，見同上。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主父，偃，漢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時上書言事，拜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後坐事被誅。偃未貴時，爲父母兄弟所輕視，嘗謂人曰：「臣結髮遊學四十

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詳見史記 偃本傳。

【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吳人朱買臣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待我富貴，報汝功。」妻不從，聽去，適田夫。武帝時嚴助薦買臣，拜會稽太守，乘傳入吳，見故妻與夫治道迎官，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舍園中，給食一月，婦慚而縊。見漢書 朱買臣傳。

【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漢陳平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見漢書 陳平傳。鬻，隱蔽也。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長卿，司馬相如字。卓文君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壁立。見史記 司馬相如傳。壁立，言家無長物，徒四壁空立，喻貧窮也。

【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蘇秦以從約說六國，佩六國相印，最後北至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李斯西入秦，說秦王爲客卿，秦下逐客令，斯上書諫，乃止，始皇既定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均見史記）故下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

【飲河期滿腹】莊子逍遙遊：「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詳下逍遙遊篇注。

【巢林棲一枝】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188 飲 酒 陶 潛

題解

陶潛飲酒詩二十首，蓋作於退歸之後，時世變日亟，故以飲酒賦詩自娛，此韓昌黎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潛詩出於自然，建安以後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之惡習，至彼乃一掃而空之。鍾嶸詩品雖列潛於中品，然稱其風華清靡，推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云。

作者述略

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侃之曾孫也。性高尚簡貴，嘗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因棄官去。家貧樂道，好飲酒，游觀山水，徜徉自適。至劉宋元嘉中卒。世稱靖節先生。有陶潛集。

注釋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邵生名平，秦廣陵人。封東陵侯。秦亡，種瓜長安城東，世謂之東陵瓜。

【積善云有報夷張在西山】夷，叔伯夷，叔齊也。西山卽首陽山。周武王伐紂，有天下，夷、齊獨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卒餓死。司馬遷謂：「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見史記伯夷列傳。

【九十行帶索】列子：「榮啓期行乎鄙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行年已九十矣。」

【固窮】論語：「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日夕】猶言「旦夕」也。

【曩】同「汜」，霑也。

【忘憂物】指酒也；酒能忘憂，故稱之。

【直至東海隅】宋書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陶潛嘗參劉牢之軍事，從牢之討孫恩，至東海（說據靖節先生集集注陶澍按語）按晉海虞縣故城在今江蘇常熟縣東。

【傾身】含有屈身義。

【被褐】被，衣也。賤者衣褐。

【孟公】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義農】伏羲神農也。

【汲汲魯中叟】汲汲，不休息貌，魯中叟，指孔子；孔子魯人也。

【鳳鳥】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喻聖王之不作也。

【洙泗輟微響】洙泗二水，在今山東曲阜縣北；孔子嘗設教其間。此言孔子沒而其道中絕也。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指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焚書事。

【諸老翁】指伏勝、毛萇、孔安國、鄭玄等。按勝，漢文帝時人，傳書；萇，武帝時人，傳詩；安國，武帝時人，傳書；玄，後漢靈帝時人，傳易及三禮等。

198 枕中記 沈既濟

題解

此篇爲唐代傳奇派小說中有名之作。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干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大旨悉同，當卽此篇所本。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則又本之此篇。既濟文筆簡練，又多規誨之意，故事雖不經，尙爲當時推重，比之韓愈、毛穎傳，間亦有病其俳諧者，則以作者嘗爲史官，因而繩以史法，失小說之意矣。」按唐代士大夫歆慕功名特甚，既濟此作，雖多規誨之意，而設想布局，要不脫當代士大夫一般的心理，於以見文學之不能超脫於環境也。

作者述略

沈既濟吳人。（元和姓纂作吳興武康人）經學該博，以楊炎薦，召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吏部員外郎，卒（約當公元七五〇——八〇〇）。撰建中實錄十卷，人稱能。傳見新唐書卷一三〇。所作枕中記，太平廣記題作呂翁，注云「出異聞集」，而唐人說蒼竟改稱張泌作。

惟文苑英華則篇名撰人名畢具云。

注釋

【邯鄲】地名。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故名。本戰國趙都，秦置邯鄲郡。今河北邯鄲縣，其故地也。

【列鼎而食】謂盛饌也。

【青紫可拾】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卿用紫，九卿用青，故云。漢書：「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簞】盜之俗字。

【清河崔氏】清河，郡名，唐治清河，即今河北清河縣。按清河崔氏自南朝以來素爲望族。

【釋褐祕校】釋褐，謂釋賤者之服而服官服也。祕校，祕書監校書郎之省稱。

【渭南】縣名，即今陝西渭南縣。

【監察御史】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

【起居舍人】與起居郎分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

【知制誥】唐翰林學士入學士院一歲，則遷知制誥，專掌內命，典司綸誥。

【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其舊治也。

【汴州】即今河南開封縣。

【河南道】唐十道之一。今河南、山東、黃河以南、江蘇、安徽、淮水以北之地。

【京兆尹】爲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

【神武皇帝】玄宗諡。

【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吐蕃，種族名。據有今之西藏，今尙稱西藏曰土伯特，即吐蕃之音轉也。唐時常爲邊患，唐以後不復振。悉抹邏或作悉借邏，與燭龍莽布均爲吐蕃之大將。瓜沙兩州名，唐置，即今甘肅安西、敦煌等縣地。（今敦煌有瓜州古城，距安西縣城約百里。）按吐蕃攻陷瓜州事在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

【節度使王君奐新被殺】節度使，官名，唐置。其始惟邊疆有之，後則全國徧設，所統或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之，世謂之藩鎮。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按開元十五年秋，君奐邀擊吐蕃於肅州，爲回紇人所暗殺。

【河湟】謂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副。

【河西道節度使】應作「河西節度使」，治涼州。涼州，今甘肅民權縣，其故治也。

【居延山】居延地名，在今甘肅西北境。

【戶部尙書】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

【御史大夫】爲御史臺長官，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

【飛語】無根之語也。

【端州刺史】端州，今廣東高要縣，州境出硯石，世稱端硯。唐之刺史，猶清世之知府也。

【常侍】唐置左右散騎常侍，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以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他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中令嵩】蕭嵩，蕭瑀曾孫，瑀，梁明帝子也。嵩於開元中以兵部尙書領朔方節度使，以敗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

【裴侍中光庭】裴光庭，字連城，河東人。玄宗朝累官至侍中。

【獻替啓沃】謂獻替可否，開陳善道以告君也。蔡邕文：「智謀淺陋，無所獻替。」書：「啓乃心，沃朕心。」

【不軌】出乎軌度之外也；猶言叛逆。

【制獄】卽詔獄，詔書所繫治之獄也。

【中官】宦官也。

【驪州】在今安南北部。

【中書令】中書省之長官，掌軍國之政令，蓋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考功員外】吏部官屬，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

【侍御史】御史臺官屬，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

【太常寺】太常寺官屬，掌判寺事。

【萬年】縣名，卽清之陝西咸寧縣，民國併入長安縣。

【左襄】卽左相。

【荒徼】邊荒徼外之地。

【台鉉】鉉，鼎之兩耳。台鉉，猶言台輔。

【臺閣】後漢書：「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尚書臺出納詔命，實有宰輔之權也。後世稱閣臣曰臺閣，本此。

【負乘貽寇】貽，致也。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履薄】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三事】古謂三公爲三事，蓋三公雖無職，而外與六卿之事，故名。見詩疏。

【鐘漏並歇】喻殘年也。三國志田豫傳：「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藩翰】詩大雅板：「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藩翰，卽屏藩之意。

【紀】十二年爲一紀。書：「既歷三紀。」

【驃騎將軍高力士】漢武帝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至唐其秩益卑，後遂以爲散官。高力士見後長恨傳注。按高力士在玄宗朝累官至驃騎將軍。

【無妄】易作「无妄」，无與「無」通。朱子解易无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得焉者。」

194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題解

此亦爲唐代傳奇派小說中有名之作。假實證幻，餘韻悠然，雖未盡於物情，然較之枕中記，已有甚顯著之進步矣。此文出太平廣記卷四七五，題爲淳于夢，注云出異聞錄。傳是貞元十八年作，李肇爲之贊，卽綴篇末。而元和中李肇作國史補，乃云「近代有造謗而著者，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皆文之妖也。」約越十年，遂詆之至此，亦可異已。（魯

迅唐宋傳奇集附錄。然亦可見此傳已爲當時所傳誦。宋時楊州有南柯太守墓，（見輿地記勝引廣陵行錄）。明湯顯祖又據以作南柯記，淳于棼事遂益廣傳至今。

作者述略

李公佐之生平頗不易詳。魯迅於其作品中及全唐詩、唐書、宣宗記考見其生平如下：公佐字顯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中爲江淮從事，後罷歸長安。會昌初，又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蓋生於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約公元七七〇——八五〇）。餘事未詳。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備身公佐，則別一人也。然魯迅氏亦謂「惟所見僅孤證單文，亦未可遽定」云。

注釋

【東平】郡名。今山東東平縣，其舊治也。

【淮南軍】淮南，唐十道之一，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江以北、淮以南之地。至德以後，中原用兵，要衝大都，皆置節度使；淮南軍節度使治揚州，即今江蘇、江都縣。

【廣陵郡】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貞元七年】德宗年號。當公元七九一年。

【駙馬】漢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謂掌副車之馬也。魏、晉以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

【象簡】以象牙所製之笏也。

【羔鴈】卿大夫贄也。禮：「凡贄，卿羔，大夫鴈。」今謂顯貴者之禮品，恆用此語。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小雅溼桑之篇。

【馮翊】郡名。今陝西大荔縣治。

【司隸】周禮秋官之屬，常帥領罪隸俘虜以給勞役。漢武帝仿置司隸校尉，始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役，兼督大姦猾，後稍尊之，使察畿輔。東漢時領有一州，無所不糾，權威尤重。魏晉以來，并承其制。唐廢。按此傳本寓言，所稱官名，皆未可以正史繩之也。

【步障】立竹張幕爲屏障，以障蔽塵土者也。

【師徒】謂兵也。左傳：「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太守】秦置，本名郡守，漢景帝時始稱太守，爲一郡之長官。

【覆餗】喻不勝任而敗事也。易：「折鼎足，覆公餗。」

【潁川】卽唐之許州，今湖南許昌縣也。

【毗佐】猶言輔佐。

【司憲】本卽御史臺之稱。然此傳本寓言，所謂南柯司憲者，殆猶唐太守下之司法耳。

【司農】本爲九卿之一。此所謂司農，殆猶唐太守下之司倉耳。

【大理】猶言大治。

【蕭牆】言至近之地。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注：「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焉；是以謂之蕭牆。」

【木媚】言木怪之能媚人者。

【查枿】伐木餘也。斜曰查，斬而復生曰枿。

【袤丈】袤。音秩（出），廣也。袤丈，言廣可一丈也。

【嵌蒼】嵌之深者也。窞音蒼，（尸）。

【翳蒼】茂盛貌。潘岳賦：「翳蒼葦茸。」

【六合縣】卽今江蘇六合縣。

【貞元十八年】德宗年號，當公元八〇二年。

【翻覆再三】翻與「反」翻同。翻覆再三，有窮究之意。

【華州參軍李肇】華州，卽今陝西華縣。後漢之季，有參軍事之名，簡稱參軍，位任頗重，晉以後軍府暨王國始置爲官員，沿至隋唐兼爲郡官。李肇，卽國史補之著者（見題解），時爲華州參軍。

203 胠篋 篇 莊子

題解

此爲莊子之第十篇，在外篇中。莊子中內篇爲莊子自作，然已有可疑處，如逍遙遊之複出等。外篇與雜篇殆皆其後學者所作，正與儒家之有禮記相同。胠篋，謂發人箱篋以盜物者；此舉事以名篇也。大旨謂善惡不恆，其名惟其實；若強爲分別，則爲惡者即能并善之名而竊之；夫善之名而爲爲惡者所竊，則世俗之所謂善者非善，惡者亦非惡矣。近人章炳麟於先秦諸子中，最服膺莊子，嘗謂「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遊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

作者述略

莊子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率皆寓言也。傳見史記卷六十三。

注釋

【攝緘縿】攝，結也。緘，縿，皆繩也。

【扃鐸】音炯，玦（ㄐㄩㄛˊ，ㄓㄩㄛˊ）箱篋前鎖處也。

【鄉】讀爲「嚮」。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田成子卽田常，陳國公子完之後。（田陳同音，故左傳作陳恆，恆與常同義通段也。）與闞止俱事齊簡公，闞止有寵，欲盡逐田氏，常遂殺闞止，并殺簡公而立平公。卒諡成子。按

田常弑簡公，立平公，又自割安邑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故云「盜其國」也。

【十二世有齊國】郭注云：「（田氏）自敬仲至莊子（時）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也。」

【龍逢斬】關龍逢，夏之賢臣。夏桀無道，龍逢極諫，爲桀所殺。

【比干剖】比干，殷紂諸父，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

【萇弘脍】萇弘，周敬王大夫。晉范中行，行之難，萇弘與焉。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萇弘。（見國語）一說，周靈王時人，能招致神異，時異方貢玉人石鏡，萇弘言於王，謂爲聖德所招，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見拾遺記）脍，音褻（才），剝腸也。

【子胥靡】靡，爛也。夫差投伍子胥尸於江中，故云。

【跖】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正義：「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莊子有盜跖篇。

【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邯，音寒（尸弓）。邯，音丹（夕弓）。邯，趙都也。郭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趙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爲圍邯鄲也。』」

【而仁義存焉】當作「而仁義焉存」。上云「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誅侯爲韻；「諸侯之門，而仁義焉存」，門存爲韻。史記游俠傳作「竊鉤竊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禮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古書焉作於是解者，其例甚多。此後儒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說詳王念孫讀書雜誌。

【瞽曠】卽師曠，春秋晉之樂師，能審音以占吉凶。

【離朱】古之明目者。

【攄工倕之指】工倕，古之巧匠。攄，音麗（夕二），折也。

【曾史】曾參，史魚也。曾以孝行稱，史以直行稱。

【楊墨】楊朱、墨翟也。楊氏主爲我，墨氏主兼愛，其學說當時頗盛行，故孟子曰：「天下之道，不歸於楊，則歸於墨。」

【燔亂】燔，與「耀」通。燔亂，猶言惑亂也。

【容成氏】按所舉容成氏等十二氏，皆上古帝王。

【畢弋機變】畢，小網，所以捕鳥者。弋，以繩繫矢而射也。機變，捕鳥之機括也。

【鈎餌】鈎，本作「釣」，釣即鈎也。今本作鈎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鈎，而不知又爲鈎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說詳王念孫讀書記。

【罾笱】罾，音增（ㄉㄨㄥ），魚網也。笱，音苟（ㄍㄡˋ），捕魚之具，曲竹爲之。

【削格羅落罟罟】削格，所以施羅網者。羅落，羅網也。罟罟，音嗟浮（ㄉㄨㄛˋㄩˋ），兔網也。

【顛滑堅白解垢同異】顛，音顛（ㄊㄧㄢˋ）。顛滑，錯亂也；一云，難料理也；一云，不正之語也；一云，滑稽也。解，讀如「懈」。解垢，詭曲之辭也。堅白同異，戰國時名家之說。通鑑：「有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爲同，故謂之同異。」

【每每】猶昏昏也。

【惴惴之蟲】惴，讀爲「蠕」。

【宵翹之物】植物也。一云，翹飛之屬。

【種種】謹愨貌。一云，淳厚也。

【役役】鬼黠貌。一云，有爲人也。

【惇惇】篤厚貌。

【惇惇】讀爲「諄諄」，以已悔人也。

204 馬 蹠 篇 莊 子

題 解

此篇爲莊子之第九篇；在外篇中。全篇大意，以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其結果反使馬與埴木皆失其真性，喻聖人之制禮作樂，鼓吹仁義，反使民失常性，爭歸於利，不可復止也。莊子爲原始共產社會的追求者。篇末所稱「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卽所以描寫原始共產社會之情況也。彼推求原始共產社會之所以破壞及天下所以擾亂之故，全由於聖人之制禮作樂，鼓吹仁義，故欲回復原始共產社會，惟有廢禮樂，棄仁義，一任民之自然，不加以干涉。此種思想，頗近於近代之無政府主義。然

無政府主義者憧憬於其未來之理想國，而莊子則追慕過去之原始共產社會，此其不同也。此篇與駢拇、法篋，大旨略同，可互相參證。

注釋

【翹足而陸】足，一本作「尾」。陸，跳也；字本作「𨔵」。

【義臺路寢】義，爲「巍」之借字。義臺，高臺也。路，大也。路寢，對於小寢而言，正室也。（小寢，燕息之所也。）

【伯樂】古之善馭馬者。或云姓孫名陽也。

【燒之剔之】燒，謂燒鐵以燦之。剔，謂翦其毛也。

【刻之雒之】刻，謂削其甲。雒，讀爲「銘」字，或作「劓」，又通作「落」，謂剔去毛鬣爪甲也。（據王念孫

讀書雜誌）

【連之以羈鞁】羈，勒也。鞁，陟立反（虫）絆也。

【編之以皁棧】皁，櫛也。棧，編木作櫃，似牀，以禦溼也。

【概飾】概，音厥（云口廿），馬銜也。飾，謂加飾於馬鑣也。

【鞭筴】馬撾之帶皮者曰鞭，無皮曰筴。

【埴】黏土也。

【同德】物各自足，故曰同德。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黨，偏也。命，與「名」同。天，謂自然。天放，謂一任自然，放縱不拘也。

【填填】填，音田（去一平）。填填，質重貌。

【顛顛】專一貌。

【蹊隧】猶言「蹊徑」。

【族與萬物並】族，聚也。

【蹇蹇爲仁】蹇，步結反（ㄅ一ㄣˇ）。蹇，悉結反（ㄅ一ㄣˇ）。蹇蹇，用心之貌。

【蹠跂爲義】蹠，直氏反（ㄉ一ㄣˊ）。跂，丘氏反（ㄉ一ㄣˊ）。義與上同。

【澶漫爲樂】澶，徒旦反（ㄉㄢˋ）。澶漫，猶縱逸也。

【摘僻爲禮】摘僻，煩碎也。一說，僻當作「擗」，分析也。

【純樸不殘】謂全木未加斲雕也。

【珪璋】珪，古「圭」字。半圭爲璋。

【五色】青，黃，赤，黑，白。

【五聲】宮，商，角，徵，羽。

【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亡射：律管合陽聲者也。

【交頸相靡】靡，與『摩』同。

【分背相踉】踉，踢也。馬之踢必向後，故曰分背。

【衡扼】衡，轅前橫本縛輓者。扼，又馬頸者也。

【月題】加以馬額之物，形如月。

【而馬知介倪闌扼驚曼詭銜竊轡】介倪，猶睥睨也。闌，音因（一五），曲也。驚，抵也。曼，突也。闌扼驚曼，言曲頭於扼以抵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盜脫籠頭也。一說，介倪，馬加甲也。闌扼，困厄也。驚曼，遲重也。馬因被甲而氣塞行遲，有決銜絕轡之憂也。

【赫胥氏】相傳爲上古之帝王。

【熙】與「嬉」同。

【縣跂仁義】縣，同「懸」。縣跂，高懸也。一說，跂爲「廋」之借字。廋，音軌（《又》），埋藏之也。縣跂，謂或懸或藏也。

【踉跂好知】踉跂，自矜也。

207 逍遙遊 莊子

題解

此爲莊子內篇之第一篇。晉郭象注謂：「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蓋此篇義取開放不拘，怡適自得，故郭注云然。然亦可見「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之意。

注釋

【北冥】卽北海。

【南冥】卽南海。

【天池】海之別稱。

【齊諧】古時雜記怪異之書。或謂係人姓名。

【水擊】謂將飛之先，舉翼擊水也。

【搏扶搖】扶搖，自下而上之大風也。搏扶搖，謂乘風廻翔而上。

【野馬】喻遊氣也。成元英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或謂野馬乃田野間浮氣，佛書所謂「陽燄」者也。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言鵬不自知升高幾許，自上以望下，所見與自下望上相似。

【培風】謂以翼加於風上。「而後乃今培風」絕句。或作「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亦通。

【天闕】止塞也，含挫折阻當之意。

【蝸與學鳩】蝸，蟬也。學鳩，卽斑鳩。

【檜】猶抵也。

【莽蒼】莽蒼，近郊之色也。蓋取田野間草色蒼然之意。

【惠姑】亦作「螽姑」。蟬之屬，體長七分許，色青紫，翅有黑白紋而不透明；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絕。

【冥靈】木名。

【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鑿也。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見論語疏。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湯之問棘】郭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棘，湯時賢人。一說：湯，廣大也；棘，狹小也。

【窮髮】山以草木爲髮，故極北不毛之地，謂之「窮髮」。

【羊角】旋風也，言風曲上行若羊角然。

【斥鵒】澤地之鳥，卽鵒也。

【宋榮子猶然笑之】榮子，宋國之賢人。言宋榮子猶以爲笑也。

【列子禦風而行】列子卽列禦寇，戰國鄭人。相傳其得仙風，能乘風而行。然列子究爲何時人，已不可深考；漢劉向以爲與鄭繆公同時，而唐柳宗元則以爲與繻公同時。卽今所傳列子八卷，學者亦多斷爲係後人僞託云。

【泠然】輕妙貌。

【猶有所待也】言列子禦風而行，故猶必有待於風，非風則不得行。惟無所不乘者，斯無所待耳。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許由】上古高士。見左思詠史詩注。

【鷓鴣】一名巧婦，俗稱黃脰鳥。全身灰色，有黑色褐色細斑。取茅葦毛毳爲巢，大如雞卵，繫以麻髮，至爲精密。

【偃鼠】地鼠也。

【尸祝】主讀祝者。

【肩吾】複姓。古賢人。通志氏族略：「肩吾古賢者。晉袁宏集有東海太守肩吾氏。」一說，神名也。

【連叔】古之懷道人也。

【接輿】春秋楚人。佯狂避世。嘗歌而過孔子。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

【逕庭】遠隔貌。言相去遠也。庭，音聽（去一乙）。

【藐姑射】山名。郭注云：「在北海中。」

【淖約】柔弱貌；又美好也。

【疵癘】病也。

【時女】處女也。郭注：「時女虛靜恬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

【蘄】同「祈」，求也。

【大浸】猶言大水也。

【資章甫】資，貨也。章甫，殷時冠名，卽緇布冠也。禮：「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汾水】出山西寧武縣西南之管涔山。按本文所云「堯見四子汾水之陽」，蓋莊子寓言也。

【窅然】猶冥然也。窅，音杏（一乙）。

【惠子】卽惠施。戰國時人，莊子之友。司馬彪注謂梁相，其事蹟不可考。漢書藝文志有惠子一篇，今久佚。

【瓠落】廓落寬大貌。

【不龜手】冬時人手受冷，而坼爲龜形，以藥敷之，可免此病，故名。一說，龜讀若「麤」，皴也。

【泝澌統】統，絮也。謂漂絮於水上也。

【蓬之心】蓬生曲而不暢；此猶言拘曲之心。

【以候敖者】敖，與「遨」同；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

【麤牛】卽整牛，牛之黑色者。麤，音釐（步一）。

220 報孫會宗書 楊惲

題解

孫會宗，西河人，漢宣帝時爲安定太守。初，楊惲爲郎，霍氏謀反，惲以聞，霍氏誅，封平通侯，遷中郎將，擢光祿勳，廉潔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隱伏，由是多怨；爲人所告，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會宗與惲爲友，遺書諫誡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本宰相子，（惲父敞於昭帝時爲丞相，霍光廢立，敞亦與謀於宣帝卽位月餘卒。）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見廢，內懷不服，故報書語多怨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騶馬猥，主猥馬之吏；佐其姓也。）上書告惲。

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實惲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判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郡。孫會宗及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此五鳳四年（公元前五四）事也。按漢宣號稱賢君，楊惲此書亦罪不至死，故宋司馬光論之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通鑑遺紀。）

作者述略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事蹟具見漢書卷六六楊敞傳。按惲母司馬遷女也。漢書稱「惲始讀外祖 太史公記」（卽史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蓋惲既爲司馬遷甥，其文章風格，亦宛如其外祖，吾人以惲之報孫會宗書及遷之報任安書並讀之，風格辭氣，頗多相似。而遷以著史記及救李陵事受腐刑，惲以報孫會宗書及日食之變，竟遭腰斬，文字賈禍，前後一轍，而惲所遭尤酷。後人於遷之受刑，惲之被殺，每多婉惜憤慨之論；不知自來統治者每視文士爲其歌功頌德之御用工具，稍涉怨激，便該誅戮，固不分君之賢暴，時代之古今也！

注釋

【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惲父敞爲丞相，惲藉父蔭爲郎，補常侍騎。漢書注：「爲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卽宿衛之官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未幾，擢光祿勳。

【卒與禍會】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事下廷尉，廷尉于定國奏惲怨望，爲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宣帝不忍加誅，詔免惲爲庶人。

【惟】思也。俗本有作「推」者，謬甚。

【猥】曲也。

【逆指而文過】逆會宗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孔氏各言爾志】論語：「顏回、李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乘朱輪】朱輪，以丹漆塗轂；漢時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位在列卿】謂位在諸卿之列也。惲以光祿勳免爲庶人，光祿勳，漢九卿之一也。

【遺忘】缺失也。

【素餐】素，空也；謂不稱其職空食祿也。

【以給公上】給，公家之賦役也。惲時已免官爲庶人，故云然。

【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旣，盡也。此言臣子送君父之終喪，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盡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惲於五鳳二年（一九六七）十二月得罪免官，至是屈指剛三年。按漢書宣帝紀：謂惲於五鳳二年十二月，坐大逆不道，要斬，苟悅漢紀承其誤，司馬光通鑑考異據惲報會宗書訂正之。

【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

【炰羔】炰，小羊肉也，其肉嫩美。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漢書注：「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卽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箏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

【種一頃豆落而爲萁】漢書注：「張晏曰：『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今按：顏說是也。此喻賢臣放棄，如豆之零落，止存其莖也。」

【董生不云乎】董生，董仲舒也。下所引係董仲舒對策文。按漢書董仲舒傳對策原文爲：「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與惲所引微異。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黃河卽禹貢雍州之西河，地因此名。文侯名斯，（史記作都）爲晉大夫，與韓、趙共分晉地，國號魏，卒諡文，故稱「魏文侯」。

【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段干木、田子方，皆魏之賢人。木少貧賤，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橫、吳起等起於魏，吳起等皆爲將，木獨守道不仕，子方亦爲魏文侯所師事。故下云：「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

【凜然】高遠之意。

【足下離舊土臨安定】足下，戰國時上書人主，每用以爲敬辭，其後漸用爲友朋通信互相稱敬之辭。安定，漢郡名，治高平，今甘肅固原縣。會宗以西河人而爲安定太守。

【昆夷舊壤】安定，故昆夷地也。按昆夷亦作混夷，亦作串夷（串與貫同），皆譯音之異也。【旃】之也。

221 阿房宮賦 杜牧

題解

阿房宮秦始皇所造，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史記：「秦始皇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築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此以形名宮，言其四阿旁廣也。」三輔黃圖云：「秦惠王造阿房宮未成，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驪山。」杜牧此賦，前半極寫阿房之瑰麗，而以「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八字結之，蓋爲人主之驕橫歛怨者戒也。

作者述略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擢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唐書附其事蹟於杜佑傳（新一六六，舊一七七）內，稱其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牧於詩情致豪邁，入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云。所著有樊川集。

注釋

【六王畢四海一】言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相繼滅亡，海內一統也。

【蜀山兀阿房出】言蜀山木盡而阿房始成也。

【隔離天日】言天日爲之遮蔽，所以狀其高也。

【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咸陽，秦都也。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卽秦所都也。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言自驪山北結屋，曲折而西，直赴咸陽，殿爲大宮。

【二川】渭川、樊川也。

【廊腰縵迴簷牙高啄】言廊腰曲折，如繪縵之迴環。簷牙尖聳，如禽獸之高啄。

【各抱地勢鉤心鬪角】言或樓或閣，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屋心聚處如鉤，屋角相湊如鬪也。

【盤盤囷囷】盤錯屈曲貌。

【矗】高起貌。

【落】簷滴也。

【長橋臥波未雲何龍】阿房宮渡渭水有長橋。言長橋臥水波上，有若龍然。按「未雲何龍」句，係故作疑詞，謂龍必有雲，今未有雲，何來龍也。下「不霽何虹」句法相同。

【複道行空不霽何虹】白殿下直抵南山之巔，架木爲複道，遠望如虹也。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言六國之宮妃貴族，辭其故國之樓殿，來歸於秦，爲秦宮人也。

【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言有終其身不得一見者。

【邈迤】連延貌。

【九土】謂九州也。

【獨夫】與「一夫」同，謂無道之君也。此指秦始皇。

【戍卒叫】陳涉以一戍卒起兵抗秦，一呼而天下響應。

【函谷舉】指劉邦入函谷關。

【楚人一炬】指項羽焚秦宮室。

【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秦始皇既并六國，下詔自稱「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然秦僅二世而亡，故牧云然。

228 天 論 荀 子

題 解

此爲荀子之第十八篇。荀子之中心思想，可以其兩句口號包括之：「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惡者，指情欲而言。僞者，人爲也。蓋惟人之天性有種種之情欲，故不能任情做去；必須加以人爲的努力與節制，而後可以爲善。此種觀念，既不同於老莊之任天，更不同於墨家之信天，故本篇主旨，在主張不求知天，但欲征服天道以爲人用而已。又本篇末段，與「天論」無干，蓋書經後人編排，不免有散亂及雜湊之處也。

注 釋

【天行】天道也。

【彊本而節用】本，農桑也。古以農桑爲本，商賈爲末。

【養備而動時】養備，生道備足也。動時，勤力以時也。

【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王念孫曰：「修，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修相似）循，順也。貳，當爲『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多誤作貳）貳，與『貳』同；貳，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讀書雜志）」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飢，與「饑」通。「渴」字衍。（說詳讀書雜志）

【養略而動罕】罕，當作「黃」，字之誤也。（俞樾諸子平議）黃，卽今「逆」字。此言不得其時也。

【寒暑未薄】薄，音博（夕亡）迫也。

【祲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案『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祲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讀書雜志）」

【其道然也】言所由之道使然也。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此言自然之化也。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如是，指上文「不爲而成不求而得」也。其人，至人也。

【不加能焉】能，功也，力也。

【夫是之謂能參】言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也。

【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所以參，人治也。願，求也。所參，自然之化，所謂天也。此言舍人事而求天意，斯惑矣。

【夫是之謂神】言不見和養之事，但見物之生成，是之謂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然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原文天字下脫「功」字。（據王念孫說）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猶言莫知其所以然也。

【天職既立至天是之謂天情】言人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形體既具，意識隨生爲好、惡、喜、怒、哀、樂之府。此之謂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形能卽形態。古字「能」與「耐」通。（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又重之以修能」，修能亦卽修態也。不相能，言不能互相爲用也。官，猶任也。天官，言官能皆天之所付也。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爲形體之君也。

【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通，選取也。非其類，取諸物類以養人也。天養，言天使奉養

之道如是也。

【順其類者謂之禍逆其類者謂之福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言能裁者也。逆其類，言不能裁者也。天政，言此殆如天之政令也。

【暗其天君】言昏亂其心。

【亂其天官】言溺於外物。

【棄其天養】言不能務本節用。

【逆其天政】言不能養其類。

【背其天情】言好惡、喜怒、哀樂無節度。

【以喪天功】言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

【以全其天功】「其」字衍，觀上文可知也。

【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其所爲，人事也。其所不爲，天職也。

【天地官而萬物役】言天地趨職，萬物供役，並爲吾用也。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言所自修之政曲盡其治，養身之術曲盡其適也。

【其生不傷】言生活順遂無所傷害。

【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不爲，不與天爭職之類也。不慮，不求知天之類也。

【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猶知也。已，與「以」同。（下並同。）象謂天象，見象之可以期者，言如日、月、星辰運行之有常期者也。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宜，土宜也。息，蕃息也。

【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也。事，謂順時理其事也。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當作「和」，形之訛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此言陰陽之和，可法之以爲治也。按以上四者，言所以知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所以爲人事也。

【官人守失】言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守也。

【自爲守道】言君惟守道也。

【瑞曆】卽「曆象」，謂璿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瑞也。一說，當時星辰書之名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引詩周頌天作篇語，以喻吉凶由人也。高山，言岐山也。大王，卽太王也。荒，大也。康，安也。言天生此岐山，太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太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何恤人之言兮】引逸詩。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後車】侍從之車也。

【啜菽飲水】喻貧也。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謂養親當盡其誠，雖貧無傷也。

【是節然也】節，猶適也；言是其適然者也。適與節古讀同聲，呂覽重已篇「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猶節也」是其證。

【若夫心意脩】荀子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心當爲「志」字之訛也。（詳讀書雜誌）

【錯】置也。

【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言皆有慕有不慕也。

【縣】與「懸」同。

【隊】與「墜」同。

【黨見】猶言或見也。黨，古「儻」字。楊倞注謂「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非是。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常，羣書治要作「嘗」是也；當據以改正。

【楛】粗惡不精也。

【耘耨失歲】當作「楛耨失歲」。楛與耘，形近而訛。歲字涉下文「田歲」之「歲」而亂也。楊注謂「歲

與「穢」同。失穢，謂耘耨失時使穢也。非是。（說詳讀書雜誌）。

【田蕞稼惡】蕞，於廢反（ㄨㄥˋ）；荒蕪也。

【本事】農桑之事也。

【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交錯而至也。言三祆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注，錯作置字解，謂「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失之。

【其說甚爾其當甚慘】爾，與「邇」同，近也。當，爲「災」之借字。言三人祆之說，較星墜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三句本在「禮義不脩」之上，今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訂正之。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字當作「亦」，亦從王氏說。然王引之則以爲不字固當作亦，而勉力不時三句，當在「本事不理」之下。（見雜誌引之注）愚意當從引之說。

【雩】求雨之禱也。

【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有所祈求而竟得之也。言爲此但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

【赫】明也。

【珠玉不睹乎外】言珠在淵，玉在璞也。一說，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从目，者聲。」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此言珠玉不睹乎外，亦言光采之不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說見王氏讀書雜誌。然不睹乎外，猶言不見乎外，文義亦無不明處，前人往往有求深而反失之者，此類是也。

【物畜而制之】言以物畜天，而我裁制之也。王念孫曰：「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按本篇正文云「夫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從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裁二字，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讀書雜誌）

【制天命】裁制天之所命，卽因順自然也。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言任物之自然長養，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蕃茂。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言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

【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物之所以成】願，欲求也。物之所以生，天也。物之所以成，人事也。言求知天不如致力於人事也。

【錯人而思天】錯，置也。言置人事而妄思天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百王，百代之帝王也；百王無變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按本篇自「百王之無變」以下，所論與天論無干。大抵此書初經劉向校錄，（劉向校書敍錄云：「孫卿（卽荀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更經楊倞整理，（倞注荀子序云：「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其篇第亦頗移易，使以類相從云。」）篇次既多移易，故不免有顛倒錯雜之處。

【一起一廢應之以貫】言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而要以禮爲條貫也。

【理貫不亂】言知禮則條貫不亂也。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言貫爲道之不變者，故其大體，雖變亂之世，未嘗亡也。

【亂生其差治盡其詳】言亂生於條貫之差謬，治極於條貫之精詳也。

【畸】讀爲「倚」，偏側也。

【匿】同「慝」，差謬也。

【行水者表深】表，標準也。言於水深處立之表也。按「行水」向作「水行」，今據俞樾說（諸子平議）改。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言禮極詳明，內外隱顯各有其標準之常法，民之陷溺之患

乃去也。

【愚者爲一物一偏】言愚者且不能盡一物也。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子卽慎到，周人，見非十二子篇注。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

【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信】詘，讀爲「屈」。信，讀爲「伸」。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荀卿云然。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不齊也。墨子主上同，兼愛，齊視萬物，故荀卿云然。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卽宋鈃，見非十二子篇注。宋子主人之情爲欲寡，欲多爲過，故荀卿云然。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言羣衆須得爲之開導者，若皆處後而不處先，則羣衆無進入之門戶矣。

【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屈，則貴賤有別；若皆貴柔卑下，則無貴賤之分矣。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言上下等齊，則政令不行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言欲多則可以勸誘羣衆，使化於善，若皆欲少，則無以化之也。

【書曰】下所引見書洪範，取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232 禮論篇荀子

題解

荀子之中心思想，已略如天論篇題解所述。彼既信人之善行，全賴人爲的努力，此觀念應用於政治哲學上，便爲「禮治主義」。本篇卽所以闡發其禮治主義之精粹也。儒家哲學本爲封建制度最完整之理論。荀子爲儒家大師，故本篇所述，於尊卑上下之辨，尤三致意焉。

注釋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屈，竭也。言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以此長養也。

【五味調香】香，當作「盞」，形之訛也。盞，通作「和」，調味也。說本讀書雜誌。

【苾】毗比反（夕一），馨香也。

【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疏房，通明之房也。椽額，未詳。楊注：「額，古『貌』字。或曰，椽讀爲『遂』。貌，廟也。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爲『邈』。言屋宇深邃懸邈也。」然皆未爲確詁，故楊氏亦存疑也。越席，結草爲席也。牀第，猶「牀榻」也。几筵，猶「几案」也。

【大路】天子之車也。

【側載翠芷】載，置也。翠芷，香草也。

【錯衡】刻畫之車前橫木也。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和鸞，車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步，謂車緩行也。趨，謂車速行也。武象，韶護，皆樂名。蓋古時車上繫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此言車緩行則鈴聲如武象，車速行則鈴聲如韶護也。

【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旂，音流（劣一又），聯綴於旗之條也。信爲「神」之借字；古信與「伸」通，「伸」是。「神」同聲，故又借信爲神。言畫龍於旗，所以取其神變也。楊注信讀如本字，謂「使萬人見而信之」，非是。

【寢兕持虎蛟鞮絲末彌龍】寢兕，天子乘輿輪左右所畫二寢兕也。持，當爲「特」，形之訛也。特虎，天子乘輿之前所畫獨虎也。鞮，呼見反（丁一乃），馬腋之革也。蛟鞮，以蛟魚皮爲之者也。末，同「幣」，亡狄反（一一），蓋於車軾上者也。彌，本作「靡」，車騎上銅鉤也。彌龍，於其上刻爲龍形也。

【必倍至教順】倍至，應依史記禮書作「信至」；「倍」與「信」，形之訛也。教順，猶言「調訓」。信至教順，言調良之極，訓練有素也。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猶熟知也。出死，爲國舍生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也。言使其熟知爲國舍生，盡忠於君，則世治而後生可保也。

【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出費用，貢賦問遺之屬也。言使其熟知唯能出費用，則國用足，羣情治，而後財可養也。

【養情】言使情不至縱放也。

【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

【情說】說，讀爲「悅」。

【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言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之矣。

【類】種也。

【偏亡】謂闕其一二也。

【王者天太祖】古王者以太祖配天，若周之后稷。

【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

【大夫士有常宗】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

【所以別貴始】貴始，應依史記作「貴賤」。

【貴始得之本也】應依史記作「貴賤治德之本也。」蓋原文脫「賤」字；始與「治」形近而訛；得與「德」古多通用。

【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郊，祭天也。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社止於諸侯之「止」字，應依史記作「至。」言天子以下至諸侯得立社也。

【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一說，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

【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古者天子立七廟。大戴禮史記皆作「七。」

【有五乘之地者三世】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言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

【持手而食者】言食力之人也，猶今言「手工業者。」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下「積厚」兩字衍。應依大戴禮及史記作「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尙玄尊俎生魚先大羹】大饗，合祭先祖也。尙，上也。玄，玄酒。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以水行禮，後王重禮，因尊其名曰「玄酒。」俎，生魚，以生魚爲俎也。大羹，肉汁無鹽酸之味者也。

【饗尙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酌獻也。言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爲「躋」，升也。飽，言尸食之而致飽也。（古者祭禮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之。）庶羞，衆饌也。用，言可用食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修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謂之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合而成文也。大同「太」，太一，太古時也。隆，盛也。

【尊之尙玄酒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利，佐食也。（見儀禮特牲饋食禮：「利洗欲獻於尸」注。）利爵，佐食所獻之爵也。醮，與「酬」通，盡爵也。成事，卒哭之祭也。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也。臭，讀爲「侑」，勸食也。古者祭祀有尸有祝，尸告飽，祝勸之，如是者三，故曰「三侑」。言此三者皆禮之終，亦一於古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末小斂也一也】未發齊，言婚禮先設對席，對黍稷，對爵合卷，夫婦齊陳之，而尙未迎婦入也。言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也。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祀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未集，未應作「未」；未，同「辟」，蓋乎車軾上者也。「集」字衍。（以上據俞樾諸子平議）麻纒，緝纒爲冕也。散麻，喪禮小斂主人始經而散垂之也。

言此三者皆從質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之膈朱鉉而通越也一也】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言無曲折也。一說，不文，言不文飾也，他書作不反，形近而訛耳。倡，發歌句也，一人倡而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同「懸」，尙，上也。拊，隔，樂器也；以革爲之，實以糠。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疎，通之，使聲遲也。言是數者，亦皆從質也。

【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稅，應依史記作「脫」。悅校，應依大戴禮作「隆」。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大隆也。

【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或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

【復情】言得其情也。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物」而「二」字衍。（據集解引顧千里語）貳，「貳」之誤也。（王先謙云，見集解。）應作「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貳，爲「貳」之借字。

【立隆以爲極】言立隆盛之禮以爲極則。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以，猶「而」也。說，如字，楊注讀爲「悅」，非是。

【堅白同異】見莊子胠篋篇。「頡滑堅白，解垢異同」注。

【隊】同「墜」。

【不足禮】言輕禮也。

【無方之民】方，猶隅也。無方，無廉恥而喪其隅也。

【有方之士】砥厲廉隅之士也。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言能思索，不變於禮之範圍以內，方謂之能慮，能固也。

【以多少爲異】言多少異制，所以辨貴賤，別上下也。

【以隆殺爲要】隆，豐厚也。殺，所戒反（尸牙），減降也。要，當也。言禮或隆或殺，唯其所當爲貴也。

【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言威儀也；情用，言忠誠也；言文過於情，是禮之隆也。

【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言如尊之尙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

【並行而雜】雜讀爲「集」，會也。雜集古通，禮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春記集作雜，是其證也。

【中流】中道也。

【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則得其中道，皆不失禮也。

【步驟馳騁厲鶩】此三者，包括人生動止言之也。厲鶩，疾鶩也。

【增字宮廷】猶言範圍也。

【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王念孫曰：「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詳見讀書雜志。

【方皇周挾】方皇，讀爲「彷徨」音之通也。挾，讀爲「浹」。周挾，猶周匝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詩小雅楚茨之辭。卒，盡也。度，法度也。獲，言得宜也。

【臧穀】臧，奴也。穀，童子也。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臧則挾策讀書，穀則博塞以游。」

【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也。敬文，恭敬有文飾也。野，野蠻不知禮也。

【瘠】薄也，不足於禮也。

【天子棺槨十重】十當爲「七」形之訛也。（王引之云見讀書雜志）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衣，謂衣衾。衾當爲「食」形之訛也。（王念孫讀書雜志）食，謂遣車所苞遺奠也。

【嬰妻】當爲「萋嬰」（據楊注）棺之牆飾也。萋，盧侯反（ㄉㄨˋ）。嬰，所甲反（ㄩˋ）。

【一足以爲人願】言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也。

【屬】合也，聚也。

【通國】通好之國也。

【修士】士之進修者，謂上士也。

【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殯，道死人也。詩：「行有死人，尙或殯之。」凡緣，猶言「常服」。言罪人之喪，等於道死之路人，其妻子於昏夜服常服而往埋之，不更加經杖也。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謂：「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反其本，卽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讀書雜誌）

【不相厭】厭，掩也；言不使相侵掩也。

【絀續聽息】絀，讀爲「注」。絀續卽屬續，置新綿於疾革者鼻下，以其動靜候息絕也。

【閔】疾甚也。

【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言當疾革之際，忠臣孝子雖知其危殆，而不忍事殯斂之具也。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家，當爲「物」。應作「故雖備物，必踰日然後能殯」。言物雖具備，而不敢遽也。（補注引郭嵩燾語）

【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月朝，月初也。日，葬日也。月夕，月末也。宅，葬所也。楊注：「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

大夫之禮也。士則窆宅。士喪禮：「先窆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仍未詳也。」王念孫謂「若日二字，上下互誤耳。」

【三月之葬其須以生設飾死者也】須，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

【喪禮之凡】楊注：「凡謂常道。」今按凡，大凡也。

【變而飾】言人死屍體漸變形，每爲之加飾也。

【動而遠】言死者漸移而漸遠也；如禮記所謂「飯於牖下，少殮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是也。

【久而平】言久則哀殺如平常也。

【忝則翫】忝，與「邇」同。翫，戲狎也。

【優生】謂優養生者也。

【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言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蠹衰】當如上文作「蠹惡」。下同。

【窕冶】窕，讀爲「姚」。姚冶，妖美也。

【瘠弄】羸瘠自弄也。

【隘懾】隘，窮也。攝，猶戚也。

【期至矣】楊注：「期，當爲『斯』。」

【量要而帶之】要，與「腰」同。

【說豫】樂也。說，同「悅」。

【婉澤】卽美澤之段，謂顏色潤澤也。左傳：「美澤可以鑑，」婉與美一聲之轉也。楊注：「婉，媚也。」王念孫

讀書雜誌謂「免讀若『問』皆非是。」

【萃惡】顏色顛頓也。萃，與「頓」同。

【讖笑】戲謔也。讖，同「傲」。

【諦】同「啼」。

【芻豢稻粱酒醴餼鬻魚肉菽藿酒漿】餼，鬻，當列於魚肉之下。酒漿，當作「水漿」。（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芻，

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餼，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餼，同「饋」之然反（中）鬻，讀爲

「粥」。餼，鬻，粥也；厚曰餼，稀曰粥。

【卑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絰非總菅履】卑統，疑當爲「鼻統」。鼻，卽今「弁」字；統，與「冕」同。文織，染絲

織爲文章也。資，同「齎」，卽齊衰也。麤，粗布也。衰，經，以麻布被於胸前之喪服也。非，草衣也。總，細而疎之布也。菅，茅也。

【屬茨】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屋而已，至疎漏也。

【倚廬】倚木爲廬，至苟簡也。一說，倚廬，凶廬也。

【兩情者人之固有端也】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樂也。言此兩情者，爲人生固有之端緒，非出於禮也。

【非順孰修爲之】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爲，作也。

【材朴】猶言質素也。

【僞】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荀子書中之「僞」字，皆當作如是解。

【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然後下脫一「成」字。當作「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詩周頌時邁篇語。取以喻聖人能并治之也。

【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如死如死兩「如」字應作「事」。諸子平議。

【髻體飯噲象生執也】髻，音括（ $\ll x y$ ），束髮也。體，言爪揃之屬也。飯噲，實米於死者之口也。執，當爲「術」。

下文云「反生術矣」是其證。生術，生道也。

【濡櫛三律】濡，溼也。櫛，梳比之總稱也。律，理髮也。

【式】同「拭」。

【瑱】充耳之玉也。

【槁骨】貝也。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說，讀爲「脫」。褻衣，親身之衣也。縉，同「摺」，扱也。紳，大帶也。摺紳，謂扱笏於帶也。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得解脫，故不設鉤也。

【設掩而儼目髻而不冠笄矣】儼，同「還」，音旋（ㄨㄟˊ），繞也。言用練帛繞掩面目，但爲束髮，男不加冠，婦不加笄也。

【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樞獨明矣】書其名，言書其名於旌也。重，以木爲之，所以附神也。言見所書置於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樞也。

【薦器則冠有鞶而毋縱】薦器，言陳鬼器也。鞶，冠捲如兜鞶也。縱，音徙（ㄨㄟˊ），韜髮者也。

【簠廡】皆器名，所以盛醴醢酒者也。

【有奠席而無牀第】言棺中不施床第也。

【木器不成斲】木不成雕琢，言不加工也。

【陶器不成物】言略具其形，不可用也。

【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也。內，當爲「用」，形之訛也。禮：「竹不成用，瓦不成味。」

【不均】言不協調也。

【具生器以適藁象徒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象生道，言象生時遷徙也。

【類而不功】類，古「貌」字。言但有形貌，不加工精好也。

【趨輿而臧之】趨輿，猶驅輿也。藏，藏於墓也。

【金革轡鞞而不入】金革，轡首銅也。鞞，所以引軸者也。不入，言不與輿

【明器】鬼器也。

【塋壠】塋，墓中也。冢，冢也。

【其類象版蓋斯象拂也】版，通「輶」。車耳反出，所以屏翳塵泥也。蓋，車蓋也。斯，當爲「薪」，形之訛也。薪

通「輶」，古恩反（《夕》）。象字衍。拂，即「弗」，敷勿反（《亡》）。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也。

【無帙絲芻縷襲其類以非帷幃尉也】無，讀爲「撫」，荒胡反（《尸》），覆於棺上者也。帙，同「褚」，飾於棺旁者也。絲芻，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畫襲二，皆載綏。」鄭注所謂「以五采羽

注於鬻首」者也。鬻，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所謂「魚躍拂池」者是也。縷髮，爲「髮髮」之訛。髮髮，已見前注。非，言編草爲蔽也。幘，音僞（イヌ），帳也。尉，讀爲「尉」。尉，網也。帷帳如網也。

【抗折其頰以象棧茨番閼也】抗，加於壻上，所以禦土者也。折，所以承抗者也。棧，母官反（ハシ），朽也。茨，蓋屋也。番，讀爲「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闕風塵者也。

【繫世】帝繫、世本之屬也。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損減也。附，增益也。墨，苟簡無禮也。（楊注：「墨，墨子之法，非是。」）

【惑】惑亂過禮也。

【殺生送死】言以人殉葬之類。

【無適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也。

【苴杖】謂以苴惡死竹爲之杖。

【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則失亡其羣匹】則，猶若也。

【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此句向多以「越月踰時則必反」爲讀，誤。應作「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反鉛，猶言「反巡」。禮三年間：「今是大烏則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其故鄉。」鉛，讀

爲「沿」與巡字古讀同聲，禮祭義「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之巡，讀如沿漢之沿，是其例也。巡亦「循」也，循察通作鉛察，亦其例也。反鉛，猶言反復云爾。

【燕爵】爵，與「雀」同。

【縱之】言不爲之制喪禮也。

【遂之】言不以時除喪也。

【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安，語詞。

【一使足以成文理】一，皆也。

【舍之】猶言除之也。

【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也。

【至親以期斷】斷，決也。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宇中】謂萬物。

【案】語詞。

【九月以下】大功以下之喪也。

【使不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

【治辨】治也。

【情貌】情，忠誠也。貌，恭敬也。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沔酌之篇。

【彼君子者】「子」字衍。（俞樾諸子平議）

【不能養之】養，當爲「食」形之訛也。下文「母能食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

（王念孫云。見讀書雜誌。食，音寺（ㄘ））

【君者已能食之矣】此「食之」言祿廩也。

【又善教誨之者也】此「教誨之」言制命也。

【慈母】庶母而撫成其子者也。

【曲備之】言兼飲食衣服也。

【文之至也】文，言法度也。

【情之至也】情，言忠厚也。

【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此言喪宜有節，不能加於三年也。

【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

各止祭一神而已。郊祭天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按此句在此殊不類，當係錯簡；若置於下「尊親親之義至矣」句下，便文理皆順矣。

【三月之殯】此「殯」字蓋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之時期，非直言殯也。

【繇其期】繇，讀爲「遙」，言遠其葬期也。

【須足以容事】須，遲也；言遲速之期也。事，喪具也。

【曲容備物之謂道矣】言委曲容物備物乃爲道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志與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說詳讀書雜志。」

【懽詭喁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懽，各核反（《去》）。優，烏代反（《牙》）。懽詭，變異感動之貌。喁優，氣不舒之貌。言懽詭喁優，皆有待而至也。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懽詭而有所至矣】言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不得同樂也。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

【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嘆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案，語詞。屈然，猶空然也。嘆，足也。言若無

祭祀之禮，惟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王念孫謂「志意之情」之

「情」字，亦當作「積」）

【先王案爲之立文】文，言祭祀節文也。

【故鐘鼓……韶夏護武洵桓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韶，舜樂也。夏，即大夏，夏禹之樂也。護，同「護」。大護，殷樂也。武，洵，桓，皆周頌篇名。簡，色各反（尸×己），文王之樂也。「簡」字衍。

（王念孫云，見讀書雜誌。）象，武王伐紂時之樂也。此因說祭遂廣言喜樂本皆因於感動，感動其所喜樂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

【齊衰苴杖……是君子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言哀痛本皆因於感動，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

【師旅有制……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敦惡，猶言「憎惡」。古宋、魯方言相惡謂之「憎」，敦與諄，音義並同也。言於其所憎惡有感動，因制師旅刑法爲之文飾也。

【視日】視日之吉凶也。

【修涂】修，謂修理；涂，謂掃除；言就廟中加以修理掃除也。涂，「除」之借字。

【饋薦】獻牲體曰饋，進黍稷曰薦。

【如或饗之】言如或歆饗其祀然也。

【物取而皆祭之】言每物皆取而授尸啐嚼之。

【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言不使佐食者舉爵，主人親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利，佐食也，已見前注。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言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形象之也。言祭祀象狀無形之鬼神，以成文也。影然，狀乎無形之貌。

234 答蘇武書 李陵

題解

此篇見文選卷四十一。李注云：「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漢斷乎無是。」按此篇作風近於六朝，恐六朝時有南人被留於北者，借陵事以舒感慨，非真李陵所作也。近年敦煌發見之古寫本中亦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有用三國時「孫吳」典故者。大抵現存之蘇、李贈答詩文，雅俗雖有不同，而非真出於蘇、李自作則一也。然此篇情文並茂，誠如李善所云「似亦建安才人之作」。

讀者雖以六朝文視之亦無不可也。

作者述略

李陵字少卿，漢成紀人，廣之孫也。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騎五千人，自當一隊，與匈奴戰，力竭而降。在匈奴二十餘年卒。傳附史記卷一〇九，漢書卷五四，李廣傳。

注釋

【子卿】蘇武字也。

【韋鞬毳帳】韠，臂衣也。毳，帳也。

【酪】凍牛乳也。

【玄冰】冰厚色玄也。

【胡笳】胡樂也；胡人捲蘆葉爲之，吹聲甚悲。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臨年，臨老之年也。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以鯨鯢喻不義人。此以鯨鯢爲受戮者。

【先君】謂其先人。李陵祖廣爲漢名將，父當戶，早卒。

【怵怛】憂痛也。

【先帝】指漢武帝。

【五將失道】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河西，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並無五將失道之事。未知陵書之誤，抑武紀略之？

【天漢】漢人自稱其國之美名。或謂天漢爲武帝年號，言師出正朔所加之外，見其遠耳。恐非是。

【北】師敗曰「北」。

【梟帥】驍勇之將帥。

【功難堪矣】堪，說文作「戡」，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

【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言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漢書：

「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

【徒首】言空首無復甲冑也。

【賊臣】謂軍候管敢也。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爲言陵軍無後援，以故匈奴大舉攻陵軍，陵軍遂敗。

【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事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平城，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

【執事者】謂漢朝執事之人。

【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文選李注：「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得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文選李注引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代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曹沫事見史記自序「不背柯盟」注。

【蕭樊囚紮】文選李注引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食田收糞，無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卽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仍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

【韓彭蒞醢】文選李注引史記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蒞醢，斬爲肉醬也。

【鼂錯受戮】鼂錯，漢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枝郡。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進說，衣朝衣斬東

市。

【周魏見辜】周卽周勃，魏卽竇嬰。文選李注引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

【賈誼亞夫之徒】賈誼，漢文帝時爲博士，遷至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見宣室，乃問鬼神事。拜梁王太傅。梁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僅三十三。云亞夫，周勃子。景帝時吳楚反，拜太尉，平吳楚，拜丞相。後以子爲父，買尙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彼二子之遐舉】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有才能者並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文選李注引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迺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色意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來對，大將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迺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

【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塞北之野】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歸，會緱王、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以貨物與常，其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欲自殺，勝等止之。既而虞常果引張勝。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見漢書武本傳。

【丁年】丁壯之年也。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文選李注引漢書曰：「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茅土之薦】天子封諸侯時，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諸侯之社。

【千乘之賞】諸侯之大者，可以出車千乘也。

【典屬國】管理蠻夷降者之官。

【刀筆之吏】古簡牘用竹木，以刀代筆，故曰刀筆。因以書吏之掌案牘者稱爲「刀筆之吏。」

【胤子】武在匈奴時，曾納胡婦生子，名通國。後以金帛贖之歸。

244 陳政事疏 賈誼

題解

賈誼既誦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而徵之，至，入見，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其本，誼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而歎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王太傅。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以爲逆誅，誼於是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此篇其大略也，載漢書誼本傳。

作者述略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九十年三十三。世稱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傳見漢書卷四十八。

注釋

【厝】置也。

【衡決】衡，讀爲「橫」。衡決，橫決也。賈誼新書正作「橫決」。

【搶攘】亂貌。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執同「熟」。

【軌道】言遵法制也。

【鄉風】鄉同「嚮」。

【亡】同「無」。

【顧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後之纂賈誼新書者，不得其解，輒改爲「觀成」，殊可哂也。

【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按自來說六親者，紛紜不定，此依應劭說，詳可參閱漢書補注。

【以幸天下】幸，賈誼新書作「宰」，義較長。

【法程】法式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當讀爲「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言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爽，傷也。言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數爲憂所傷也。故下云「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按上數爽其憂句，顧炎武謂「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見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弟，指淮南厲王長也。長，高帝少子。文帝六年謀反，帝赦勿誅，徙置蜀，道死。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齊悼惠王（高帝子，文帝異母兄也）子興居，爲濟北王，聞文帝幸太原，發兵反，欲擊取滎陽，事敗，伏誅。事在文帝三年。按濟北治盧（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南）。在滎陽之東，故云「西鄉」也。鄉，同「嚮」。

【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不循漢法，時有告之者。

【春秋鼎盛】春秋，年齡也。鼎，方也，當也。

【行誼未過】未過，言未有失也。

【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漢書顏注：「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通鑑胡注：「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尙敢以一國爲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迹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爲患莫大也。」胡注義較勝。

【冠】古者，男子年二十而冠。

【雖堯舜不治】治，當作「能」。漢書宋祁補注：「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王念孫謂：「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賈子宗旨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日中必昃，操力必割】夔，音衛（×），曬也。（按字當作「夔」。說文：「夔，暴乾火也。」）此喻時之不可失也。漢書顏注：「此語見六韜。」

【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迺同「乃」。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

【淮陰侯尙王楚】高帝時，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赦爲淮陰侯。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虛】王念孫讀書雜志：「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

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

【黥布王淮南】英布爲淮南王，反，高帝自往擊之。

【彭越王梁】高帝時，梁王 彭越謀反，夷三族。

【韓信王韓】故韓王 摯孫 信與匈奴反太原，高帝自往伐之。

【張耳王趙貫高爲相】張敖嗣父耳爲趙王，趙相 貫高等謀弑高帝，事覺，夷三族。赦趙王 敖爲宣平王。

【盧綰王燕陳豨在代】高帝時，陳豨以趙相國守代地，反。人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至豨所，預陰謀，綰遂

亡入匈奴。

【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仄，同「側」。側室，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席，籍也。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

貳之勢爲之憑籍也。

【迺爲中涓其次廔得舍人】內侍曰中涓，謂居中而涓潔者也。廔，與「僅」同。舍人，掌宮中之政，亦近侍之官。

也

【惠至渥】惠，「德」之古字。渥，厚也。

【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高帝五年至十二年，臧荼、利幾、韓王信、貫高、陳豨、韓信、彭越、黥布、盧縮先後反，凡九起。參閱第一冊文獻通考序「反者九起」注。按五年至十二年，屈指計之爲八年。

【角】校也，競也。

【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諉，推託也。言尙可諉言信、越等以疏故反。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齊悼惠王，高帝子肥也。楚元王，高帝弟交也。中子王趙，指高帝子趙王如意。幽王，指高帝子友；初王淮陽，徙王趙。共，讀爲「恭」。共王，高帝子恢；初王梁，後徙趙。靈王，高帝子建；厲王，卽淮南王長，已見前注。按上述七人，除淮南王長外，均詳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

【黃屋】天子車蓋之制。

【馮敬】於文帝七年自典客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爲刺客所殺。按敬爲馮無澤子，見高紀。宋祁補注謂「案功臣表，非馮無澤子」，謬也。

【誰與領此】領，猶治也。顏師古注漢書避唐諱，改治爲理，故注云「領，理也」。

【既】既，古「禍」字。

【屠牛坦】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芒刃不頓】頓，讀爲「鈍」。

【理解】支節也。

【髀髀】髀，音寬（ㄅㄨㄛˋ），兩股間也。髀，音俾（ㄅㄧˊ），股骨也。

【嬰】加也。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秦時酃陽令吳芮歸漢，爲長沙王。按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詳下「莫若令如長沙王」注。在，讀爲「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又作「裁」，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

【樊鄴絳灌】樊噲封舞陽侯，酃商封曲周侯，周勃封絳侯，灌嬰封穎陰侯。

【徹侯】秦廢古五等爵，惟留侯爵，以賞功，在第二十級，爲爵之最尊者，稱曰徹侯。徹，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也。漢因之。後避武帝諱，改爲「通侯」。此在文帝時，故徹字尙未避，然他處多已追改，如蒯徹作蒯通之類。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長沙王吳芮最忠，高祖曾定著之令。按其時係吳芮之玄孫差襲王，卽讀爲王太傅

所輔者。

【菹醢】斬爲肉醬也。

【莫不制從】制從，當作「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新書五美篇，莫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制從」。

【須其子孫生者】須，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存地爲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爲之徙其侯國，並封其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漢書補注引沈彤說，王先謙謂精確不可易。）

【莫慮不王】當作「慮莫不王」，慮，計也。言宗室子孫莫不可王，故無背叛之心。

【倍畔】與「背叛」同。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貫高，卽勸趙王張敖反者。利幾，本秦將，降漢，封於潁川，後以疑忌謀反，事見漢書高帝本紀。

【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開章有作「啓章」者，開啓兩字古多混用也。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鄉，讀爲「嚮」。致，當作「效」，形近而譌。

【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赤子，幼君也。植，直也。遺腹，君未生者。植遺腹，朝委裘，

言君死，而太子尚在腹中，則以先帝之裘委之於位，受羣臣之朝。按此下當依新書補「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所窮」四句，文義乃完足。

【五業】當依新書作「五美」，謂明、廉、仁、義，後嗣永安也。

【瘡】當依說文作「瘡」，腳氣病也。

【要】同「腰」。

【屈信】信，同「伸」。

【一二指搖身慮無聊】搖，丑六反（丁口），動而痛也。一二指痛，則身懼若無所恃賴，喻一二反者則天下爲之不安也。

【扁鵲】春秋時之良醫，史記有傳。

【病非徒瘡也又苦踐蹙】當作「非徒病瘡也」。病瘡與苦踐蹙對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上。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也，又苦踐蹙」。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踐蹙」。此尤其明證矣。踐蹙，腳掌反戾，不便行動也。漢書注：「師古曰：蹙，古蹙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蹙，今所呼腳掌是也。蹙，古「戾」字。」按說文：「蹙，足下也。」作蹙者借字（如盜跖亦作盜蹙也），作蹙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彡聲，一也。（石與彡聲相近，庶與彡聲亦相近，故詩小雅楚茨「或燔或彡」與

「爲豆孔庶」爲韻。說詳讀書雜誌。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楚王戊，交子郢客之子，於文帝爲從弟之子。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爲親兄子。齊王則，肥子襄之子，於文帝爲兄子之子。

【倒縣】縣，同「懸」。

【媯媯】媯，「悔」之借字。

【亶】讀爲「但」。

【又類辟且病痲】辟，讀爲「璧」。痲，風病也。

【痲者一方痛】痛，當作「病」。形近而譌。

【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世及之爵也。言雖有長世之爵，猶赴征役，不得復除也。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自小兒以上，皆當備爲邊戍之調，不易得休息也。

【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斥候，偵探敵情之人。烽燧，有寇警舉火爲號也。

【長此安窮】言以此爲久長，何所究竟也。

【亡具甚矣】顏注：「無治安之具。」今按具爲「其」字之誤。言不可解之事，無若是之甚也。顏注非。

【係】同「繫」。

【中行說】燕人，文帝時宦者，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降匈奴，日夜教單于候伺利害，爲漢患。說讀爲「悅」。

【僮】隸妾也。

【偏諸緣】偏諸，如今纒帶之類，以爲履之緣口者。

【內之閑中】內，讀爲「納」。閑，賣奴婢闌。

【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所以貴之也。

【白縠】今之白縐紗。縠，音「ㄅㄨˋ」。

【縲以偏諸】言以偏諸緝之也。縲，音「ㄉㄞˋ」。

【皁絺】皁，黑色。絺，厚繒也。

【夔】庶賤也。

【盜賊直須時耳】言盜賊待時而發。

【毋動爲大耳】漢文時常黃老，以清靜爲治，故云「毋動爲大」。顏注毋動兩字句斷，非是。

【冒上】猶言犯上。

【商君】卽商鞅。

【家貧子壯則出贅】漢書注引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臃贅，非所應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按如淳注嚴助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者，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說文：「贅，以物質錢，从敖从貝，敖者猶放，貝嘗復取之也。質，以物相贅，从貝从所。」故漢之七科謫，贅壻同於吏有罪、亡命等也。小顏謂「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體之有臃贅」，失之矣！今人以就婚婦家爲贅壻，猶沿小顏之謬說。（說本周壽昌漢書辨疑）

【借父擾鉏慮有德色】擾鉏，田器也。言以擾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也。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併倨，對敵相拒也。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

【反唇而相稽】稽，計較也。言反其唇以示不服而相與計較也。

【其慈子者利】言秦人不知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顏注以慈子嗜利爲小異禽獸，非是。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故知廉愧爲廉醜之誤。見讀書雜誌。

【并兼之法】以大并小，以強并弱之類是已。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不讀爲「否」慮，大率也。言其所追求，唯計有利與否耳，率不顧行之善惡也。

【劉寢戶之簾】劉，音ㄉㄨˋ，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此蓋謂陵上之寢。

【兩廟】高祖及惠帝之廟也。

【剽】劫也。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漢書注：「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粟。』」

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又「如淳曰：『此

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爲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補注：『王先謙曰：『案以上數事皆實有之，故誼臚舉以爲民無行義之證。出粟賦錢，乘傳行郡國，卽是矯僞無行義之事，顏說近之。』」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因恬而不知怪】失，與「佚」同。因，當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佚，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顏注：「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非是。

【筦子】筦子卽管子，筦與管同也。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王念孫曰：「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顏注：謂「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見讀書雜誌。

【姦人幾幸】幾，讀曰「冀」。下同。

【豈如今定經制】今，卽也。經制，常制也。

【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王念孫曰：「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漢書注：『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不疑惑』。見讀書雜誌。

【維楫】維，所以繫舟。楫，槳也。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云：「壽昌按『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大戴禮記保傅篇語，讀引之，惟字句小有異耳。二十餘世，保傅篇作『三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考世表，殷共傳二十八王，宜從此爲正。」

【而秦無道之暴也】暴，短促也。

【太子迺生固舉以禮】迺，始生也。固，當作「因」，字之誤也。

【齊肅】齊，讀爲「齋」。

【赤子】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緦抱】一作「襁褓」。

【是與太子宴者也】宴，新書作「燕」。言於燕居時隨時輔導也。

【擇其所者】者，讀爲「嗜」。

【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貫，與「慣」同。按此兩語今孔氏書未載。

【妃色】妃，匹也。顏注：「妃色，妃配之色」。

【所學之官也】大戴禮作「所學之宮也」。官與宮古通。

【不隄】隄與「踰」同。不隄，謂不越制也。

【記過之史】史，古官名，掌天地陰陽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左傳：「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

【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謗之木】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諫之鼓】欲顯諫者，則擊鼓。

【瞽史誦詩】瞽，古掌樂之官。史，亦古官名，已見上注。王念孫曰：「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大戴禮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

【工誦箴諫】工，習樂者也。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此可見古代階級制度之嚴。蓋庶民之語，由士傳告大夫，再由大夫進之皇帝也。

【故切而不媿】顏注：「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按不媿，當依大戴禮作「不攘」。攘與「讓」同，不攘，言受教不辭也。顏氏望文生訓，失之。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春朝」之「朝」音昭（ㄓㄠ）。「朝日」之「朝」音潮（ㄔㄠ）。王者祭日曰朝日；祭月曰夕月。顏注：「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

【鸞和】車上鈴也。參閱荀子禮論篇注。

【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趨，讀爲「趨」。采齊，肆夏，均詩篇名。參閱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注。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秦宦者。胡亥，卽秦二世皇帝。趙高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

【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曰：「秦紀未載此事，可以補佚聞。」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譌爲「刈」。菅，音姦（ $4-1$ ），茅也。

【彼其所以道之者】道，讀爲「導」。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

卽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如與當同義，見經傳釋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

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上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大戴禮正作「如

視已事。」見讀書雜誌。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開於道術四字爲一讀。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

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卽知，識之知。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

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

亦不相屬也。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見讀書雜誌。

【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漢書補注引王文彬曰：「爲，助也。言其人行事，雖至老死各不相助。」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呂刑之辭。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漢書辨疑：「生，闕本作『用』。按作『用』字是也。與上『法之所用』相對成文。

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論語孔子之言。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馭之以法令】馭與「驅」同。下類此。

【不敢齒君之路馬】顏注：「齒，謂審其齒歲也。路馬，君之馬也。」

【寵臣】周壽昌謂：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如書：「居寵思危。」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皆是。是蓋謂君所寵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以爲說。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古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黥，古墨刑也，猶清時之刺字。劓，割鼻之刑也。髡，去髮之刑也。劓，斷足之刑也。笞，以小荆杖決打之刑也。僇，古罵字（見廣韻）。棄市，斬首之刑也。

【大官】猶言高爵。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望夷，秦宮名，在今陝西涇陽縣東南。趙高弒二世於望夷宮。此言秦朝制法，但重誅戮，不知人主之尊，故望夷之事，二世蓋親以其身當重法矣。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王念孫曰：「此及下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

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讀書雜誌）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以爲「漢無司寇之官，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此云輸之司寇，明云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兩說以王說持義較長。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言使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一旦有罪，吾亦可以罵笞榜笞加之其身也。

【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古「而」與「則」同義，見經傳釋詞。

【豫讓事中之君】豫讓，戰國晉人。初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甚見尊寵。智伯爲趙襄子所滅，讓變姓名爲刑人，挾匕首欲刺襄子，不果；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伏於橋下，爲襄子所獲。襄子面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身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詳見史記刺客列傳。

【臯誦亡節】臯，同「謏」。說文：「謏，誦，恥也。或從臯。」顏注：「謂無志分也。」

【擬】取也。

【簠簋】盛飯器也。

【帷薄不修】帷，謂帷幔；薄，謂簾薄；皆以隔蔽內外者。故閨房不肅，謂之帷薄不修。

【罷軟不勝任】罷，讀爲「疲」。言疲憊軟弱，不勝任也。

【諱】猶呵也。

【大呵】顏注：「何問也。」今按何，呵也。顏注非。

【白冠鵲纓】鵲纓，以毛爲纓。白冠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請室，請罪之室也。一說，獄也。盤水者，水性平，若已有正罪，請君以平法治之也。

加劍，預備以之自刎也。一說，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盤水加劍，預備伏誅也。

【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毀也。聞命而免衣冠，就桎械，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頸而加械辱也。此

雖不至大罪，然較譴呵者爲重，不能冠纓請罪，故須自毀而就獄也。不至死，故云中罪也。

【不使人頸盤而加也】盤，古「戾」字。言不使人戾其頸而加刀鋸也。

【自裁】猶言自殺。

【挫抑】挫，謂持其頭髮也。抑，謂按其頭也。

【子大夫】子，男子之美稱。

【嬰以廉恥】嬰，加也。

【守圍】圍，與「禦」同。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類也。志，意也。言臣各效死取義，則爲國家不拔之基；聖人有金城之語，正比類此意也。

【此而不爲而顧彼之久行】通鑑胡注：「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爲此而反久行彼也。」案漢書顏注「久，謂久行之也，」可知原文本無「行」字，若原有行字，顏氏亦不須加注矣。

50 哀鹽船文 汪中

題解

清乾隆時揚州沙漫洲火，焚鹽船數十隻，客商舟楫無算，傷人極多，作者目擊慘狀，作文以哀之。據年譜，汪中作此文，年二十七歲。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云：「杭太史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即謂此也。故本文前有杭世駿序。

作者述略

汪中字容甫，一字頌父，清江都人家。貧，事母至孝，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最服膺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震。於時彥不輕許可，有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時名流僑寓揚州者甚衆，皆以淹博馳譽海內，中於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王念孫、劉台拱與中。不通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也。」適有薦紳里居者，盛服詣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言曰：「汝再讀書三十年，或可以望不通矣。」其核諧類如此。中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畢沅總督兩湖，聘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好事者傳誦之。後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卒於西湖僧舍。所著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釋疑，而述學內外篇尤有名。

注釋

【江都】縣名。清與甘泉縣並爲江都揚州府治，民國廢甘泉入江都縣。

【六義】詩關雎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大招】楚辭之一篇，或謂屈原所作，或云景差，疑不能明也。

【變徵】七音之一，徵之變聲也。律呂本考：「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戰國燕策：「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小雅】詩分大雅、小雅，毛詩集說云：「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正爲小雅之體。」

【汚爲故紙識李華之精思】詳下李華弔古戰場文題解。

【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晉書左思傳：「思賦三都，豪貴之家，羣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仁和杭世駿】仁和，縣名。清與錢塘縣同爲浙江省治，杭州府亦治此。民國改并仁和、錢塘爲杭縣。杭世駿字葦浦，號太宗，浙江仁和人。著有道古堂集。

【乾隆三十五年】乾隆，清高宗年號。乾隆三十五年，當公元一七七〇年。按嘉慶揚州府事略六及重修儀徵縣志均作乾隆三十六年，然據年譜，中作此文年二十七歲，歲爲庚寅，則當以作「三十五年」爲是。

【儀徵】卽今江蘇儀徵縣。

【鹽綱】書：「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引中之，凡物羣行而有定法者，通可稱「綱」。見諸史志者，如馬綱、糧綱、茶綱、錢綱、花石綱皆是，鹽綱亦其類也。考明萬歷中立鹽政綱法，以舊引與現引分綱行銷，清制因之，道光後改行鹽票，綱法始廢。

【泰州】今江蘇泰州縣。

【漢陽】今湖北漢陽縣。

【玄冥告成】禮月令：「季冬之月，其神玄冥。」

【黑眚拔來】漢書五行志：「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詳。」注：「李奇曰：內曰眚，外曰詳。」李詳曰：「案五行志有青、黃、赤、白、黑、五眚，容甫所云黑眚，指天之黑氛言之，所謂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也。」汪容甫文箋國粹月報第七年。禮少儀：「毋拔來，毋報往。」鄭注：「報，讀爲『赴』。」「拔」，「赴」皆疾也。」

【歌罍】詩行葦：「或歌或罍。」毛傳：「徒擊鼓曰罍。」罍，音兀正。

【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左傳哀公十三年：「趙鞅呼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杜注：「墨，氣色下。」又國語吳語韋昭注：「墨，黑氣也。」

【萬竅怒鳴】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鳴。」

【地脈】水行於地中，如人身之血脈也。

【摩木自生】莊子外物：「木與木相摩則然。」然與「燃」同。

【星星如血】釋名：「星，散也。」此言火初起時，點點如血也。

【痛暑田田】暑，音夕么，呼痛聲也。田田，悲哀痛疾之呼聲也。禮問喪：「婦人不宜坦，故發胸擊心，爵踊，股股田田，如壞牆焉，悲哀痛疾之至也。」

【呖】音丁口廿，風過聲。

【發寃氣之芻蒿】禮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其土，其氣發揚於上，如昭明芻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鄭

注：「爨，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爨，音丁口口。

【從井有仁】論語：「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其從之也。』」「仁」與「人」古每混用，此謂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雖告以有人墮井，亦將從而救之也。

【旋入雷淵并爲波臣】楚辭招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王注：「旋，轉也；淵，室也。」莊子外物：「鮒魚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今按雷淵，猶言深淵也。此言旋入深淵，并與波臣爲伍也。

【擇音無門】左傳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注：「音謂葆蔭之處。」

【靈臺】莊子庚桑楚：「不可內於靈臺。」郭注：「靈臺者，心也。」

【乘精爽而爲厲】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

【浹辰】左傳成公九年：「浹辰之間。」杜注：「浹辰，十二日也。」

【睨睨】側目視貌。

【天屬】謂關於天性之親者。莊子山木：「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慙】音一，發語辭。一說，慙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

【強死】強，健也。無病而死曰強死。

【支離】形體不全貌。

【漫漶】不分明貌。

【攬】折也。

【狸首】禮檀弓：「原壤其（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正義：「狸首之斑然者，斲槨木如狸之首。」

【收然灰之一抔】抔，以手掬物也。收然之一抔，言收燃灰之一握也。

【以死衛上用登明堂】左傳文公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敘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此言「以死衛上，用登明堂」，所謂文雖出彼，而意則不同也。

【離而不懲祀爲國殤】楚詞九歌國殤：「身首離兮心不懲。」王注：「懲，忤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懲忤也。」洪補注：「國殤，謂死於國事者。」

【屯邇】易屯：「屯如邇如。」本作行不利解，此引申爲逡巡徘徊之貌。

【狐祥】戰國策楚策：「鬼狐祥而無食。」祥，怪也。（見莊子庚桑楚：「孽狐之祥。」陸德明釋文。）

【坎】壙也。

【泰厲有祀】禮祭法：「爲羣姓立七祠，其五曰泰厲。」正義：「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

【強飲強食】周禮冬官梓人：「祭侯之辭，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51 經舊苑弔馬守眞文 并序 汪中

題解

板橋雜記：「舊苑，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清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馬守眞，守湘蘭，一字玄兒，又字月嬌，金陵妓也。工詩，善畫蘭，居秦淮勝處，風流放誕，善伺人意，欲委身王穉登，穉登不可，萬曆中，穉登年七十，守眞往置酒爲壽，燕飲累月，爲金閨勝事。旣歸而病，禮佛端坐而逝。有詩二卷，穉登爲之序。按汪中此文，劉台拱極愛之，題云：「容甫已矣，百身莫贖！」

作者述略

見前哀鹽船文。

注釋

【歲在單閼】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按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正當公元一七八三年也。

【客居江寧城南】江寧，今江蘇江寧縣。按年譜，中於是年三月客江寧，旅食者五閱月。

【菘】俗稱白菜；蔬類中最爲常食之品。

【秦淮】水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長江，秦時所鑿，故名。

【樂籍】案古罪人妻女沒入官爲樂戶，見魏書刑法志。樂戶亦曰樂籍，牧豎閒談：「樂籍薛濤，善寫章，足辭辨。」

【婉孌倚門之笑】婉孌，少好貌。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俗謂女子之賣淫者爲「倚門賣笑」，本此。

【綢繆鼓瑟之嫵】綢繆，猶纏綿也。史記貨殖傳：「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利屣，游媚富貴。」

【婕妤悼傷】班婕妤，成帝初選入後宮，後失寵，作賦自悼。見漢書外戚傳。

【文姬悲憤】蔡文姬沒於匈奴，曹操贖歸，重嫁董祀。後感傷亂離，作悲憤詩二章。見後漢書列女傳。

【府主】案周禮：「百官所居曰府。」府主者，汎指所事之官也。

【如黃祖之腹中】黃祖，後漢之江夏太守。後漢書禰衡傳：「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

【在本初之弦上】袁紹字本初。後漢末，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曹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按「矢在弦」

上，不可不發」之語，文選李善注引之，今三國志琳傳及世說文學篇所引魏略，均無此語。章懷太子後漢書注云：「流俗本有之。」

【靜言身世】猶言「靜思身世」。詩：「靜言思之。」

【榮期二樂差幸爲男】列子天瑞篇：「榮啓期曰：『男尊女卑，吾得爲男，此二樂也。』」

【江上之歌憐以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吾之怨與誣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秋風鳴鳥聞者生悲】桓譚新論：「臣之所能令悲者，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與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嗟佳人之信嬈兮】嬈，音尸×，美好也。

【綽約】柔弱貌。

【羌】發語詞，楚辭多用之。

【又工顰與善謔】莊子天運：「西子病心而曠（與顰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綿邈】悠然遐思貌。

【子墨】揚雄長楊賦：「故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想蕙心之盤薄】蕙心，猶俗言「芳心」。盤薄，猶言「磅礴」，廣大充塞之貌也。

【惟女生而從人兮】左傳：僖公元年：「女子，從人者也。」

【固各安乎室家】按古家字讀爲「姑」，此處亦應讀姑音，斯叶韻，中文多用古韻也。

【女閭】猶今妓院之里巷也。齊管仲設女閭三百，以便行商。見管子。

【哆樂舞之婆娑兮】說文：「哆，張口也。」婆娑，舞貌。

【撫靈蹤而太息】李商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詩：「開顏捧靈蹤。」按湘蘭善畫蘭竹，其作品頗多流傳。

135 兩法師 葉紹鈞

題解

法師，和尚之尊稱，言其道法優勝也。此篇作者記會見弘一、印光兩法師情形，并述其感想，故題名兩法師。

作者述略

葉紹鈞字聖陶，現代江蘇吳縣人。所著長篇小說有倪煥之，短篇小說集有隔膜、城中、未厭集等，童話集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

注釋

【功德林】開設在上海之素食館。

【弘一法師】俗姓李，名息，字叔同，浙江平湖人。才華蓋世，於文學、戲劇、音樂、繪畫、書法、金石，無不精到。嘗留學日本。又曾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員。披剃以後，專力闡揚淨土、律宗，其名幾與印光法師埒。

【子愷】即豐子愷。現代浙江崇德人。以音樂、繪畫名於時。早歲肄業浙江第一師範，爲弘一法師門弟子，所受弘一法師之影響亦最深。

【丐尊】即夏丐尊。現代浙江上虞人。弘一法師任浙江第一師範教員時，與夏爲同事，兩人交最篤。所著子愷漫畫序，見活葉文選第 〇〇七。

【居士】奉佛之士。又方外人之稱儒者，亦曰居士。

【愴惘】潘岳賦：「超愴惘以慟懷；」愴惘，失意不悅之貌。但此處則含有悵惘及恍惚之情緒，不能解作失意貌也。

【石岑】即李石岑。現代湖南人。所著有人生哲學等。

【印光法師】俗姓趙，名聖量，別號常慚，陝西郿陽人。少爲儒生，有聲庠序。年二十一，出家圓光寺。由是徧參知識，叩向上事，淹通佛法，專力提倡淨土宗。初駐紅螺山，旣而卓錫普陀法雨寺。海內奉佛之士，聞名而

求開示者，法師無不口示筆答。浙西徐文蔚，搜求其文字，彙印成冊，名印光法師文鈔行世。於是讀其文而向慕者益衆，皈依弟子幾遍海內。

【淨土宗】佛教之一派。以普賢爲初祖。主於念佛往生。晉慧遠專倡淨土法門，住廬山，結蓮社，得一百二十三人，同願往生極樂國土。唐代善導提倡尤力，遂普被於一般社會。近代淨土宗派中之最著名者：清初則有省庵、夢東兩法師，清末則有古崑法師，最近則有印光法師。

【律宗】源出於佛大弟子優波離尊者。以持戒爲主。唐道宣律師盛宏此宗，著述甚富，時人稱爲南山宗。自宋允堪、元照以後，雖未中絕，然元、明之間，典型盡失。迨至明末清初，有古心律師出，其嗣法子孫三昧、見月兩律師繼起，南山宗於是復興。三昧律師又創戒壇於金陵之寶華山，累代祖師，世世相傳，宗風勿衰；其於近世佛教上之影響，至重且大。

【外鑠】言影響之自外來者。孟子：「非由外鑠我也。」

【新闢】上海路名。

【便對這和尚屈膝拜服】作者自注：「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口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顛頭受之。」

【禪宗】佛教之一派。佛之心印，即是般若波羅蜜；自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達摩，爲東土

初祖，梁時泛海達廣州，止嵩山少林寺；傳之印可爲二祖，僧璨爲三祖，道信爲四祖，宏忍爲五祖，慧能爲六祖；皆以衣鉢相傳。此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號爲頓門，又名心宗。六祖後又有臨濟、曹洞、潯仰、雲門、法眼五家，謂之禪門五宗。宋明以來，禪宗特盛，尤以臨濟宗爲獨步；曹洞宗雖亦有繼承之子孫，然已不絕，如縷矣。清初臨濟宗法流繁衍，道徧天下；至道光時勢漸衰微；太平天國亂後，更爲不振；至今惟江南之金山、高旻、天寧三叢林，浙江西天目山之禪源寺，天童山之弘法禪寺，猶能繼承宗風而已。曹洞宗在清初宗風頗盛；其後亦衰，今僅福建之鼓山寺，漢口之歸元寺，焦山之定慧寺三處，尙能維持此宗法脈，然亦名存實亡矣。

【法相宗】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卽三論宗，相宗卽法相宗。此派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以成唯識論爲最。唐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歸國譯傳。以玄奘住慈恩寺，故又號慈恩宗，亦稱唯識宗。按法相宗依據六經（楞伽、阿毘達磨、華嚴、密嚴、解深密、菩薩藏）十一論（瑜伽師地、顯揚聖教、莊嚴、辨中邊、五蘊、雜集、攝大乘、百法明門、二十唯識、成唯識、分別瑜伽）文奧義繁，近代沙門中研究者較少；居士則以其科條嚴密，系統分明，故研究者較多。最著者爲南京之內學院，歐陽漸（字竟無）實主之，專究法相，不涉他宗，於玄奘以來學說，整理疏通，不遺餘力。李石岑曾從歐陽漸學法相宗。

【我執法執】我執，亦稱「人執」，謂認有我身而執念之也。法執，固執之妄念也。二乘之人，雖斷我執，猶不能絕法執，大乘之菩薩則漸斷之。

【親接聲歎】咳聲之輕者曰聲，重者曰歎。聲歎，喻言笑也。親接聲歎，猶言親承言笑。

【江灣】鎮名。在江蘇寶山縣南二十七里，舊爲吳淞江屈曲入江處，故名。上海至江灣交通極便，汽車不半小時可達。

【予同】卽周子同。現代浙江瑞安人。治經學。主編教育雜誌。

168 登樓賦 王粲

題解

漢末，關中擾亂，王粲避亂依荊州劉表。粲貌寢，不爲表所重；粲亦以表庸懦不足有爲，故雖羈跡荆土，而關心故鄉。此賦蓋所以寫其無可奈何之心緒也。方之後人，則庾信哀江南賦，其流亞矣。

作者述略

王粲字仲宣，魏山陽高平人。善屬文，尤長辭賦，劉勰文心雕龍推爲魏代之賦首。傳見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

注釋

【登茲樓以四望兮】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按當陽縣即今湖北當陽縣也。

【仇】匹也。

【挾清漳之通浦兮】挾，帶也。漳水源出湖北南漳縣西南之蓬萊洞山，東南流經鍾祥，當陽合沮水；又東南流經江陵縣治入於江。稱曰「清漳」者，言其水清；與下「曲沮」相對成文也。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倚曲沮之長洲】沮水有二源，俱出湖北保康縣西南，東南流經南漳縣，合稱通城河，折南經遠安、當陽，至兩河口會漳水；又南納鬲子河、柳港諸水，至江陵縣注於大江。稱曰「曲沮」者，言其水多曲折也。洲，水渚也。

【背墳衍之廣陸兮】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廣陸，大道也。

【臨臬隰之沃流】高岸曰臬；低地曰隰。沃，灌溉也。

【北彌陶牧】彌，終也；謂終極也。郊外曰牧。相傳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家。

【西接昭邱】文選李注引荆州圖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臺，登樓則見，所謂『昭邱』。」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吾土，謂長安也。葉樹藩云：「雖信美而非吾土，自是登樓作賦本旨。」

【紛濁】喻亂代也。

【紀】年也。又十二年亦稱一紀。

【任】當也。

【蔽荆山之高岑】荆山，在湖北南漳縣西八十里。山小而高曰「岑」。

【逶迤】長而曲折貌。

【漾】長也。韓詩：「江之漾兮，不可方思。」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兮之歎音】尼父，謂孔子。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鍾儀幽而楚奏兮】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

【莊鳥顯越吟】史記陳軫傳：「昔越人莊鳥，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

【俟河清其未極】黃河水本混濁，故古人以河清喻時機之難遇。左傳：「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高衢】大道也。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恻。」

匏瓜徒懸，井渫莫食，皆所以喻賢才而不被任用也。

【初恒】悲痛貌。

171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司馬遷

題解

史記有十表，各表皆冠以序，此其一也。此序將漢興以來至於太初一百餘年間異姓諸侯王之興衰及其封邑之益損，作一簡明扼要的敘述。簡短精要，不涉議論，蓋敘事文之正格也。案此篇似爲後人續補而託之史遷者。蓋史記述事，止於武帝元狩獲麟之年（詳前史記自序注），而此序乃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且史遷述漢事不自此始，而「臣遷」之稱突出於此，尤可疑也。說詳崔適史記探源。

作者述略

詳史記自序。

注釋

【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伯禽，周公子。封魯侯，都於曲阜，即今山東曲阜縣。康叔，武王第九子。封於衛，今河南淇縣東北朝歌城是也。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武王封太公望於齊，初都營丘，即今山東臨淄縣。一云山東昌樂縣東南有廢營陵城，即古營丘。兼五侯地，謂兼五諸侯之地也。梁玉繩曰：「周封國里數，當依孟子『王制百里』爲確，安得魯衛四百里，齊兼五侯地哉？即并附庸及山林川澤計之，亦無其數。苟據後之侵小所得，則已非受封之始矣。且史公自言『地：上不過百里』，而乃曰『四百里』，曰『五侯』，豈不自相矛盾乎？」（史記志疑）

【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梁玉繩曰：「周封國之數，左傳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荀子儒效君道篇言『周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韓詩外傳四言『立國七十二，姬姓五十二』，漢書諸侯王表言『周封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書光武紀言『周封八百，同姓諸姬，竝爲建國』，阜陵王延傳言『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皇甫謐言『武王封諸侯四百人，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其言各殊。此云『周封數百，同姓五十五』，與成鱗及謐言合。數百者，八百也；故高祖功臣表序云『周封八百』。但時遙說異，今不可詳矣。」（史記志疑）

【管蔡康叔曹鄭】管、蔡、管叔、蔡叔。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都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四里。周厲王封少子友於鄭，在西邵畿內棫林之地，在今陝西華縣西北。梁玉繩曰：「鄭後封者，此與管、蔡、曹、衛並舉，亦非。」（史記志疑）

【幽厲】周幽王（公元前七八一——七七二）名宮涅，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幽王，殺之於驪山之下。厲王（公元前八七八——八四二）名胡，用小人，行暴政，捕殺謗己者，國人襲之，出奔於彘。

【漢興序二等】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故曰「序二等」。

【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齊王肥、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恆、淮陽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吳王濞，高帝兄子。

【惟獨長沙異姓】吳芮封長沙王，其國都卽今湖南長沙縣。

【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鴈門，郡名，秦置。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漢治善無，在今山西代縣西北。太原，郡名，秦置。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及舊保德、平定、忻州皆其地。漢爲太原國，後仍爲太原郡，治晉陽，卽今山西太原縣。遼陽，漢縣名，以漢志及水經注考之，故城當在今遼寧遼陽縣西北梁水、渾河交會之處。今之遼陽縣治，則遼金之遼陽也。高祖五年封盧縮爲燕王，都薊，故城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秦代郡，漢初爲代國，（高帝六年立兄喜爲代王）尋復爲代郡，治桑乾，在今察哈爾省蔚縣。按表云：「代都馬邑，爲韓王信所封」，誤，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非徙王代也，信亦未嘗稱代王。

【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常山，郡名。本名恆山，郡避文帝諱改。治元氏，在今河北元氏縣西北。太行山，起河南濟源縣，北入山西晉城縣，迤向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縣、和順、平定、昔陽，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河北之井陘、獲鹿，同一渡。一河，黃河也。濟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所佔，惟河北發源處尙存。阿，卽漢東阿縣，故城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今名阿城鎮。甄，當爲「郵」，卽漢郵城縣，故城在今山東濮縣東二十里，最近國民政府核淮析濮縣黃河以東地置郵城縣。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陳古國名，漢置縣，卽今河南淮陽縣治。九疑，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江，長江。淮，水；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之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境；其下游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金元以來，黃河自淮陰縣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流，遂爲黃河所占；清咸豐初，黃河北徙，淮水下流亦淤，其幹流遂自淮陰縣合於運河。穀，穀水；出河南陝縣東境東嶠山，穀陽谷，東流經澠池，合澠水；又東合澗水爲澗河，至洛陽西南入洛。泗，泗水；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并發，故名。禹貢錐指：「泗水自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跡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清一統志：「明萬曆以前舊漕河，自徐州歷沛縣而北，卽泗水也。其支流與汴水合，下接於淮，則泗水尙入淮也。自萬曆二十二年開泇河以避黃河水險，

由是泗專入運，不復達淮。」按泗水入淮之故道，舊亦稱南清河，金、元以來，嘗爲黃河所占，舊兗州、徐州二府間之舊漕河，及舊徐州、淮安二府間之淤黃河，皆其故跡。今之泗河，乃古泗水之上游也。會稽郡名，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高祖五年封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又徙封齊王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在今江蘇邳縣東。信廢，改封劉交，都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治。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十一年賈爲英布所殺，立吳國以封兄子濞，都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四年徙封英布爲淮南王，都六，在今安徽六安縣北。後之王者，皆都壽春，今安徽壽縣。五年封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故城在今湖南長沙縣南。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山，太行山也。史記志疑引方氏補正曰：「北當作『比』。」言外接胡越而內地比次距山以東也。與下『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對。」

【三河】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爲三河。河內治懷縣，今河南沁陽縣治。河南治洛陽，在今洛陽縣東北三十里。河東治安邑，今山西夏縣北。

【東郡】治濮陽，在今河北濮陽縣南。

【潁川】郡名，治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治。

【南陽】郡名，治宛，即今河南南陽縣。

【江陵】漢所置縣，即今湖北江陵縣。

【蜀】郡名，今四川成都縣，其舊治也。

【雲中】漢分秦雲中郡之東北爲定襄郡，西南部仍爲雲中郡，治雲中縣，即今綏遠托克托縣。

【隴西】郡名，治狄道，今甘肅臨洮縣東北。

【內史】京兆也，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

【庶孽】謂庶出之子。

【快邪臣計】快，音誓（卍），狃也，習也。快邪臣計，謂習於邪臣之計謀。

【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索隱：「按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

【齊分爲七】齊、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七國。

【趙分爲六】趙、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六國。

【梁分爲五】梁、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五國。

【淮南分三】淮南、廬山、衡山三國。

【吳楚時】景帝三年，吳、楚等七國反。

【以適削地】索隱：「適，或作『過』。按作過是也，過與適形近而誤。」

【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正義：「景帝時，漢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爲郡。吳、長沙之國，

南至嶺南，嶺南越未平，亦無南邊郡。」

【犬牙相臨】言兩地毗連，其交界之處，非一直線，彼此相錯如犬牙也。

185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題解

彭寵字伯通，後漢宛人。更始時爲漁陽太守，後歸光武，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光武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光武卽位，寵獨無所加，愈怏怏。初，朱浮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彭寵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頗不平，因以峻文責之，寵亦狼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內懷不平，復與浮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作此書責之。按此書載後漢書朱浮傳，昭明收入文選，而爲之標題曰「爲幽州牧與彭寵書」，其意蓋謂朱浮爲幽州牧時所與彭寵之書也。此題當改爲「朱浮與彭寵書」，或「幽州牧朱浮與漁陽太守彭寵書」，較爲妥善。

作者述略

朱浮字叔元，後漢蕭人。年少有才能。從光武爲偏將軍，拜幽州牧，遂討定北邊。旣而與漁陽太守彭寵有隙，爲寵所攻，入爲執金吾，尋爲大司空，封新息侯。浮好陵轢同列，永平中爲人所告，賜死。傳見後漢書卷六十三。

注釋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春秋時，鄭武公妻姜氏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封段於京，謂之京城太叔。段至京，繕治甲兵，與母姜氏謀襲鄭，莊公伐段，段出奔共。事詳左傳隱公元年。

【伯通以名字典郡】名字，謂舉聲遠聞也。

【有佐命之功】古稱創業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其輔佐者謂之「佐命」。按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故浮稱其有佐命之功。

【欲權時救急】浮自辯所以招致賓客者，欲暫時救急耳。

【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

【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盾得免。見左傳宣公二年。又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

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餐以食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餐而獲二死士。」見戰國策。媵母事未詳。

【身帶三綬】綬，紉也，卽絲條，以承受印環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寵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

【梟梟】卽鴟梟也。舊說，鴟梟大，還食其母。

【伯通與耿俠遊共起佐命】耿俠遊名況，茂陵人。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共謀歸光武。

【自伐】自稱其功曰「自伐」。

【六國】指戰國時齊、燕、韓、魏、趙。

【漁陽】漁陽郡治漁陽縣，故城在今河北密雲縣西南。

【孟津】在河南孟縣南十八里。

【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旣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怒浮，勸止寵不應徵。」

【羣后】書：「班瑞於羣后。」后，諸侯也。

187 桃花源詩 并記 陶潛

題解

此陶潛假託寄意之作；不必實有其地，更不必實有其人也。或謂桃花源源在今湖南桃源縣；又有謂記中所稱之漁人，姓黃名道真者；（均見李公煥注。）要皆文人好事，有意附會，未可憑信也。

作者述略

見前飲酒詩。

注釋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公元三七六——三九六）。

【武陵】晉郡名，五代時廢，今湖南常德縣，其舊治也。

【落英】猶言落葉。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故稱黃髮。爾雅：「黃髮，壽也。」

【垂髻】髻，音迨（去一么），小兒垂髮爲飾也。古者童子不束髮，故稱童幼爲垂髻。

【要】約也。讀平聲。

【南陽】晉國名，今河南南陽縣，其舊治也。

【劉子驥】名驥，子驥，其號也。好游山澤，志存隱遯，爲「潯陽三隱」之一。傳見晉書卷九四隱逸傳。

【規往】謂規劃往遊也。俗本作「親往」，謬甚。

【嬴氏】秦姓，嬴，故稱秦爲嬴氏。

【黃綺之商山】黃綺，謂夏黃公，綺里季之往也。商山，在今陝西商縣東，相傳夏黃公、綺里季與東園公（一作園公）、角里先生避秦亂隱於此。四人皆鬚眉皓白，謂之「商山四皓」。

【俎豆】並古禮器名。俎，以木爲架而漆飾之；古祭祀燕享，用以薦牲者。豆，亦以木爲之，刻鏤而繫以漆，盛醢醢滷醬滯物者也。

【五百】自秦至晉末已五百餘年，此云五百，舉成數也。

【敞】開也。

191 長恨傳 陳鴻

題解

此篇爲唐代傳奇派小說傑作之一；追述開元中楊妃入宮以至死蜀本末。初，白居易作長恨歌，作者在長安

時嘗與居易爲友，因爲長恨歌作傳。（太平廣記卷四八六）楊妃故事，唐人本所樂道，然鮮有條貫秩然如此傳者，又得自居易作歌，故特爲世間所知。清洪昇撰長生殿傳奇，卽本此傳及歌意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作風，至唐代而一變。胡應麟筆叢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說，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此傳之末，亦幻設爲文，然通篇以楊妃故事爲線索，正如胡適所謂「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卻又不違背歷史的事實」（見本文選論短篇小說）者也。讀者以此篇及其他唐代之傳奇派小說，與陶潛之桃花源記比較觀之，於中國小說演進之迹，當能瞭然矣。按此傳今有數本，太平廣記及文苑英華所錄，字句已多異同，而明人附載文苑英華後之出於麗情集及京本大曲者尤異，蓋後人又增損之。本篇係據魯迅所輯之唐宋傳奇集中選出。

作者述略

陳鴻不詳其字里。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陳鴻開元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或卽其人也。鴻少學爲史，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登太常第，始開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始成。（見唐文粹九十五）所作又有東城老父傳，載太平廣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陳鴻爲文，辭意慷慨，長於弔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蓋於唐代傳奇派小說作家中，拔戟自成一隊者也。

注釋

【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七一三——七四一）。

【泰階平】猶言天下太平也。漢書注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

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按泰階，星名：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階級然，故名。

【玄宗】唐睿宗第三子，名隆基，封臨淄王，值韋氏之亂，密謀匡復，起兵誅韋氏，奉父睿宗卽位，旋受禪，以姚崇、宋璟爲相，開元之治，比於貞觀。

【盱食宵衣】盱食，晚食也；宵衣，天未明而衣也；皆所以喻勤於政事也。

【右丞相】唐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見册府元龜。按唐初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爲宰相，後罷尚書令不置，而左右僕射亦爲宰相。中葉以降，他官之同平章事者，獨預機務，而中書令、侍中、僕射遂僅存虛名矣。

【元獻皇后】姓楊氏，華陰人，肅宗之生母也。初爲妃，死於開元十七年，至肅宗卽位，靈武後一載，玄宗在蜀，始追尊爲元獻皇后。

【武淑妃】當作「武惠妃」。姓武氏，恆安王攸止女。開元二十五年卒，贈貞順皇后。按唐初承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開元時以後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立惠、麗、華三妃，以代三夫人。

【華清宮】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此建湯泉宮，玄宗改爲華清宮，益治湯井爲池，環列臺殿，并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圯廢，五代改爲靈泉觀，賜道士居之。

【內外命婦】婦人之受封號者謂之命婦；有內外之別：內命婦，謂受宮內封號者，如妃、嬪之類；外命婦，謂公主、王妃及因夫而得封號者，如郡君、縣君、夫人、孀人之類。

【熠燿景從】詩：「熠燿宵行。」傳：「熠燿，磷也；磷，螢火也。」此言內外命婦，夜從帝幸華清宮也。

【浴日餘波】旭日初升，光影與水波相上下，俗謂之浴日。淮南子：「日浴於咸池。」

【高力士】玄宗時宦官。本馮盎曾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姓高氏。以誅蕭岑功，寵任極專。新舊唐書皆見於宦官傳。（新卷二〇七，舊卷一八四）

【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楊玄琰字溫，虢州閿鄉人。初爲平棘令，容宗時官至刑部尚書卒。傳見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傳。（新唐書卷一二〇附桓彥博）唐虢州治弘農，故稱「弘農楊玄琰」。玄琰女小名玉環，初爲壽王瑁妃，後令丐耕女官，號太真。壽邸，壽王瑁之邸也。

【李夫人】漢李延年女弟，妙麗善舞，武帝甚寵幸之，早卒，帝圖其形於甘泉宮，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張燈設帷帳，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見史記）此傳以楊貴妃比李夫人，蓋爲下蜀道士上天入地求貴妃之張本也。

【霓裳羽衣曲】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之，玄宗盛飾其辭而易以美名。或言葉法善引玄宗入月宮，聞樂歸寫其半，會西涼進婆羅門曲，聲調略口，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云。

【步搖】古婦人首飾。采蘭雜誌謂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名。

【金璫】金耳環也。

【冊爲貴妃】冊，封也。貴妃，女官名。劉宋孝武帝置，位比相國，與貴嬪、貴人同爲三夫人，歷代多沿用其名。

【半后服用】言服飾器用半同皇后也。

【省風九州】言天子巡省九州，以觀風俗也。

【泥金五嶽】泥金五嶽，謂封五嶽之山。後漢書：「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

【驪山雪夜】華清宮在驪山，玄宗每歲冬，輒駕幸，故云然。

【上陽】宮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治，隋故洛陽宮城之西南城，唐高宗所建，武后興修益廣，天寶後漸廢，今遺址早湮矣。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新唐書后妃傳序：「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

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以代三夫人）。

【才人】亦女官名。晉武帝置，唐沿用之，見上注。

【樂府妓女】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然此處乃指教坊而言：

唐初，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乃更置左右數坊，女樂隸之。

【通侯】秦廢五等爵，惟留侯爵，以賞功勞，在第二十級，爲爵之最尊者，號曰徹侯。徹，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也。漢因之，後避武帝諱，改爲通侯。按此言楊妃之叔父昆弟皆封侯也。

【姊妹封國夫人】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以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

【大長公主】謂弟之諸姑也。唐時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歷代因之。

【看女卻爲門上楣】楣，門上橫梁，所以表章其家世者。此言女子爲家門之光榮也。

【天寶】玄宗之第二年號。自公元七四二至七五五。

【國忠盜丞相位】國忠，楊妃從兄，初名釗。傳見新唐書卷二〇六外戚傳，舊唐書卷一〇六。天寶十一年李林甫死，以國忠爲右相。

【安祿山引兵嚮闕】安祿山本姓康，初名阿荦山，又作軋荦山，營州柳城胡人。少孤，隨母嫁安延偃，乃冒安

姓。及長，忤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拔爲偏將，擢至平盧節度，入朝，奏對稱旨，遷范陽節度兼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請爲楊妃貴兒，帝許之。由是逆謀日熾，廣布爪牙，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祿山旣兼制三道，意益侈。時楊國忠爲相，惡其不出己下，屢言其將反。祿山本蓄逆謀，國忠又逼之，遂舉兵反，以討楊氏爲詞。詳可參考新唐書卷二二五逆臣傳及舊唐書卷二〇〇上。

【潼關不守翠華南幸】潼關在今陝西：西薄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爲要地。天子之旗以翠羽爲飾。翠華南幸，言玄宗南奔蜀也。按天寶十五載（卽肅宗至德元載，公元七五六）夏六月，哥舒翰兵敗，祿山入關，玄宗南奔蜀。

【馬嵬亭】卽馬嵬驛，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今日馬嵬鎮。

【請誅晁錯以謝天下】晁錯一作鼂錯（鼂，鼂古通）。漢潁川人，景帝時貴幸用事，請削諸侯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藉口誅錯，帝卒用爰盎之策，給錯載行東市殺之。詳見史記卷一〇一，漢書卷四九。

【肅宗受禪靈武】天寶十五載秋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靈武，唐縣名，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

【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按：大赦改元，在天寶十五載七月，「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在十五載六月；而肅宗還都，則在明年十一月；此傳所記年月殊舛誤，然小說家言，固未可以常理繩之也。

【自南宮遷於西內】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西內，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北。按玄宗自蜀歸，愛興慶宮（即南宮），居之，時登興慶宮之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玄宗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父等上樓賜宴，時李輔國柄權，惡之，言於肅宗，請遷上皇於西內，肅宗泣不應，會肅宗病，輔國矯稱肅宗語，逼遷玄宗於西內。詳見兩唐書。

【梨園弟子】初，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后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見唐書）。後世稱優伶爲梨園子弟，本此。其故址在陝西長安縣。

【李少君之術】李少君，漢武帝時方士，臨淄人，以祠竈卻老方見武帝，嘗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其他夸誕類此。詳見史記封禪書。

【蓬壺】謂蓬萊也，仙山名。相傳海中三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故名。見拾遺記。

【天寶十四載已還事】唐天寶三年改年爲「載」，已同「以」。按安祿山反，在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也。【新垣平之詐】趙人。漢文帝時，平以望氣見，因說常設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常有玉英見，後事覺，夷三族。

【徐女事】見古詩十九首注。

【南宮晏駕】言太上皇崩也。史記「宮車一日晏駕，宮車遲出，所以言天子之崩也。玄宗嘗居南宮，故稱

「南宮晏駕。」一說，南宮應作「西宮」也。

【元和】唐文宗年號（公元八二七——八三五）。

【白樂天】卽白居易，見下琵琶行。「作者述略」按居易於貞元元年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授盩厔縣尉。

【盩厔】讀如周室，卽今陝西盩厔縣。

【琅邪】郡名，隋治臨沂，卽今山東臨沂縣。唐以後廢，此稱其舊名也。

【室亂階】室，塞也。亂階，禍亂之階梯也。詩「職爲亂階。」

【傾國】見阮籍詠懷詩「傾城迷下蔡」注。

【御宇】君臨天下也。晉書武帝記「握圖御宇。」

【六宮粉黛】周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粉以傅面，黛以畫眉。」

【金屋妝成嬌侍夜】漢武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好否？』哭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但此「嬌侍夜」之「嬌」字，係形容詞。

【列土】謂分土地以封之也。

【驪宮】華清宮在驪山，故稱驪宮。

【漁陽鞞鼓動地來】漁陽，唐郡名，今河北薊縣、平谷等地。鞞鼓亦作鼙鼓，戰陣所用也。按安祿山自漁陽發難，進陷兩京。

【九重城闕煙塵生】九重，人君所居也。左傳：「君之門兮九重。」城闕，城門上之樓觀。

【花鈿委地無人收】鈿，婦人首飾。舊唐書與服志：「內外命婦，服花鈿翠衣青質。」委，棄也。

【翠翹金雀玉搔頭】翹，羽也。金雀以翠羽爲飾。陸機詩：「金雀垂藻翹。」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後宮人搔頭皆用玉。」

【雲棧縈迴登劍閣】劍閣即大小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水經注：「小劍戍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蓋是處山路絕險，築棧道以通行人，故曰「雲棧縈迴」也。

【蛾眉山下少人行】即峨嵋山，在四川峨眉縣西南。按玄宗幸蜀，未經蛾眉山，居易誤矣。

【夜雨聞鈴腸斷聲】太真外傳：「上至斜谷口，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零鈴曲，以寄恨焉。」

【太液芙蓉未央柳】太液池在大明宮中。大明宮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未央宮漢時所築，唐時在禁苑中。

【南內】即南宮也。

【椒房阿監青蛾老】漢未央宮在椒房殿，皇后所居。阿監，太監也。青蛾，本以喻少女。此言宮中太監年已老也。

【夕殿】謂殿中當向夕時也。

【孤燈挑盡未成眠】接昔人譏此詩「孤燈挑盡」云云，不類帝皇家氣象，良是。

【耿耿星河欲曙天】耿耿，小明也。星河，天河也。曙，天將曉也。

【鴛鴦瓦】三國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爲鴛鴦，後因通稱瓦之成偶者曰「鴛鴦瓦」。

【臨邛方士鴻都客】臨邛縣在蜀郡，卽今四川邛徠縣。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注：「鴻都，門名。」

【上窮碧落下黃泉】道家稱天空曰碧落，黃泉，地下之泉也。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綽約】莊子逍遙遊作「綽約」，美好貌。

【轉教小玉報雙成】本事詩：「吳姬小玉飛作烟。」注：「小玉，夫差女名。」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按此言太真已成仙，故以董雙成擬之，而以小玉擬侍女也。

【珠箔銀鉤迤邐開】箔，簾箔也。鉤，簾鉤也。迤邐，連延也。

【淚闌干】謂涕淚縱橫也。闌干，卽縱橫之意。

【昭陽殿】貴妃生時所居。

【釵擘黃金合分鈿】擘，分擘也。釵以黃金爲之，合以螺鈿爲之，各分其半，故云。

【長生殿】會要：「華清宮，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爲集仙臺，以祀神。」

192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題解

此爲西蜀道士杜光庭所撰。載太平廣記及唐代叢書中，魯迅所輯唐宋傳奇集亦載之。光庭有廣成集百卷，今傳者凡十卷，僅表及齋醮文二類，故此篇不載集中；明人遂誤以爲張說所作。此篇結構甚佳，爲傳奇派小說中上乘作品。後代戲曲家有取材於此而編成雜劇傳奇者，如陵初成之虬髯翁，張鳳翼之紅拂記，皆是。

作者述略

杜光庭字賓聖，括蒼人。少工詞章翰墨之學。唐末，入天台山爲道士，號東瀛子。王建據蜀，賜號廣成先生。見十國春秋卷四七。

注釋

【隋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南巡至江都，沈湎酒色，無意北歸，爲宇文化及所弑。

【江都】隋郡名，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也。

【司空楊素】字處道，華陰人。初事周武帝，後從隋文帝定天下，封越國公，掌朝政，貴盛無比。坐事廢黜。煬帝立，拜司空。傳見隋書卷四八。（北史附楊敷傳）

【西京】隋文帝造新都於龍首山，名大興城，遷都之，即今陝西省城。煬帝以洛陽爲東京，故稱大興城爲西京。

【衛公李靖】靖字藥師，三原人。通書史，善談兵。佐唐高祖定天下，太宗朝以功封衛國公。

【屍居餘氣】言人之近死也。

【太原】隋縣名，即今山西太原縣。

【靈石】隋縣名，即今山西靈石縣。

【赤髯如虬】虬亦作「蚪」，讀如「求」。龍之有角者。此謂髯色赤而蜿蜒如虬。

【胡餅】即今燒餅。見名義考。

【靖之同姓】指李世民（唐太宗）。

【州將之子】世民父淵（唐高祖）仕隋爲太原留守，故云。

【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隋末爲晉陽令，與唐太宗友，共定計起兵。傳見新唐書卷八八，舊唐書卷五〇。

【汾陽橋】在太原城東。

【楊裘】楊，袒也；在衣曰袒，在裘曰楊。

【文皇】唐太宗初諡文皇帝，故稱之。

【顧盼煒如】煒如，盛大貌。此言其視瞻不凡也。

【懸然如磬】磬，與「罄」同，器中空也。此喻家之匱乏。左傳：「宰如縣磬。」

【龍虎之狀】言其有龍行虎步之態。南史：「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

【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言蛟龍起陸，風雲際會，所以喻人之驟貴也。

【虎嘯風生龍吟雲萃】易：「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

【扶餘國】一作夫餘。通典：「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按其地當在今遼寧之昌圖、洮南以北及蒙古科爾沁諸旗地。然本文上言「南蠻入奏」，則扶餘國當在南方矣。蓋小說家言，大抵荒誕不可究詰，未可以實有其地而拘執之也。

205 駢 拇 篇 莊 子

題 解

此爲莊子之第八篇，在外篇中。言仁義非人性，伯夷盜跖雖善惡不同，而失其本性則一。齊是非之論也。

作者述略

見前胠篋篇。

注釋

【駢拇枝指】駢拇，足趾相連也。枝指，指有歧也。若今人一手有六指。

【附贅縣疣】附懸，人身之贅疣也。縣，與「懸」同。

【列於五藏】舊說，心、肝、肺、脾、腎爲五臟。臧，「臟」之本字。仁義由內發，故曰「列於五藏」。

【離朱】離朱，孟子作「離婁」，相傳爲黃帝時人，能百步見秋毫之末。

【師曠】春秋晉之樂師，能審音以辨吉凶。

【曾史】曾參、史鱣也。

【累瓦結繩】累丸，喻其言之危殆。結繩，喻其言之糾紮。一說，瓦當爲「丸」形之譌也。

206 養生主篇莊子

題解

此篇爲莊子之第三篇，在內篇中。全篇大意，言作事必順自然，以庖丁解牛爲喻：人能知此理，則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可以養生。莊子之人生觀是一切達觀，超乎形骸以外之出世主義，讀此篇便能瞭然。

注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讀爲「智」。言生有窮盡，而智無畔岸也。

【殆已】殆，疲困之謂。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其殆更甚也。

【緣督以爲經】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

【文惠君】梁惠王也。

【踦】音於綺反（一），立倚也；又舉一足以觸也。

【砉然騞然】砉，胡麥反（尸×巳），皮骨相離聲。騞然，謂聲之應和也。

【騞然】騞，霍號反（尸×巳），刀解物聲。

【桑林】舞樂名。左傳：「宋公享諸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經首】堯樂咸池之樂章也。

【諠】虛其反（尸×一），讚歎聲。

【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閒也。

【天理】天然之理腠。

【批大卻】大卻，肌理閒卻交際之處；言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

【導大窾】窾，當爲「款」，空也。大窾，謂骨節空處。

【技經肯綮之未嘗】技，小也。肯綮，筋骨結處也。言未嘗小經肯綮也。一說，技當作「枝」。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絡。此言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故雖枝經肯綮，亦未嘗遇之也。

【而況大軫乎】軫，音孤（《×》），繫結骨也。

【割】謂不中其理閒而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族，衆也。族庖，言一般的庖丁也。折，言中骨而折刃也。

【礪】音刑（丁一△），磨刀石。

【每至於族】交錯聚結爲族。

【怵然】恐懼謹慎貌。怵，丑律反（イ×）。

【視爲止】言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譙然】解脫貌。譙，與「磔」同。

【善刀而藏之】善，猶拭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公文，姓；軒名；宋人也。右師，宋人也。一說，官名。

【惡乎介也】惡，何也。介，一足也。

【天與其入與】言天命歟抑人事歟？

【有與】兩足並行也。

【不靳畜乎樊中】靳，求也；樊，籠也。

【神雖王】王，盛也。俗作「旺」。

【秦失】人名。佚，音逸。宋本作「佚」。

【彼其所以會之】會，交際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適來，謂生；適去，謂死。

【古者謂是帝之懸解】帝，天也。懸解者，以生爲懸，以死爲解；蓋指同死生忘得失之境界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頗費解。後人釋此節者，多依郭說，謂後薪繼前薪，薪故非一，燃火則以傳；蓋喻精神常存如一而形體則變遷不居也。集解引俞樾曰：「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

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薪之盡也。」而王先謙則解「指窮於爲薪」爲「以指析木爲薪。薪有窮時。」

208 祭十一郎文 韓愈

題解

十二郎，名老成，本愈兄介之子也，愈兄會無子，以老成爲子。此文一往情深，與尋常祭文不同，蓋卽愈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也。」

作者述略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疏論宮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貫通，其文深探本原，闕深奧衍，尤爲後世所宗。有昌黎先生集。按新唐書以愈爲鄧州南陽人，朱熹考異以爲南陽者，乃鄧州之脩武，新唐書因李白作文公文仲卿去思碑稱南陽人而誤加鄧州也。舊唐書及李翱作愈行狀均云昌黎人。

注釋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時羞】應時之食物。

【吾少孤】韓愈三歲喪父。

【不省所怙】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惟兄嫂是依】愈兄會，嫂鄭夫人。即十二郎父母。

【兄歿南方】會官起居舍人，坐元載黨貶爲昭州刺史，尋卒於官。時愈年十一，從至貶所，故下云「吾與汝俱幼。」

【河陽】在今河南孟縣西。

【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建中中，中原多故，多避地江左，愈徙家於宣州。宣州，即今安徽宣城縣。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昌黎集注：「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百川、會、介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按據注則百川乃十二郎之兄，非愈之兄也，注有誤，待考。」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貞元二年（公元七八五）愈自宣州遊京師。

【吾佐董丞相於汴州】董丞相，董晉也。晉於貞元間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唐宣武軍於興元初移治汴州，即今河南開封縣治。

【吾佐戎徐州】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徐州，卽今江蘇銅山縣。

【吾又罷去】貞元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孟東野】名郊，唐武康人。所作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有詩集十卷行世。

【耿蘭】家人名。

【軟脚病】卽脚氣病，患者兩脚浮腫，醫治不當，每易致死。

【兆】墳塋也。

【伊潁】伊水卽伊川，潁水卽潁河，同出嵩山。伊東北流入洛水，歸於黃河；潁東南入淮。愈之故鄉，正當伊潁分流之界。

219 陳情表 李密

題解

古時臣下上書天子，有章、表、奏、駁等分別：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漢魏以來，凡上於天子者都稱表，進諸侯則稱上疏云。李密父早死，母改嫁，育於祖母劉氏。初仕蜀，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遂作此表。後聽其終養。

作者述略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武陽人。仕蜀入晉，官至漢中太守。傳見晉書卷八十八孝友傳。

注釋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也。閔，凶也。

【舅奪母志】言舅嫁其母，不得遂其守節之志也。

【門衰祚薄】言門戶衰微，福祚淺薄。

【期功】期，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服也。

【聖朝】謂晉朝也。

【太守】晉以太守治郡，制與漢同，惟晉郡太守大都加將軍名號，兼理兵事，又與漢異矣。

【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例，所舉孝廉，多者或至百數。

【刺史】晉每州置刺史，承漢制也。惟漢刺史督察郡國，魏晉於要州以都督兼領刺史，其權益重矣。

【秀才】秀才二字，始見於管子，至漢始爲科目之稱。參閱上「孝廉」注。

【郎中】唐六典：「晉尚書郎曹有考功郎中一人。」

【除臣洗馬】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

【東宮】太子居東宮，故稱太子爲東宮。

【隕首】隕，落也。

【篤】病危曰「篤」。

【狼狽】喻進退兩難也。

【僞朝】密先仕蜀，然對晉則不得不稱蜀爲「僞朝」。

【歷職郎署】密仕蜀官至上書郎。

【渥】厚也。

【日薄西山】薄，音博（夕巴），迫也。日薄西山，喻劉老暮也。

【廢遠】言廢養而遠離也。

【烏鳥私情】烏鳥返哺其母，故取以爲喻。

【二州伯牧】二州，謂梁州、益州。伯牧，州郡之長官。二州伯牧，指刺史榮、太守遠也。

【結草】春秋晉魏顆嫁其父之遺妾，不以爲殉。後與秦人杜回戰，見老人結草以抗回，遂獲之。夜夢老人相告，謂卽所嫁婦人之父。（見左傳。）故相沿以結草爲感恩之詞。

223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題解

此篇描寫戰爭征役之痛苦，極爲深刻，古代非戰文學中之有名作品也。相傳此篇之作者李華，文辭絳麗，但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此文，極思研榘，已成，污爲故紙，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見新唐書華本傳）

作者述略

李華字遐叔，唐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按劾不撓，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有李遐叔文集。傳見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舊唐書卷同上。

注釋

【垠】音銀（一五），崖際也。

【遠】音調（一〇六），遠也。

【縈帶】縈繞如帶也。

【鋌】疾走貌。

【亭長】塞上險要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有亭長。

【齊魏徭戍】齊、魏戰國時侯國。徭，徭役；戍，戍邊。

【荆韓召募】荆、韓戰國時侯國。荆即楚也。召募，猶今之徵集夫役。

【膈臆】膈，音々。膈臆，屏氣不泄也。

【中州耗斃】古稱河南爲中州，謂其居天下之中也。耗斃，敗亡也。詩：「耗斃下土。」斃，音亦。

【期門】軍門也。

【組練】組，組甲，漆甲成組文；練，練袍；皆戰衣也。

【踟躕】行不進貌。

【繒纊】繒，絲織物之總名；纊，絮也。

【輜重】輜，謂衣車；重，謂載重。今軍中之藥、彈、糧、食、營、帳、服裝等皆曰「輜重」。

【都尉】武官名。

【牧用趙卒大破林胡】牧，李牧，戰國趙北邊之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後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稽首，破東胡，降林胡。匈奴不敢近趙邊者十餘年。林胡，居今山西朔縣一帶地。

【漢傾天下財殫力痛】殫，盡也。痛，疲也，病也。言漢傾天下之財力兵力以征匈奴，其結果乃至財盡力疲也。
【周遂獵狄北至太原】周宣王時，獵狄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按獵狄卽秦漢時之匈奴。太原，卽太原戎所居，周宣王料民之地。詩小雅：「薄伐獵狄，至於太原。」毛鄭皆不祥其地，朱熹以爲卽今太原陽曲，顧炎武日知錄謂周人之遇獵狄，必在涇陽、原州之間，清一統志承其說，斷爲在今甘肅固原北界。

【旣城朔方】詩小雅出車：「城彼朔方。」朔方，地名。漢於此置朔方郡，卽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今綏遠南境也。有朔方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

【飲至策勳】詩小雅六月：「吉甫燕喜，旣多受祉。」箋：「吉甫旣伐獵狄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穆穆棣棣】形容君臣間之威儀也。禮：「天子穆穆。」詩：「威儀棣棣。」

【秦起長城竟海爲關】史稱秦始皇築長城，「起臨洮，迄遼東，延袤萬餘里。」按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至秦始皇乃首尾聯綴之。秦長城所經之地，乃今河套及陰山山脈之北，東端在朝鮮境內，非今之長城也。

【朱殷】赤黑色也。左傳：「左輪朱殷。」注：「血色久而成殷。」

【漢擊匈奴雖得陰山】陰山，崑崙山之北支，起於河套之西北，綿亙於綏遠、察哈爾、熱河，與內興安嶺相接，蓋數千里，自古爲中原之屏蔽。昔匈奴常藉之以寇漢邊，漢武奪取此山，設屯守之，匈奴之勢遂衰，所謂「匈奴失此山後，過之未嘗不哭也。」然漢之財力兵力，亦因以殫疲矣。

【蒼蒼蒸民】蒼蒼，天也。蒸，衆也。蒼蒼蒸民，猶言天生之衆百姓也。

【悄悄】悄，音淵。悄悄，憂思也。詩：「中心悄悄。」

【必有凶年】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守在四夷】言四夷各爲天子守土，則無事於戰爭矣。

225 馮 諼 戰國策

題 解

此爲戰國策齊策四之第一章，記馮諼客孟嘗君事。史記採其文入孟嘗君列傳。

作者述略

戰國策一書，不知爲何人所作。書首有漢劉向所作序，稱此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雖劉序真僞，尙多疑問，而此書爲劉向哀

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定名爲戰國策，則無可疑也。今通行者爲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

注釋

【馮諼】諛，史記作「驩」，別作「媛」。

【孟嘗君】見史記自序注。

【食以草具】草，菜也。食以草具，不以客禮待之。

【缺】劍把也。

【比門下之車客】孟嘗君門下客有數等。車客，出入乘輿車，上客也。

【記】門下客之姓名錄也。

【計會】猶今言「會計」。

【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文，孟嘗君自稱其名也。責，與「債」同。薛，地名，孟嘗君之食邑，故城在今山東滕縣。

東南四十四里。史記孟嘗君列傳曰：「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

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收債於薛者？」

【憤】心亂也。

【慙】與「懦」同。

【沈】沈溺也。

【下陳】後列也。

【寡人】諸侯王自稱之謙辭。

【太傅】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師。

【文車】彩繪之車。

【服劍】服，佩也。

226 六 反韓非子

題解

此爲韓非子之第四十六篇。舉姦僞無益之民六，謂皆足以毀耕戰有益之民。又闢輕刑。韓非子言法宗商君；世所傳商君書，雖未必僞，然偏激太甚，而精義顧少，遠不及此篇及五蠹之精到也。

作者述略

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今傳有韓非子十二卷。參閱史記自序注。

注釋

【牟食之民也】牟，食苗根蟲也。（見廣雅）此取以喻無事坐食之民。

【牟知】倍勝爲牟。（楚辭招魂注）知，讀爲「智」。牟知，多智也。

【暴傲之民也】暴傲，當依亡徵篇作「暴傲」。傲與「傲」通。

【礫勇之士】礫，厲石也。（見說文）凡稜利之義，卽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

【任譽之士】任譽，疑當作「任俠」。

【整穀之民也】王先謙曰：「整，正也。穀，善也。」（韓非子集解）

【明上之民也】明上，謂奉揚法令。

【譎諛之民也】譎，古「諂」字。

【古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言明知沐有棄髮，然不以棄髮而不沐。按本文選文初版標點有誤，當作「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此三句，蓋卽所謂「古諺」也。

【愛棄髮之費】愛，惜也。

【不知權者也】權，經之對。

【彈淫】淫，音坐平聲，癰也。彈淫，猶今外科醫生之用手術開刀也。

【產女則殺之】殺，滅也，謂滅其賀也。

【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一說，恩，別本作「思」，當讀爲「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論思，謂法術者之論談思慮。

【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謂「法，依下文當作『治』」，今據改。

【官官治】據顧廣圻說，當改爲「民用官治」，今從之。

【其力盡而不望】望，怨也。言人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

【則不可以霸王】「不」字依顧廣圻說，當刪。

【曾史】曾參，史鱣。

【衆其守而重其罪】守者衆以防未發，罪者重以杜效尤。

【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言當以法禁貪，而不以廉止貪。

【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關，預也；猶言要也。

【推愛也】推，行也。

【而棄仁人之相憐也】「人」字衍。「仁之相憐」與上「法之相忍」相對成文。

【其惡亂甚者】「其」字衍。「惡亂甚者」與上「欲治甚者」相對成文。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知，讀爲「智」。美，當爲「筴」字之誤也。

【明主之法揆也】揆，度也。法揆，猶言法度。（揆字不行，本文選初版於揆字加「」號，非是。）

【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今據俞樾說改爲「蔡賊，非治所蔡也，所蔡也者，是治死人也。」

蔡字古與「殺」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殺蔡叔。」今作「蔡蔡叔。」是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

者又有意改爲「揆」耳。此節原意，謂殺一賊所以儆天下之爲賊者，非爲惡一賊而殺也。

【胥靡】刑徒人也。

【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意謂姦民蓋有必待重法而禁者，輕刑未必能止其

爲姦也；若輕刑可以止姦，則重刑必更有效矣。

【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敖，其罪，謂輕易其刑。

【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語本淮南子人間訓，作「躓」，垤，作「蛭」。高注：「躓，躓也。蛭，蟻也。」按依義當

作「垤」。此言不傾跌於高山，而傾跌丘垤也。

【故人順之】順，讀爲「慎」。

【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民」字依王先慎說當刪。

【頌語】美語也。

【而下恐上】恐，當爲「怨」形之訛也。

【凡人之取重賞罰】賞，依王涓說當改爲「刑」。

【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刑罰，民猶趨亂也。

【此雖財用足】依王先慎說，雖當作「唯」。

【則墮於用力】墮，與「惰」通。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語見老子。

【故桀貴在天子】今依王先慎說於「天子」下加「之位」二字，與下「富有四海之內」相對。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不知】嘿，與「默」通。言盲嘿混於寐暗之中，人莫能辨。

【烏獲】古之勇士。

【則罷健效矣】罷，讀爲「疲」。健，有力也。效，驗也。

【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因其言之無用，而人君得知其無術；因事之不能任，而人君得

知其不肖也。

【濫】失實也。

【暗盲者不得矣】言不能得暗與盲之實矣。

【然則虛舊之學不談】舊，一作「夸」，又作「奮」。人物志：「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227
五 蠹 韓非子

題解

此爲韓非子之第四十九篇。蠹，木中害蟲也，取以喻有害於邦國之民。曰「五蠹」者，言邦國之蠹民有五類也。全篇意旨，在說明法治主義之合理，而以社會起原及社會組織古今變遷之實況爲證。梁啓超謂「韓非子」文最長處在壁壘森嚴，能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摧敵鋒，非深於名學者不能幾。（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如此篇者，庶幾近之。梁氏又謂「五蠹篇頗肖唯物史觀派口吻」則近於附會矣。

注釋

【果蠃蟪蛄】木實曰果；草實曰蠃。蟪與「蚌」同。蛤似蚌而圓。

【堯舜繇禹湯武之道】據王先慎說改。

【修古】上古也。

【株】斷木也。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見史記自序注。

【糲粢之食藜藿之羹】見同上。

【監門】司門人也。

【番】斂也。

【胙】一作「肢」，股上白肉也。

【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故」字原作「古」，依王先慎說改。

【繫】繫也。國語齊語：「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臙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水以相遺也。臙，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戌日祭百神也。

【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庸，與「傭」通。竇，水道也。澤居水道易湮塞，故買傭人通利之。注意「買」字！蓋古代盛行奴隸買賣制，買庸與今言「傭傭」者不同。

【飢歲之春，幼弟不饑】饑，以食食人也。飢歲之春，農民所蓄將盡，新穀未登，雖幼弟猶不饑之矣。飢同「饑」。

【重爭土囊】土囊，未詳。據王先慎說改「土」爲「士」。王氏謂「土」當作「士」，士與「仕」通。囊與「託」通。然「士託」兩字，亦未有確當之解釋也。

【豐鎬】周舊居之地。文王作豐邑，在今陝西鄠縣東。武王遷都於鎬，距豐邑二十五里，在今陝西長安縣西。

【西戎】西方邊裔之國之總稱。文王爲西伯，伐犬戎（今甘肅西寧大通等縣地）密須（今甘肅靈台縣）

邢、（今河南沁陽縣）黎（今山西黎城縣東北）等滅之。

【徐偃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相傳周穆王得八駿馬遂西巡狩樂而忘返四方諸侯爭訟無所質正咸歸於徐徐子自稱偃王行仁義諸侯朝之者三十六國王聞徐子潛號使楚人伐徐徐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未幾卒事在公元前九八五年。按徐國在今安徽泗縣境此稱「居漢東」未詳荆文王即楚文王古時稱楚爲荆蠻故亦稱荆文王。按楚文王立在周莊王八年正當公元前六八九年其時去穆王已遠此云楚文王滅徐誤也。

【有苗不服】有苗三苗之餘孽。史稱「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史記注引吳起云）當即湖南溪峒之苗。

【執干戚舞】禮：「干戚之舞非備學也。」按古時舞樂有文武之分文執羽旄武執干戚干戚即今之盾斧也。

【共工之戰】共工氏世居江淮之間顓頊之衰共工欲霸九州帝使辛侯（即高辛）滅之此云共工之戰當即指是。然下云「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似共工之戰在舜格有苗之後考堯時四凶有其工即爲高辛所滅之共工氏之子孫舜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但舜流共工據經史所載亦在格有苗之前蓋遠古之事本屬傳說固不妨人各一辭若據此以考證古史謬矣。

【騾馬】不馴之馬也。

【則視民如父母】原作「則民視如父母」今據王先慎說改。

【此所舉先王也】言儒墨所舉稱先王之事也。原作「此所以舉先王也」今據盧文弨說改。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勝，任也。聽，從也。

【而仁義者一人】指仲尼也。

【列徒】七十弟子也。

【譙】與「誚」通，以言責之也。

【而終不能動其脛毛不改】依顧廣圻說，下有缺文。然若讀爲「而不能動其脛毛不改」下接「州部之吏」云云，義亦可通，未必定有脫文也。

【樓季】古時之善於跳高者。

【跛牂夷牧者夷也】牂，牝羊也。夷，平坦也。

【布帛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盜跖】古大盜之名。莊子有盜跖篇。

【百鎰】二十四兩爲一鎰；百鎰，十五斤也。

【其有功以爵之】依下文，其字上常有「以」字，今依盧文弨說增。

【以其不收也外之】收，謂收賦稅也。

【隨仇】意言隨即報仇也。

【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王先慎引禮儒行注，謂「程，猶量也。」今案程，猶逞也，程逞一聲之轉，勝，制也。言民逞於勇，而官吏不能制也。

【法趣上下】趣，當作「取」。此承上文「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而言也。下，即指「吏之所誅」也。

【楚之有直躬】直躬，言以直道律身之人，遂以爲渾名；此言楚國有渾名「直躬」者。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與此所引同。

【令尹】官名。春秋楚國執政者之稱。

【魯人從君戰】魯人，即卞莊子。下所云云，即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載之。但並云養母，與此異。

【蒼頡】亦作「倉頡」，相傳爲古之始造文字者。

【白環者謂之厶背厶者謂之公】厶，原本作「私」。今依說文改作「厶」。按說文引作「自營爲厶」。營

環本通用。說文又云：「公，从八从厶，猶背也。」

【莫如脩仁義而習文學】原作「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今據王先慎說改。

【仁義脩則見信】言仁義脩則爲上所信也。仁，原本作「行」，亦據王氏說改。

【受事】言被任用也。

【高慈惠之行】此儒家之說也。管子形勢解云：「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

【而信廉愛之說】廉，當作「兼」。兼愛之說，墨家之說也。

【而美薦紳之飾】薦，同「緝」。緝紳，儒服也。

【距敵】距，與「拒」同。

【介士】介，與「甲」同。

【簡】謂簡慢而不知勉也。

【不務梁肉】梁，原本作「梁」，今據王先慎說改。

【夫婦】愚夫愚婦也。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若夫賢貞信之行者】賢，下原本多一「良」字，今據顧廣圻說改。

【亦無不可欺之術也】「可」字據顧廣圻說增。

【田常子罕】田常與闕止俱事齊簡公，闕止有寵，欲盡逐田氏，常遂殺闕止，并弑簡公而立平公。子罕卽司城子罕，姓樂，名喜，春秋宋人，爲正卿。

【說】與「悅」通。

【不周於用】周，切也。

【商管之法】法，法令書也。商子二十六篇，管子八十六篇。

【孫吳之書】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

【王資】王天下之資。

【輿】與「費」同。

【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言羣臣之言外事者，或黨於合從，或黨於連衡，各有其分，若非然者，則爲報己仇讎之故，而借國之力也。

【事大必有實】「必」字上原有「未」字，俞樾謂係衍文，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也，今據以改正。

【舉圖而委】言舉地圖而委之大國也。

【效璽而請矣】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請」字下原有「兵」字，亦據俞說刪。

【救小必有實】「小」字下原有「末」字，據俞說刪。按本文選初版，誤將「小」字亦括入刪節標號中。

【而敵大未必不有疏】「敵」字原本作「交」今據王涓說改。

【矰繳之說】矰繳，所以取鳥者；以生絲繫矢而射，流而取之。矰繳之說，謂浮辭射利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言從衡者，皆不務內修政事，而徒事外攻，以爲如是，則大國可以王，小國可以安。

【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言治強之術，非能求之於外，而在內政之脩明也。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有車萬乘之國，大國也。頓，困也。言不敢以兵自困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乘其弊而攻之也。

【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原本「內」「外」兩字互易，今據顧廣圻說改正。

【民之自計】「自」原本作「政」，今依王先慎說改。

【辟】讀爲「避」。

【汗馬之勞】言戰功也。戰馬疾馳而汗出，故云。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私門，權門也。解舍，謂免徭役也；卽謀自託於權門，以免國家之徭役也。

【求得則利】原文「利」字上衍「私安私」三字，據俞樾說刪。

【安利之所在】「利」字上原文有「則」字，亦據俞說刪。

【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言務使商工游食之民減少；有者，亦卑其名而窮弱之。

【趣本務而外未作】本務，農也。未作，工商也。原文「外」字作「趨」，今據盧文弨說改。

【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者。

【倖】與「牟」通，貪取也。

229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遷

題解

史記之傳人物也，題曰「某某列傳」，謂敘列其事略，令可傳於後世也。班固以來皆承之。梁玉繩史記志疑云：「穰苴之事，不見於春秋。況景公之時，心欲爭晉霸而不能，力欲拒吳侮而不足，穰苴文武之略何在？且晉伐阿，甄，燕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左傳亦不載，固可疑也。」按晉伐阿，甄，燕侵河上，史記年表，世家中亦無之。

作者述略

見史記自序。

注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景公，莊公弟，名杵臼，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八——四九〇）。

阿甄皆齊邑，甄爲「鄆」之異文，見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注。河上，黃河南岸也。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

【大說之】說，同「悅」。

【閭伍】猶言「閭里」。

【立表下漏】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

【枹鼓】枹，音浮（ㄈㄨˊ）；擊鼓杖也。國語：「執枹鼓於軍門而百姓加勇焉。」後通用爲軍陣之詞。

【軍正】軍法官。

【車之左駙馬之左騶】駙，副車之馬也。騶，駢馬也，謂駕車之馬在兩旁者。一說，左曰騶，右曰駢。

【度水而解】渡黃河水北去而解圍也。

【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史記志疑曰：「此說不可信；齊亦恐無大司馬之官。讀書漫

錄云：『晏子變田氏之強，欲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苴使之用事，其不爲失計耶？』

【田乞田豹】田乞，見史記自序注。豹，乞之族也。

【田常殺簡公】見史記自序注。

【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崔適史記探源曰：「案此文不誤，小司馬不達古書體例而爲之辭也。古書有互言例。此亦係互言舉田和以見太公，舉威王以見因，齊也。因齊者，齊威王之名也。」

【司馬穰苴兵法】今存司馬法一卷，舊題司馬穰苴撰，然考之本傳，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非穰苴自撰也。四庫全書總目司馬法提要云：「漢志稱『軍禮 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篇，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

【三代】謂夏、商、周也。

【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謂司馬法說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

230 琵琶行 白居易

題解

行，本樂府之一體。古樂府如短歌行之類，皆有一定之樂譜，故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蓋依舊譜作新

詞也。迨唐杜甫作兵車行、麗人行等，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已開新樂府之門徑。至白居易提倡新樂府尤力，如長恨歌、秦中吟等及此篇，皆其著名者也。按琵琶行，一本本作「琵琶引」。

作者述略

見第一册（頁二二五）與元九書。

注釋

【元和十年】元和，唐憲宗年號。元和十年，當公元八一五年。

【左遷九江郡司馬】謫官曰左遷。九江郡，隋以江州改置，唐武德四年（六二二）復爲江州，天寶元年（七四三）改爲潯陽郡，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江州，此稱其舊名也。按唐江州治潯陽，卽今江西九江縣。唐於各州置司馬一人，正六品，爲刺史（或太守）之屬官。按居易於元和九年（八一五）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明年，有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居易上疏請捕賊，宰相以宮官先臺諫言事，惡之，會有撫居易賞花及新井詩事者，乃奏貶刺史；王涯復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

【湓浦口】湓水入江之處，在今九江縣西。

【長安】唐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十三里。

【穆曹二善才】善才，唐代樂師之稱，猶言能手也。按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

琵琶。」穆善才，未詳。

【潯陽江】在今江西九江縣北，即大江也。沈約曰：「尋本水名，在江北，南流入大江，漢因以名縣，而江遂得潯陽之稱。」

【轉軸撥絃】軸，所以繫弦者。撥，以手挑撥也。

【輕攏慢撚抹復挑】攏，撚，抹，挑，皆彈琵琶之手法也。

【初爲霓裳後六么】霓裳，曲名，見長恨歌注。六么，亦曲名。琵琶錄：「綠腰卽錄要，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後譌爲綠腰、六么也。」

【大珠小珠落玉盤】此言其聲之貫穿，如大珠小珠落於玉盤中也。

【閒關鶯語花底滑】閒關，鶯語聲。言絃聲如花底鶯聲，清脆而滑。

【幽咽泉流水下灘】段玉裁云：「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

上句屬對？昔年曾謂當作『泉流冰下難』，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澀』，『難』與『滑』對，『難』者『滑』之反也。『鶯語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澀滑二境，可謂工絕。（與阮芸臺書，經韻樓集卷八）近人胡適云：「段氏未見古本，但就文理推測，假定原文如此。今日本翻宋本的影印本（四部叢刊本）果作

『冰下灘』，而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作『水下難』，但宋本下句作『冰泉冷澀絃凝絕』，這可見

底本大概作『冰下難』(全唐詩此句下校云，一作「冰下難」是康熙時尙見古本如此的。)段氏的假設可算是證實了。(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胡適文存三集。)

【曲終收撥當心畫】撥，鼓弦之物。

【蝦蟆陵】在陝西長安縣城南，爲妓女及名酒所出之處。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昔漢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爲蝦蟆耳。」

【教坊】唐初，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乃更置左右教坊；歷代因之，女樂隸於教坊，故亦謂官妓爲教坊。

【妝成每被秋娘妬】秋娘，未詳。唐人詩往往引用之，似指妓女之美貌者。或據樂府雜錄以爲卽唐李錡妾杜秋娘，殆非是。

【五陵年少爭纏頭】五陵，均漢帝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漢時徙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故五陵多豪富之家。五陵年少，猶言豪家子弟也。演繁露：「唐代宗詔許大人燕子儀於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爲纏頭之費。」故以賞歌舞人之費，謂之「纏頭」。

【紅綃】綃，帛也。

【鈿頭銀篋擊節碎】鈿，螺鈿，首飾也。篋，所以去髮垢也。擊節，以手拍板以應歌聲。此謂鈿篋往往因擊節而

破碎也。

【血色羅裙翻酒污】血色，猩紅色也。言羅裙因侑觴往往爲酒所污也。

【浮梁】縣名。故城在今江西浮梁縣東北。

【夢啼妝淚紅闌干】闌干，縱橫也。言夢中啼泣，紅淚縱橫也。

【唧唧】傷感歎息時口中所作聲也。

【潯陽城】潯陽，唐江州治，即今九江縣。

【獨傾】獨酌也。

233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題解

此白居易在江州時寄其友元稹書也。稹字微之，河南人。新舊唐書皆有傳（新卷一七四，舊卷一六六）。可參閱。居易與稹交最篤，詩亦齊名，時稱「元白」，號其詩爲「元和體」。此書寫知己之感，離別之悲，在古人書札中，不可多得。

注釋

【四月十日】元和十二年（公元前八一七）之四月十日也。

【樂天】居易字。

【已三年矣】按居易於元和十年貶官江州，至是屈指已三年矣。

【胡越】胡在北，越在南，喻身居兩地也。

【尋陽】見琵琶行注。

【憊】音卑一已，憂傷也。

【謫九江】見琵琶行注。

【徐州】故治即今江蘇銅山縣。

【江州】見琵琶行注。

【虺虺蚊蚋】虺，俗蛇字。虺，音尸×，毒蛇也。蚋，蟲名，形略似蜂，長分許，色黑，吸螫哺乳動物之血。其幼蟲棲

息水中。

【溢魚】溢江中之魚也。溢，見琵琶行「溢浦口」注。

【司馬】見琵琶行注。

【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周時匡俗隱此，定王徵之不見，使使者訪之，則空廬存。

焉，故名廬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

【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廬山有東林寺、西林寺、香爐峯諸勝。香爐峯，廬山之山北峯也。

【瞥然】瞥，音夕，暫也。

【金鑾殿】唐本有金鑾殿，肅宗以後，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西，隨上之所在而遷（見通考）。按居易於元和二年入翰林爲學士，故云然。

236 乞代夫死疏 張氏

題解

明世宗時，嚴嵩用事，刑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嵩十大罪，嵩構之，遂下獄。坐繫三載，嵩必欲殺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乞代夫死，嵩屏不奏，遂以嘉靖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十月朔棄西市。張氏亦同日自縊。詳可參考明史卷二〇九楊繼盛傳。

注釋

【楊繼盛】字仲芳，號淑山，容城人。

【車駕司】兵部屬官。掌輦簿儀仗禁衛驛傳廐牧之事。按楊繼盛於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召改兵部車駕員外郎。

【因諫阻馬市預發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明史本傳：「俺答躡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和幸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爲讎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心頗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等議。鸞攘臂詈曰：『孺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按俺答，明韃靼酋長，土默特之祖也。據河套，雄黠好兵，世宗嘉靖間屢寇諸邊，嘗自宣府轉掠懷柔、順義，直至通州，京師大震。仇鸞，鎮原人，明史卷一七五附仇銀傳。

【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明史本傳：「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

【遂發狂言】指繼盛劾嵩十大罪事。

【史議】謂官吏之處分，如革職降調之類，議其應得之罪爲法令之某條也。

【宸顧】謂受君上之顧念也。

【覆盆】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也。」後遂以沈寃莫白曰覆盆，以被覆於盆內，黑暗之甚也。
【遠禦魘魅】魘魅，亦作「魘魅」。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魘魅。」遠禦魘魅，喻言遠謫邊荒也。

【銜結】銜環，結草，言報恩也。讀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樹下，寶取歸置巾箱中，食黃花百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銜環，見陳情表注。

240 秦淮健兒傳 李漁

題解

秦淮，在江蘇江寧縣。秦時所鑿，故曰秦淮。舊時歌樓畫舫，環集於秦淮兩岸，爲江南有名勝地。古人記豪俠事，必稱燕趙，所謂「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也；而此傳獨稱「秦淮健兒」，亦可謂不落窠臼矣。全篇構結頗佳，文亦簡朴可喜。以視近時流行之濫調的所謂「武俠小說」者，有上下床之別矣。

作者述略

李漁字笠翁，錢塘人。清康熙時流寓金陵，能爲唐人小說，尤精譜曲，時稱李十郎。所著有一家言，而風箏誤等傳奇十種尤著名。

注釋

【嘉靖】明世宗年號，起公元一五二二，終公元一五六六。

【怙特】謂父母也。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鞠於外氏】鞠，養也。外氏，謂舅家也。

【辟易】退避也。

【外傳】禮：「十年，出就外傳。」注：「外傳，教學之師。」

【師夏楚之】夏楚，二木名，古扑作教刑，以此爲之，因名其物爲「夏楚」。師夏楚之，謂以夏楚扑責之也。

【瓊瓊章句】瓊，與「瑣」同。瓊瓊，細小之貌。章句，言分其章節句讀也。漢夏侯勝嘗譏夏侯建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多歧亡】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衆也？』隣人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吾不知所之，所以返也。』」

【弱冠】年二十曰「弱冠」。

【倭】舊稱日本人爲「倭」。

【泗】明泗州，今安徽泗縣也。

【丙夜】夜中子時也。

【物色】察訪也。

【六博】古遊戲之事。史記：「六博蹋鞠。」注：「博，箸也。行六棋，故云。」後人遂謂賭博亦曰「六博」。

【狹斜】古樂府相逢狹路間行有「堂上置樽酒，作使鄆鄂倡」之語，其後長安有狹斜行，皆仿此詩爲之。後遂謂狎妓飲酒曰「狹邪遊」。

【拔山舉鼎之雄】謂項羽也。史稱羽力能舉鼎。又羽嘗自作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瓜揚間】謂瓜州、揚州之間也。今江蘇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有瓜州鎮，亦稱瓜州。揚州，卽今江都縣也。

【釀】合錢飲酒也。

【掛冠微服】漢王莽殺其子宇，逢萌掛冠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去。（見後漢書）後人因稱棄官去者曰

「掛冠。」微服，變更常服，使人不識也。孟子：「孔子微服而過宋。」

【牛耳於泗上諸英雄】謂執泗上英雄之牛耳也。左傳：「諸侯盟，誰執牛耳？」古者歃血爲盟，割牛耳取血，盛於珠盤，主盟者執之。

【決拾】射者所用之具。決以鉤弦，拾以攬袖。詩：「決拾旣飲。」

【**彀**】弓滿也。

【**飲羽**】飲，沒也。謂箭深入至沒羽也。

【**裘馬甚都**】都，美也，盛也。

【**五陵公子**】漢書：「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之。」注：「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漢徒豪族居五陵，故後人稱豪家公子爲「五陵公子」。

【**長安游俠兒**】長安，古都城也，後人因遂稱天子所都曰「長安」。好交游，急人難，謂之「游俠」。史記有游俠列傳。

【**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詩：「總角卯兮。」

【**故來與子雌雄**】言來與汝角雌雄也。雌雄，喻勝負也。

【**趙璧**】趙得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使藺相如奉璧往。秦王得璧，無意償趙城，相如乃詐復取璧，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此母也……子當肖之**】本金曰「母」，息金曰「子」，肖，如也。言本金三十，息金亦當如其數也。

【**急內袖中**】內，讀爲「納」。

【**纒下**】纒，音竄（ㄉㄨㄣˋㄨㄢˋ）。纒下，尉下也。

241 圓圓曲 吳梅村

題解

明吳三桂妾陳圓圓，有殊色，善歌。初爲田畝所得，（鈕玉樵《觚賸》云爲外戚周奎所得）後歸三桂。李自成破京師，圓圓爲自成所得，三桂大怒，乞清師破自成，乃復得圓圓。吳梅村仿白居易《長恨歌》體作《圓圓曲》以刺之。

作者述略

吳梅村，名偉業，字駿公，太倉人。梅村其號也。明崇禎進士。明亡，退居林下。康熙時，有司力迫入都，累官國子祭酒。著書頗多，尤長於詩；少時才華豔發，後經喪亂，遂多悲涼之作，論者以庾信方之。所著《梅村集》，凡詩十八卷，詩餘二卷，文二十卷。

注釋

【鼎湖當日棄人間】相傳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上仙，後人因名其處曰「鼎湖」。見《史記·封禪書》。後人言帝王之崩，常用此語。此指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陷京師，明思宗自縊也。

【破敵收京下玉關】此指吳三桂乞清師以收復京師也。按玉關本玉門關之省稱，此借以指山海關。互詳下注。

【衝冠一怒爲紅顏】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李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圓圓被掠，憤甚，疾歸山海，襲破李自成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三桂懼，乞清兵，清令三桂爲之先驅，破自成於山海關，清兵遂入關。

【電掃黃巾定黑山】東漢末，流寇四起，鉅鹿張角，衆數十萬，皆著黃巾，時人謂之「黃巾賊」；常山褚燕，衆殆百萬，號「黑山賊」。此以喻三桂借清兵收復京師，擊走李自成也。

【哭罷君親再相見】時思宗已崩，三桂父亦爲自成所殺，而圓圓則復爲三桂所得。此言先哭君父，然後再與圓圓相見也。

【相見初驚田竇家】此言三桂與圓圓初見面時在田畹府中也。田畹，竇嬰，皆漢之外戚。田畹，思宗妃父也，故以喻之。

【許將戚里笙篴伎等取將軍油壁車】戚里，帝王外戚所居處也。史記：「高祖召石奮姊爲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注：「於上有烟戚者皆居之，故曰『戚里』。」笙篴，樂器名。釋名謂爲師延所作。或謂漢武帝使樂人侯暉爲之。其聲坎坎，故又作「坎侯」。其器今已失傳。伎，與「妓」同。油壁車，以油漆飾車壁之車也。樂府：「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按圓圓爲田畹歌伎，畹欲交結三桂，故以圓圓贈之。

【家本姑蘇浣花里】江蘇吳縣，舊稱姑蘇，以有姑蘇山而名。浣花里，在四川成都縣西五里，一名百花潭，唐

名妓薛濤家潭旁，故借以喻之。又吳縣西城下有百花洲。

【夫差】春秋吳王名。

【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在江蘇吳縣西南十里。姑蘇志：「有橫塘橋，上有亭，顏曰『橫塘古渡』，風景特勝。」又吳縣城內有採蓮涇，見一統志。

【奪歸永巷閉良家】永巷，宮中長巷也。田畹嘗進圓圓於思宗，思宗命仍歸畹第。

【白晳通侯最少年】謂吳三桂也。通侯，卽徹侯，見陳政事疏注。時吳三桂以功封平西伯。

【揀取花枝屢回顧】唐李白詩：「揀得如花四五枝。」如花，言女子貌如花也。田畹欲結交於三桂，迓三桂觀其家樂，出羣姬，皆殊秀，而圓圓尤美，三桂爲之神移，故云然。

【早攜嬌鳥出樊籠】田畹以圓圓贈三桂，三桂攜之去。嬌鳥，喻圓圓。樊籠，喻田家也。

【待得銀河幾時渡】銀河，卽天河。相傳天河之東有織女，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衽，天帝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詳長恨傳「感牛女事」注。按三桂得圓圓後，卽留圓圓於府第，出守山海關。「待得銀河幾時度」，喻言不知何日得相會見也。

【一朝蟻賊滿長安】蟻賊，言賊兵衆多如蟻之聚也。長安，京師也。此指李自成兵陷京師也。

【可憐思婦樓頭柳】唐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

覓封侯。」

【徧索綠珠園內第】晉石崇有妾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吾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此言三桂收復京師，急於尋覓圓圓也。

【強呼絳樹出雕欄】絳樹，古美人。瑯環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庾肩吾詩：「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其人姓氏時代不可考。按魏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則當與曹丕同時也。此句與上句屬對，以絳樹喻圓圓也。

【蛾眉】詩：「螭首蛾眉。」蠶蛾觸鬚，細而長曲，故以比美人之眉。後遂爲美人之代名詞。【雲鬢】言婦人髮如雲也。

【蠟炬迎來在戰場】蠟炬，蠟燭也。鈕琇觚賸：「闖出走，延陵追至山西，其部將於都城搜得圓圓，飛騎傳送；延陵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藿菲服，從以香輦，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闖，卽李自成；延陵，謂吳三桂也。按鈕說與陸次雲圓圓傳所述不同，附注於此，以廣異聞。

【專征簫鼓向秦川】方輿紀要：「陝西謂之秦川，亦曰關中。」三桂降清後，封平西王，鎮雲南。此言三桂由陝西赴雲南也。

【金牛道】蜀道之南棧，舊名金牛峽，故自陝西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閣縣之大劍關口稱「金牛道」。

【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

【散關】亦稱「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烏柏紅經十度霜】江南多烏柏樹，其葉經霜則紅。

【長向尊前悲老大】言圓圓之姊妹行，尙向樽前侑酒，而自悲老大也。

【有人夫婿擯侯王】圓圓之姊妹行既自傷老大，復羨圓圓得伴侯王也。

【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漢書倭幸傳：「李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三國志吳書：「周瑜從孫策破皖城，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周郎，卽周瑜，此以喻三桂也。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汗青，言書之史策也。古時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復蠹，謂之「汗青」。此言三桂全家被李自成誅滅，而圓圓反聲名光昭史冊也。

【館娃】宮名。吳王夫差，作宮於硯石山，以館西施；吳人謂美女爲娃，故曰館娃。其遺址在今江蘇吳縣西南靈巖山上。

【越女如花看不足】李白詩：「西施越溪女。」

【香徑】香譜：「吳王闔閭起採香徑。」

【襪廊】吳王宮中廊名。以機梓板藉地，行則有聲，故名。遺址在今江蘇吳縣靈巖山中。

【換羽移宮萬里愁】宮羽，皆五音之一。萬里愁，曲名也。

【珠歌翠舞古梁州】樂府雜錄：「軟舞有涼州綠腰……等。」

249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題解

癸未，明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金陵，即今國民政府之首都。阮光祿，即阮大鍼。大鍼字圓海，懷寧人。崇禎元年官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魏忠賢，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爲民，時避居南京。以其曾爲光祿卿，故稱「阮光祿」。光祿，唐以來專爲司膳之官，歷代因之，清末始廢。按侯洵侯朝宗先生年譜云：「崇禎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歲。阮大鍼以蜚語中傷公，公避居宜興，有與阮光祿書。」

作者述略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性豪邁，多大略。明末隨父恂居京師，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稱「四公子」。以東都清議自持。福王時爲阮大鍼所搆，走依高傑得免。入清，中順治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

之，發憤爲詩古文，取法韓、歐，卒年三十七。有壯悔堂集。按明末公安，竟陵體盛行，文體卑弱，方域獨能起而振之，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惜早歲放意聲伎，未嘗刻意讀書，故才氣雖盛，而成就未宏云。

注釋

【執事僕之父行也】與人書不直指其人，則稱「執事」，敬詞也。僕，自謙之辭。父行，言與父同輩行也。

【神宗】名翊鈞，穆宗第三子，在位四十七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號萬曆。

【大人】方域稱其父恂也。

【大人削官歸】熹宗天啓四年（一六二四），侯恂以忤魏忠賢削官歸。

【僕時方少】方域時年七歲。

【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彌日，猶言終日。按大鍼少有俊才，爲人所稱，後以附魏忠賢，遂爲清議所斥，故方域深爲歎息也。

【戒途】啓程也。

【成勇】字仁右，明山東安樂人，天啓進士，崇禎時官南京御史。

【方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萬曆進士。崇禎間，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擊賊李萬慶等於承天，八戰

八捷。後督大名軍務，命下京師陷，南奔。見馬（士英）阮亂政，遂歸隱。

【刺】名片也。

【成公已得罪去】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獲譴，成勇憤，上疏詆之，削籍，戍寧波衛。

【方以智】字密之，號鹿起，崇禎進士，官檢討，入清爲僧，名弘智，人稱藥地和尙。

【王將軍】失考，當係阮氏之黨。

【貰酒】猶言「賒酒」。貰，音世（尸），去聲。

【陳定生】名貞慧，陽羨人，明萬曆間廩生，明亡，隱居不仕，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等。

【吳次尾】名應箕，貴池人，與張溥等倡復社於吳中，阮大鍼在南都，應箕嘗率諸名士譟而逐之，大鍼憤甚，欲甘心焉。弘光立，大鍼用事，次尾亡命他鄉。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起兵攻池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敗，外逃婺源縣界，被執，不屈死。

【湔】音巾一乃，洗滌也。

【楊令君文驄】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恆劾其貪污，奪官候訊，事未竟，福王立於南京，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擢右都御史，巡撫京口，與清兵隔江相持，兵敗，走處州。唐王立，提督軍務，清兵至，被執死。按自漢末以來，稱尙書令及郎中令爲「令君」。

【左將軍兵且來】左將軍卽左良玉。良玉字崑山，崇禎十六年，鎮荊襄，至是稱軍飢，欲趨南京就食，移兵九

江，朝廷知其有反意，大爲震恐。

【子與有舊】左良玉爲方域父所拔擢，故大鉞謂朝宗與有舊也。有舊，猶言「有交情」。

【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熊尙書，名明遇，時官兵部尙書。左兵抵江州，旦夕且至，明遇請方域往說之，方域乃代其父恂作書致良玉，良玉得書而止。

【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伍子胥引吳兵入楚，鞭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責之，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窮，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見史記伍子胥傳。

【乾兒義孫之徒】魏忠賢專政時，乾兒義孫，播滿朝廷，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大鉞附忠賢，故方域以此詆之。

【文織】舞文弄法，以羅織人罪也。

【嫁禍】移禍於他人也。

【暴白】猶言「顯白」，暴，音僕（文X）。

【左計】畫策不適事宜曰「左計」。

【伎】音寘（忠），嫉妬也。

【長伏草莽】猶言「永遠不入仕途」。草莽，在野之稱。

198 晚間的來客 庫普林著 周作人譯

題解

已見篇末譯者附記。

作者述略

庫普林 (Kuprin Alexander) 生於一八七〇年。爲俄國近代作家中對人生最肯定之一人。幼時曾肄業卡達德學校，後至莫斯科入軍官學校，年二十，爲下級軍官，至一八九七年，始脫離軍營，從事文學著作。一九〇五年，發表其長篇小說決鬪，時正日俄戰後，俄國智識分子方感精神上之墮廢，而決鬪乃滿充着新鮮活潑的精神，遂大受讀者贊美。彼一生著作甚多，取材極廣。而此篇則又別具風格，在現代文學中，另具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也。

譯者述略

見第一冊古文學作者述略。

注釋

【聖書裏的寡婦】新約馬可福音載耶穌對銀庫坐，視人捐錢入庫，一窮寡婦偷偷摸摸的往裏投了兩

個小錢，耶蘇乃謂其門徒曰：「此窮寡婦所投之錢，較任何人爲多」云云。又見於路加福音。

【左拉】Zola Emile，法國小說家。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九〇三年。爲法國自然派之中堅。

【戲曲的三一律】在戲劇中之時間、處所、動作，三者必要一致，謂之「三一律」(Three Unity)。在希臘古典劇時代，奉之如金科玉律。迨莎士比亞出，已漸打破，至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興，更蔑視此種形式。

320 哀江南賦序 庾信

題解

庾信初仕梁，居江南，梁亡後，乃作哀江南賦，此其序也。按秦漢以來，荆、郢、上游，皆稱江南，自三國至六朝，江表亦稱江南。今賦中前敘臺城之亂，則所哀在建康；後悲元帝之禍，則所哀在江陵；而吳會、鄱、郢，適俱有江南之名，故摘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之語，以名其篇云。

作者述略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新野人。博覽羣書，文章豔麗，與徐陵齊名，時稱「徐庾體」。梁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不遣。周明帝、武帝並好文學，皆恩禮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北史稱其位雖通顯，而常有鄉關之思，因作哀江南賦。其駢偶之文，實集六朝之大成。杜甫謂「庾信文章老更成」，蓋

北遷以後之作，非徒以綺麗爲長也。傳見周書卷四十，又北史卷八十八文苑傳。

注釋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粵，發語詞。戊辰，梁武帝 太清二年，當公元五四八年。建亥之月，十月也。大盜，謂侯景也。金陵，今江蘇江寧縣。瓦解，謂解散如瓦之自裂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按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

【余乃竄身荒谷】周書本傳：「侯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荒谷，在今荊州府江陵縣西。」按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也。

【塗炭】書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華陽奔命】梁元帝承聖三年（五五四）庾信奉命使西魏，是年冬，江陵陷，信遂留北。或謂西魏都關中，在華山之陽，故云華陽奔命。李詳曰：「案閻氏若據古文尙書疏證卷六載胡朏明說云：『華陽，在今雒南縣，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於周，取道商雒，此陽在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若作太華山，失之甚矣。」（庾子山哀江南賦集注，國粹學報第七年。）按李說是也。雒南縣即今陝西雒南縣。

【中興道銷窮於甲戌】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于謹入江陵，帝被執。」按此年歲在甲戌。

【三日哭於都亭】三國志蜀書霍峻傳裴注引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右大將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拜

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詔宇西還，宇留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城都敗，後主委質問至，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

【三年囚於別館】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注：「別囚之。」此言江陵之陷，已時奉使長安，爲魏所留，遙臨國亡。

【天道周星】左傳襄公九年：「十二年是爲一終，一星終也。」杜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傳變字南容，後漢靈州人，爲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畢，變慨然呼子幹曰：「別成，汝知我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傳見後漢書卷八八。

【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袁安字邵公，後漢汝陽人，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傳見後漢書卷七五。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桓君山名譚，後漢相人。傳見後漢書卷五八。所著

書號新論，今已失傳。嚴氏可均有輯本，無自序之文，蓋在佚篇中矣。杜元凱名預，晉杜陵人。傳見晉書卷三四。太平御覽六百十四載預自序，有「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云云。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潘岳見第一冊文章篇頁二〇七注。世說文學篇：「潘岳作家風詩。」劉孝標注：「家風，載其祖宗之德及自戒也。」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陸機見第一冊文章篇頁二〇六注。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

【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二毛，謂髮白有二色也。按信逢亂之歲，年三十六，故引潘岳事自比。信歷魏仕周，至隋開皇初卒，年已六十九矣，是賦作於周時，故云「暮齒」。

【燕歌遠別】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北史王褒傳：「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辭，至此方驗焉。」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楚老，舊注所引皆未確。李詳曰：「後漢書逸民陳留父老傳：『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此事較合，姑存於此，以俟再考。」

【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列女傳賢明傳：「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而不下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

故藏而遠害。」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七日。」李詳曰：「南山之雨，歸氏莊引左僖三十二年傳二避風雨事，（按左傳記秦穆公乘晉文公之喪，出師伐晉，蹇叔之子與師，蹇叔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郁，郁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語極可怪；包胥入秦，自取道武關，不履殺境，此歸氏之誕也。胡氏謂又以詩『蒼兮蔚兮，南山朝濟』謂雲興雨作，以比小人，附會其說，亦非情實。案戰國楚策言『楚冒勃蘇（卽申包胥）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在子山當日使周，必有陟山沐雨之苦，故以豹隱自媿，正無容泛求南山所在也。」

【周粟】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見史記伯夷列傳。

【下亭漂泊高橋羈旅】後漢書獨行范式傳：「南陽孔嵩，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太平寰宇記九十一引郡國志云：「蘇州吳縣閭門內有臯橋，卽漢臯伯通居此以得名，梁鴻賃舂之所。」高橋卽臯橋，別本有作臯橋者。

【楚歌非取樂之方】漢書張良傳：「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歔流涕。」

【魯酒】味薄之酒也。見莊子胠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注。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周書信傳：「梁元帝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來聘於我，屬大將軍南討，遂留長安。」按此所謂「將軍一去」也。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史記刺客荆軻傳記荆軻入秦，燕太子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荆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荆壁卽楚璧也。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無以償趙城，相如因給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詳見史記藺相如傳。後人因謂其璧爲連城之璧，謂其價值連城也。

【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載書，盟書也。左傳莊公九年：「士莊子爲載書。」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注：「珠盤，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史記平原君傳記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責楚王，楚王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

【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見登樓賦：「鍾儀幽而楚奏兮」注。

【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禮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軌，車跡；文，字字；言周之制度行於天下也。平陽，五胡前漢所都，卽今山西臨汾縣。按晉永嘉五年（三一），漢兵陷洛陽，懷帝被虜，七年正月，帝被弑於平陽。又建興四年（三一六），漢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明年，帝遇弑於平陽。

【星漢非乘槎可上】漢，天河也。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按荆楚歲時記記此事，以乘槎者爲張騫。

【蓬萊無可到之期】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

【窮者欲達其言】晉王隱謂：「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見晉書隱傳。）

【勞者須歌其事】文選謝混游西池詩李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絕，勞者歌其事。」

【陸士衡聞而撫掌】晉陸機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瓿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見晉書左思傳。）

【張平子見而陋之】張平子即張衡，後漢南陽西鄂人，平子其字也。倪璠注引藝文類聚云：「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爲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史造焉。」李詳曰：「張平子陋之」之說，徐、吳、倪三家注皆引藝文類聚，今檢類聚未得，俟考。」

186 陌 上 桑 無名氏

題 解

此爲漢代有名之豔歌。一名採桑，亦名日出東南隅行，或省作日出行，則以首句爲題也。崔豹古今注云：「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王仁妻，王仁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琴，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按崔氏之說，與此篇所敘述之故事不相類，未足爲據。要之，此篇爲漢代民歌中之無上上品；其後文人仿作者甚多，然終不能如原作之自然也。胡適白話文學史第四章，論述此篇頗詳盡，可參閱。

注 釋

【但坐觀羅敷】但坐，猶云「只爲」也。明李攀龍擬陌上桑改爲「來歸相怨怒，且復坐斯須」，是誤解原

作「坐」字爲行坐之坐，遂爲錢謙益所譏。（見列朝詩集丁集五）

【使君從南來】使君，本漢時刺史之稱。又凡奉使之官亦以「使君」稱之，如此句及下「使君自有婦」皆是。

【五馬立踟蹰】踟蹰，行不進貌。言使君見羅敷停車不前進也。按漢官儀云：「四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五馬。」又潘子貞詩話云：「漢制，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程氏演繁露云：「五馬未詳所出，疑始於毛詩『良馬五之』。」鄭注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御五馬，故云。」綜上所引，則此使君似爲太守也。

【十五府小史】史，與「吏」通。言年十五爲府中小吏也。

【四十專城居】言年四十則專居一城，爲一城之長官（如太守之類）也。

【皆言夫婿殊】殊，美好也。猶俗言「特別漂亮」。

195 李娃傳 白行簡

題解

此亦爲唐代傳奇派小說中之有名者。白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復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元石君寶作李

亞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亮作繡襦記，皆本此。此傳見於太平廣記，注云出異聞集。本文則從魯迅唐宋傳奇集中選出。

作者述略

白行簡字知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守退之。）其先蓋太原人，又徙下邳，居易之弟也。貞元末第進士，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八二六）冬病卒，年蓋五十餘。兩唐書皆附見白居易傳（舊一六六、新一一九）。有集二十卷，今不存。傳奇則尙有二夢記一篇，見原本說郛卷四。

注釋

【監察御史】見枕中記注。

【長安】即今陝西長安縣，唐之京師也。

【常州】今江蘇武進縣，其舊治也。

【知命之年】五十歲爲「知命」。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弱冠】禮：「年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

【上第】猶上等也。唐書選舉志：「每間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

【毗陵】郡名，今江蘇武進縣，其舊治也。

【布政里】長安里名。

【平康】長安里名。開天遺事云：「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進士遊謁其中，時人謂風流藪澤。」近人言女子墮落爲娼者曰「墮入平康」本此。

【鳴珂曲】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朝，軒蓋驕從盈閭，所居之坊，號曰鳴珂里，見唐書本傳。鳴珂曲，卽鳴珂里之別稱。

【狹邪】亦作「狹斜」。古樂府相逢狹路間，行有「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之語，其後長安有狹邪行，皆仿此詩爲之，後遂謂娼女曰「狹邪女」，謂狎妓飲酒曰「狹邪遊」。

【策】馬鞭也。

【上僂】曲背也。左傳：「黑而上僂。」

【延平門】長安城西面有三門，靠南者爲延平門。（見長安志）

【縑】重絹而色微黃者。漢以後，多用以贈遺賞賚，或以代貨幣。

【薦枕席】謂侍寢也。宋玉賦：「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厮養】謂賤役也。

【以備牢醴】謂具牛羊豕三牲及甜酒以酬神也。

【戟門】唐貴顯之家，立戟於門，謂之「戟門」。按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見唐書盧坦傳。

【大宛】古大宛出良馬，故稱良馬爲「大宛」。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宣陽】未詳。疑長安里名。

【蹇】駑馬也。

【凶肆】肆之傭凶器者，卽專售喪事之應用物品，並雇人爲喪家執總帷，挽靈柩，唱哀歌者也。

【總帷】靈帷也，舊俗送喪時，死者之子孫居白布帷中，令人執帷以行，今猶有沿用者。

【天門街】長安街名。

【里胥】古之鄉職，猶今之所謂「里長」也。

【賊曹】官名。西漢置三公曹，主斷獄；東漢改以二千石曹，主中都官水火盜賊訟詞罪法，亦謂之「賊曹」。

重於諸曹，各郡皆置之，爲郡之佐吏。

【京尹】卽京兆尹，見枕中記注。

【亭午】日在午曰「亭午」。

【輦輿威儀】謂喪車儀仗之類。輿，同輿。

【白馬之辭】古時素車白馬送喪，（後漢書范式傳：「邵喪既至，壻將窆而柩不肯進，移時，見有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故挽歌有白馬之辭。

【**窆**】音雲（尸Y），棺飾也；其形如扇，置於棺之兩傍者。

【**薤露之章**】薤露，古挽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其次章卽蒿里，言人死魂魄歸乎蒿里也。本出於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漢時因以爲喪歌，至李延年始分爲兩曲，以薤露送王公貴人，以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謂之挽歌。見崔豹《古今注》。

【**曲江西杏園東**】曲江亦曰曲江池，在陝西長安縣東。本秦之隱州，漢武帝因秦宜春苑故址，鑿而廣之，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隋改爲芙蓉園，唐更疏鑿，周七里，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爲杏園，慈恩寺，北爲遊樂原。都人遊賞，中和上巳最盛；秀士每年登科，賜宴於此，今湮爲平陸。

【**縵縷如懸鶉**】縵縷亦作「縵縷」，敝衣也。鶉尾特秃，若衣之短結，故謂敝衣之補綴者曰「懸鶉」。

【**安邑**】縣名，卽今山西安邑縣。

【**繡襦**】繡花之短襖也。明薛近兗作繡襦記傳奇，卽取名於此。若白居易詩「香綉小繡襦」之繡襦，則指小兒項衣，其義與此異矣。

【**晨昏溫清**】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謂冬日則溫以禦其寒，夏日則清以致其涼，夜定其衽席，晨省其安否也。

【旗亭】市樓也。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李善注。

【鬻墳典之肆】猶言「鬻書之肆」。三墳、五典，古書名。

【甲科】考試最高之科目也。按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所謂甲、乙、丙、丁者，乃試題難易之分，非考試種類之目，後世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與古人甲科、乙科之義殊矣。

【禮闈】唐稱禮部爲禮闈。禮部掌貢舉。

【斂衽】謂斂其衣襟，肅敬之意也。古皆指男子而言，如國策「一國之衆，見君無不斂衽而拜」，史記「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皆是。其後專稱婦女之拜曰「斂衽」，要非古義矣。

【中朝】謂中央政府也。晉書裴嶷傳：「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在此。」

【龔淬利器】喻磨練英才也。

【連衡多士】戰國時外交政策，有主張連合六國以拒秦者，謂之「連衡」。連衡多士，謂連合衆士也。

【大比】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後因稱各省鄉試曰「大比」。

【直言極諫科】唐選舉有直言極諫一科。

【鼎族】猶言大族。

【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季孫卽季孫意如，又稱季孫平子，春秋魯大夫。昭公十三年，晉侯與昭公等同盟於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既而晉將歸季孫意如於魯，子服惠伯（亦魯大夫，時從季孫意如至魯）以爲無罪被執，須得以禮送歸晉，不願私去。晉大夫韓宣子患之，乃使叔魚（卽羊舌鮒，晉大夫）說季孫意如，叔魚謂意如曰：「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乃歸。按行人，官名。西河，據杜氏注，謂西使近河也。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申包胥已見前注。論衡儒增篇：「禽息碎首以達其友。」

【蔡威公之淚盡繼之以血】說苑謀權篇：「下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曰：『吾國且亡！』」

【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前人注此二句俱云：「未詳。」玉關似用後漢班超「生入玉門關」語，然上句必與玉關同出，今無所徵。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華亭，在今江蘇松江縣西平原村，古名華亭谷。河橋，在河南孟縣南，晉杜預造河橋於富平津，自東晉迄五代，常爲兵爭之地。世說尤悔篇：「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按陸平原卽陸機，機家故在華亭也。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孫策父堅薨，策載母就吳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以堅衆還策，遂定江東。故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云：「昔桓王（策諡長沙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

【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項羽殺會稽守，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後敗，自笑曰：「我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分裂山河，宰割天下。」（據史記項羽本紀及賈誼過秦論）

【江淮無涯岸之阻】梁書侯景傳：「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遣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賊無故自退，景聞之尙不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反，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自覺。」案此所謂「江淮無涯岸之阻」也。

【頭會箕歛】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注：「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後人因謂苛歛民財爲「箕歛」。

【鋤耨棘矜】耨，田器，無齒耙，所以平田擊塊者。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鏃之把也。

【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按吳自黃龍元年遷都建業，至天紀四年，共五十二年（公元二二九——二八〇）。又自東晉建武元年至梁敬帝太平元年，共二百四十年（三一七——五五六）。通計二百九十二年，曰「三百年」者，舉成數也。

【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六合，四方上下也。軹道，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沛公入秦，秦王子嬰降軹道旁。

【烝嘗】謂秋冬二祭也。禮：「春日禴，夏日禘，秋日嘗，冬曰烝。」

【劍門】唐縣名。故城在今四川劍閣縣東北。

【劍南採訪使】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舉非法。劍南採訪使治益，今四川成都縣。

【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左傳：「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郵亭】傳送文書所止之處。見漢書黃霸傳注。

【秦晉之偶】春秋時，秦晉二國世爲婚姻，故稱兩姓聯姻，曰「秦晉之偶。」

【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葇】音萌（ㄇㄨㄥˊ），屋棟也。

【甲門】猶言「甲第」，巨室也。

【莫之與京】京，大也；言莫能與之比大也。語本左傳。

【晉州】今山西臨汾縣。

【暗詳】猶言深詳也。暗，深也。見廣雅釋詁。

【公佐】卽李公佐，見南柯太守傳題解。

【乙亥】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也，當公元七九五年。

197 小小的一個人 江馬修著 周作人譯

題解

本篇從小的一個人寫出人類固有之愛，反映戰爭之殘酷，較正面描寫更爲深切感動。蓋江馬修本爲一人道的愛他傾向之作家，其藝術手段之巧妙，可於本篇見之。

作者述略

江馬修，爲現代日本的文學家。生於一八八九年。著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最有名。小小的一個人見寂寞的路中（一九一七年版）。

注釋

【巴瑞陀(Basedow)氏病】爲德國醫師 Karl A. von Basedow 氏所發見，因盾狀腺內分泌障礙即機能亢進而起。其主要病狀爲：眼球凸出，盾狀腺腫大，心跳；此外震顫亦常有之。

【日俄戰爭】公元一九〇〇年，中國有義和拳之亂，俄兵據滿洲且伸其勢力於朝鮮，滿洲、朝鮮皆與日本有唇齒之關係者也，日本與俄協商，迄無解決，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遂與俄宣戰，封鎖旅順，進兵滿洲。

一九〇五年一月，日兵陷旅順，三月，陷奉天，五月，大破俄艦隊於日本海，八月，美總統出爲調停，兩國講和，俄國承認日本爲朝鮮之宗主國，且以遼東半島之租借地，長春以南之鐵道，庫頁之南部，讓與日本。自此日本遂稱霸東亞。按日俄戰爭起時，日本人民爲帝國主義者愛國的口號所麻醉，皆以死國難爲榮事，故聞戰報「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而以爲「這極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也。

【大阪】日本地名。西京之西南，是爲大阪府，首邑曰大阪市，爲關西地方商業中心。

【馬關】日本地名，在門司對岸。甲戌中日戰後李鴻章與日本議和之處。

【東京】在本州東京灣內，爲日本首都。